

文艺生活¹¹¹

周刊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 2014/05/01 总第111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

叶锦添： 人会消失，美不会

“还有戏剧吗？”

2014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岩缝中绽放的大红花

马来西亚华语独立电影新浪潮



与后摇大牌Tortoise的一场神交
相遇：疗愈之声·音乐治疗体验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周刊[®]

2014/05/01 总第 111 期
每月逢 1、15 日出刊
www.zhoukan.cc

关注 Attention

新浪微博：@ 文艺生活周刊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zhoubao/

官方微信：文艺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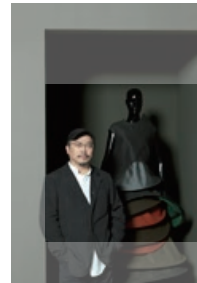
订阅 Subscribe

http://t.cn/8FGcGDe

苹果客户端用户：直接下载“文艺生活周刊”APP

其它客户端用户：可在网易云阅读、读览天下中
搜索“文艺生活周刊”订阅

封面人物：叶锦添



封底图片：COCU 刘辰手机摄影作品《方寸之中》



注：本刊所登所有活动预告的具体细节均按主办方当日安排为准，
建议前往参加前进行相关确认。

本刊所有言论均属作者个人立场，不代表本刊立场。
本刊原创图文之版权受法律保护，无书面许可，不得转载。
本刊所转载之图文如因故未征得原作者同意，请原作者与本刊联系。
本刊非出版物，仅为电子刊物。

品牌 / 广告合作 Contact

E-mail: m@zhoukan.cc

Tel: 159 1093 2819

总编 Chief Editor

米拉拉

执行主编 Deputy Editor

曹真 王竹 骨朵

美术总监 Art Director

袁野

特约记者：吕彦妮

首席记者 / 主笔 Chief Reporter/Writer

冥哥 奚牧凉 骨朵 王兴平 曾婉道

专栏 Special Column

须叔

摄影 Photographer

肖潇 冥哥 聂凡鼎

各版主编 Editor

音乐：骨朵 小粉

戏剧：郝思嘉 郝永慧

电影：曹真

摄影：刘妍 何脑斯

当代艺术：米拉拉

书氧空间：王竹 高晓倩

N 频道：牛苏放

艺述现场：骨朵

艺述生活导航：徐小恬

编辑 Editor

鱼子 陈心怡 张多多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刘一磊 刘旭芳 王婷颖 夏北

编校 Proofreader

徐小恬

新媒体编辑 New Media Editor

吕伟 曹真 桂子 陈奕中 吴晓奕 徐小恬

张亚芳 李倩菁 陈心怡 于若熙

官方网站编辑 Official Website Editor

曹真 田青青 朱京晶 莫小三 朱昕辰

文周电台编辑 DJ

臧舒迈 骨朵 Afra 邹迪 河不止 李倩菁

网络主管 Network Lead

朱宝

广告运营中心 Advertising

聂凡鼎 刘志涛

市场战略合作部 Marketing

聂凡鼎 吕伟 薛飞 万士圆 王婷颖

法律顾问：如是娱乐法中心

开卷 PREFACE



戏剧，你是我们最卑贱又最高贵的名字

文 / 奚牧凉

一个月前，我在希腊美锡尼遗址古剧场的石阶观众席上，依旧不敢相信就在自己眼前，我北大剧社的同学们正踩在2300年前古希腊人也曾站立过的大理石上，在中戏罗锦鳞教授和他的博士导演杨蕊、李喆的指导下，上演古希腊戏剧的千古经典《俄狄浦斯王》。过去半年，在为这次演出日夜筹备的一篇篇策划、一通通电联、一趟趟奔波中，我甚至未曾来及抽空望向北京雾蒙蒙的天，尽情向往一次万神殿、橄榄树、地中海。回望自己行将走到终点的大学生涯，每个学期只要在京，同学读书、休憩、拿奖学金的时候，我都在楼道、广场、地下室里争分夺秒地演戏、导戏、制作戏，只因自知一旦倒计时走到连校园的庇护都消失的那一刻，我与戏剧的这场8年恋爱就几乎注定分手；向死而生，我唯愿从时间那里偷来多少幸福，我就要让它燃放出多么灿烂的花火。

这么多年过去我每每揽镜自照，还是会因自己无力回天的容貌心生狐疑，外人眼中本该是光鲜亮丽的戏剧、乃至文艺生活，怎么暗淡得我也竟倔强不知羞地一路无悔死命向前，非科班也毫不介意地，爱到今天。但在所有寒暑自知、孤独冷清往返于剧场、排练场的夜里，在所有彻夜赶稿遥望刊印撰写剧评、戏剧采访的电脑前，我还是会想起我大家曾对我的溢美，在戏面前，平凡如我，也能发出光芒。

2011年，我以林兆华邀请展志愿者的身份与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结缘，见证了仅在两三位姑娘运作下的邀请展，如何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拼死坚持，盛誉满堂。2013年，邀请展因经费不足跳票，一片惋惜声中，我想起工作室的那些故人，确信这只会是短暂的分别。2014年，邀请展果真回来了，带着三出外国戏和大导的新戏《雷雨》。曾倔强地赌气说“再也不做邀请展了”的大导，这次抛出的“还有戏剧吗”的疑问，也被那一张张北京观众专程奔赴天津只为好戏一场的高铁票回答。《朱莉小姐》网络上的反响如潮，《耶德曼》谢幕时的掌声雷动，都让我不禁再次浮想，面对此情此景，所有邀请展幕前幕后工作人员的脸庞之上，会有怎样的笑容与泪水；那一定能赢得我，我们，最深的感动与钦服。

大导曾说，做戏就像放烟火，亮得快，去无踪。但这一点我偏不尽信。当大幕拉开，灯光亮起，演员从黑暗中向我们走来的那一刻，大导，工作室的同仁，我们，以及所有为戏痴狂的人，谁不愿豁出一切，哪怕一瞬，只为享尽我们这人生的挚爱。

因为戏剧，就是我们最卑贱，但又最高贵的名字。

DIRECTORY

P10 @RT 微辞

P12-23 音乐



专访

阿肆：我是一颗需要被吃到的苹果

等我到了三十岁，孩子也有了，辣妈一个，我也不能唱《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那太奇怪了。可能会唱一些给小孩儿听的歌，也说不定我想逆反一下，来个什么电音啊，来个‘呦呦呦’，和嘻哈歌手合作.....



享乐

Post-Rock | 与 Tortoise 的一场神交

他们是 90 年代的奇迹之一，却又不像众多 90 年代乐队那样昙花一现，现在他们仍然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出场费在全世界演出着。

云榜单 Top Hits Music

• 原创音乐榜

海龟先生 Where Are You Going, 周云蓬《镜中》

CNdY《你说着过去不值一提的美好》.....

• DJ 指纹

王东 田龙 宁静嘎嘎

P24-39 戏剧

经典台词

帕特里克·马伯《偷心》

特别策划

“还有戏剧吗？”

2014 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 林兆华身边的年轻人

外界对大导林兆华的神化和解读一直未曾停止，而他所有妄言狂行的初衷和自省坚持的结果，其实都影影绰绰地在这些年来聚集在他旁边的年轻人们身上显影着。他们是这些年来最常被大导挂在嘴边惦记在心里的人，是撑住他戏剧梦想的河堤还未完全崩塌的最后一片芦苇荡。



• 《文周》戏评人对话《朱莉小姐》



P40-61 电影

特别策划

岩缝中绽放的大红花

马来西亚华语独立电影新浪潮

大马作为一个标榜“多元化”的国家，可悲的是，竟然没有一部电影能引起所有种族的共鸣。“椰树蕉林、碧海蓝天”等等风光所呈现的“南洋色彩”对于独立电影人来说说是单薄的，缺乏灵魂的。于是他们转向主流电影忽略的画面：坑坑洞洞的马路，汹涌车流中的扫街人，肮脏窄巷里的黑帮，沉默的穆斯林少女，还有滂沱大雨中不断跌倒的乞丐……

●《莫失莫忘》：你会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上打篮球吗？

●刘成达的《口袋里的花》

●Tropfest 国际短片电影节·东南亚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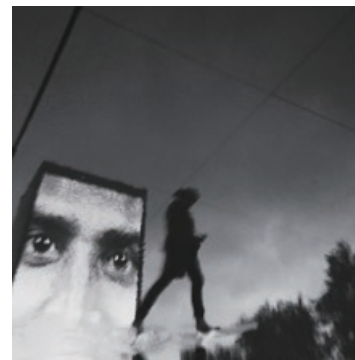
影·踪

●前线

●视点

33 年香港金像奖，荷里活不再

P62-75 摄影



摄影·图作

《方寸之中》| 摄影师：COCU 刘辰



摄影·展览

凝光铸影：

香港光影会 2014 第六届光影黑白展

黑白、光影、复兴、大画幅、铂金印相、湿版摄影、传统工艺……这些关键词像是失焦的散景光斑，拼凑出这场影展低调华丽的印象。人们走近它，了解它，感叹着这是一场超越作品本身丰富内涵与细腻情怀的绝妙体验。



P76-81 当代艺术

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 TOP10

P82-93 书氧空间

书•讯 三岛由纪夫《春雪》，贵志祐介《来自新世界》，张佳玮《莫奈和他的眼睛》
若泽•萨拉马戈《失明症漫记》，沈诞琦《自由的老虎》
书•评 西藏的月光：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
书•人 肖复兴：用一辈子写作的老北京杂家
书•ROOM 乐石咖啡（北京）
两层空间的不同定位，让乐石具有了包容性——就算在那里置入一个“图书馆”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



P94-105 N 频道

跨界人物专访
叶锦添：人会消失，美不会
“最能引发人潜能的应该是长期莫名的折磨，奇特的东西便会从中诞生。”



P106-121 艺述现场

春日，就该听一场这样的音乐！
北京世界音乐周之 Ray Lema VSNP Quintet
“世界音乐是世界的，它的属性说明它可以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民族共享的精神世界，它是相对稳定、坚定的，它的价值核心好比是黄金、钻石。”
相遇
疗愈之声•音乐治疗体验
活动进行的某刻，身旁有人轻声对我说，觉得张笛的箫声像一位武士，巫娜的古琴像一位雅士，而 Stephan 的莱雅琴像一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

P122-131 艺述生活导航

- 音乐 杨乃文 Zero Mini Live 音乐会（上海）
2014 方大同 “Soulboy Lights Up” 演唱会（上海）
2014 天生歌姬 A-Lin 演唱会（上海）
刺猬《幻象波普星》新专辑全国巡演
《后摇启示录》TORTOISE 中国双城巡演（北京、上海）
- 戏剧 《PS 我爱你》（成都）
《反转地心引力》（武汉）
《我的祖宗十八代》（上海）
赵淼《水生》（北京）
《你好，打劫！》（北京）
《建家小业》（北京）
- 电影 乱世红伶：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李丽华（1947~1953）（北京）
克莱尔•丹尼斯影片回顾展（北京）
- 展览 罗马与巴洛克艺术（北京）
2014 年度第六届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展（北京）
动漫美学双年展 2013-2014（上海）
《儿时朋友都胖了》：刘小东 1984-2014 影像展（上海）
《青红皂白》：编号 223 十年摄影作品展（广州）
吉卜力工作室场面设计手稿展·高畑勲与宫崎骏动画的秘密（香港）
- 亲子 亲子音乐剧《猫》（成都）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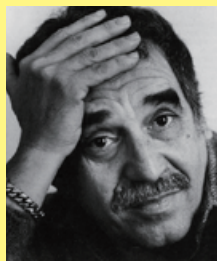
@RT微辞

编辑 | 陈心怡 美编 | 刘一磊

本期微语录均来源于新浪微博

@文艺生活周刊

#艺文热点# “回忆是一条没有归途的路，以往的一切春天都无法复原，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
一路走好。#再读一次马尔克斯#



@王恺同学（作者，三联生活周刊记者）

前天采访巩俐，她说演好喜剧太难了。我接着问她，你是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因为一直觉得她不够乐观，只是坚强。银幕上的悲剧女神要是下来笑哈哈的还是满失分的。她回答：我是两者兼备，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也算活得明白。



@田沁鑫（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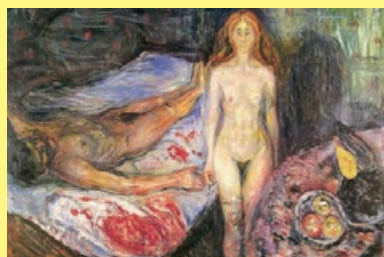
和电视台一起工作，我承认，我没有知识歧视，想让年轻演员多展现。至于戏剧被电视媒体播出片段是否影响票房，仁者见仁。是不是能刺激票房，试试无妨。做事就不要怀疑，希求外力保护是妄想，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还是把自己做到最好。

@马良（摄影师）

说实话，我就不信天下真有什么百分百的正人君子，纵然你已经长得和我家大衣柜一样的方正庄重了，心里挂满各种熨烫妥贴的德性，无数名牌儿的思想，可壁格最下层，必然会有个不常打开的小抽屉，那儿一定藏着掖着一些你无可逃避的糟糕和懦弱；冒失成长里所有不太正派的挣扎。

@孟禄丁（画家）

蒙克说：“我决不描绘男人们看书、女人们结毛线之类的室内画。我一定要描绘有呼吸、有感觉，并在痛苦和爱情中生活的人们。” “通过人的神经、内心、头脑和眼睛所表现出来的绘画形象就是艺术。”



@严歌苓（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

我觉得当下的孩子什么都有，就缺乏快乐。我的女儿可以什么没有，但一定要有快乐。闺女跳芭蕾也许会成舞蹈家，但如果每天和种族偏见作战，快乐又何在？
罢，罢，罢，让她自然、快乐吧。做什么“家”都不如做孩子重要。



@王开岭wkl（作家，央视一套《看见》主编）

一个作家，能不能在精神和行动上与自己的时代缔结一种深刻关系，决定其作品的气象和格局。他要具备两种能力：恨的能力和爱的能力。你的关怀力越大，越激发这两股力量，爱得越深沉，越能贴身地看清爱的敌人，看清那些威胁美的东西，你就要去抗争，去捍卫这个生存共同体，去保护你所爱的人和事。



@止庵（作家）

有媒体要我就读书写点什么，还是那句话：什么书好卖就出什么书，无可非议；什么书好卖就读什么书，愚不可及。

@演员孙海英

作为今年北京电影节座上宾的斯通，在出席一次以联合制片为主题的专家论坛上表示：“有数十部中国电影都在捧毛泽东，但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批评过他。现在是时候了。你得开始拍关于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电影。只有这样做，你才能开放，你才能搅活死水，允许真正的创造力在这个国家出现。”

@古典的河流（iMusic103.5绍兴音乐台总监）

4月19日是国际唱片店日（Record Store Day），该为还在坚持实体唱片店的哥儿们喝采，这一天我们应该去店里买些唱片支持下，让它在女性内衣店和美特斯邦威的夹缝中可以持久些。一个没有唱片店的城市是该死的，而这样该死的城市正越来越多。

阿肆：我是一颗 需要被吃到的苹果

记者 / 王兴平

阿肆，1989年生人，2013年由摩登天空发行个人专辑《预谋邂逅》。

主打开心轻快的都市场谣，幽默的歌词、接地气的旋律、辨识度超高的特别声线，深受各个生理、心理年龄层听众的喜爱，她的音乐就是街头巷尾的炸鸡酥香，清爽干脆根本停不下来。

主要作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

有人会问我你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我可能会说，等我老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创作、唱歌，我下边坐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的时候，我就哄着他们，“听奶奶给你们唱首歌啊，奶奶以前写过一首歌叫做《炸鸡》，我给你们唱啊”，这就是我特别快乐的事情——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我仍然确信我做了这一辈子我最爱的事业，做了正确的事情，那就特别幸福了。

——阿肆

见到阿肆，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她的身高——1米75的个头，穿着枣红色的长袜，举着玩具泡泡枪，在通州马路绿化带里为**5月23日即将在工人体育馆进行的“新花怒放”全国巡演北京演唱会**拍宣传照。她似乎不太上相，但面对面的时候，看到她的眼线画得特别美——因为没化妆师，一切自己动手。

阿肆这一天的工作从采访开始，紧接着拍片，之后又是一场采访，晚上还要为演唱会排练。在这次演唱会选定的七八首歌里面，除了第一张专辑里的歌，依然保留《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和《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有的时候对《炸鸡》会有唱腻的感觉，因为不只会是在音乐节上唱，有的颁奖礼或者采访的时候也要唱。我也习惯啦，因为那也是我的标志。就像，我觉得有一段时间陈奕迅也会特别烦唱《十年》一样。但其实是一件好事。”

恰好有那么一点点小心思用在了写歌上面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再超越灵感”，阿肆坦然道。从大一、大二开始写歌，所有灵感的火花都是靠

录音笔、手机随时记录下来，专门记歌词的本子也已经好几册。歌词几乎浑然天成，她也不会刻意去把它们雕琢成咬文嚼字、合辙押韵的样子。

曾经好奇《缺乏》这首歌里怎么会有上海的“暖气”，阿肆笑着说因为用“空调”太无聊。“说实话，我觉得我不是特别厉害，其实我觉得我就是恰好有那么一点点小心思，恰当地用在了写歌上面。每个人生命中的闪光点是不同的，只不过我很幸运，比较早地找到了这个闪光点，或者说我的这个闪光点用在了对的地方。”

豆瓣成为阿肆飞跃的第一块跳板，那时的炸鸡少女心无旁骛地玩着各式花样。“我会把吉他和唱分开来录，还会尝试一下编曲，有什么想法就弄进去嘛！”**2011年的阿比鹿音乐奖上，阿肆斩获“最佳民谣音乐人”，《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也获得年度最佳民谣单曲提名。朗朗上口的《炸鸡》为她牵来商业音乐道路上的第一位经纪人，紧接着，她发行了个人第一支单曲，被摩登天空听见之后将她收入麾下——是金子总会发光，阿肆这颗“金子”还没受多少苦，打磨抛光的速度不知不觉快了起来。**

自此，提及阿肆，就离不开“炸鸡”。据说好运是从一条微博开始的：一位网友夸赞《炸鸡》写得好玩，当时阿肆的粉丝数量不多，欣然互粉；之后这位朋友把这首歌推荐给了一位小伙伴，而这位小伙伴恰是选秀节目的编曲组成员。紧接着《炸鸡》登上大众媒体的台面，哼着小曲抱怨被男朋友放鸽子的姑娘被大家熟知。对于“被翻唱”的事，阿肆已经想得很清楚，“你唱了一首大家都不熟悉的歌，它还有

点怪，你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呢？一个，要么因为你很喜欢这首歌；一个，要么你觉得这首歌可以体现你个人的特色；一个，他真的想把这首歌分享给更多的人。你要同时满足让这个选手、这个导演组、这个编曲组都愿意在电视面前呈现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必须是真的好，他们才愿意去冒这个险。”坦诚的歌声最动听，直到现在阿肆还是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绝对的，过去走过的每一天都是你未来人生的伏笔。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

“现在兴趣和工作合为一体了，我没有别的依靠了。”

电视媒体是阿肆音乐路上的重要一步。《中国好歌曲》从众多邀请阿肆的选秀节目中脱颖而出，独立音乐人站上小荧幕的舞台，这一次的音乐红娘是她的东家——摩登天空。公司和音乐人同时看中了“原创”二字而非“选秀”，对于小有名气的乐坛新人来说，这个机会不容错过。“如果你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你有不错的原创作品，虽然大众媒体有一部分是比较需要迎合大众品位的，但是它的初衷还是支持原创的。”

现已经辞去国企工作、专职做音乐的阿肆，饿了喜欢吃巧克力。提到减肥或保持身材的话题，还会把“情商超高”的宋冬野搬出来挡枪。“我一般不会被在路上认出来，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存在。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创作型的歌手而言，其实这样就够了——你的作品得到了认同。创作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自我的过程，我不是在追求要启发多少人，这不会成为主宰我的东西，因为创作对我而言仍然是纯粹的，如果在此基础上能够





给人带来益处，那就是音乐的力量。”

《文周》：现在的状态，肯定和当时闷在宿舍里写歌不一样了，你在心态上有什么变化么？

阿肆：肯定是有变化的，我在努力让这个变化的时间缩短。当你的兴趣变成你的职业，人家说这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事，但是最后也会变成一个问题，因为你把它当成兴趣在做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期待的，你不会想到说你做的这件事情会影响到多少人。现在你是个玻璃房，你做什么事情都在被关注，因为你影响的不仅是你的好朋友，而是影响一些他们觉得你可以指引他们的人，所以你不能给他们有误导——这是言行方面的；创作上，以前工作很累，回去就是我想写首什么歌，就很顺畅地出来了；但我现在不工作了，能给我带来生活压力的就是音乐这份工作。我演出很少啦！没有演出费了，这下怎么办，日子不太好过呀，那怎么办？如果像以前兴趣不是工作，我可以把我工作上的迷失给释放出去，现在兴趣和工作合为一体了，内心会有一些迷失，因为我没有别的依靠了。

“被需要吃到的人吃到了，我也就圆满了。”

提到阿肆，绕不开的不只有《炸鸡》，还有它漫漫的维权路——在《中国梦之声》第12期节目上，节目组未经摩登天空授权就使用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摩登天空为此曾在去年7月向《中国梦之声》节目组发出维权声明。在最初的微博阶段，阿肆并没有想到这么复杂的问题，也没有想到《中国梦之声》节目组到现在依然不变的拖延态度，把这场无声的角力变成持久战。“‘唱’和‘尊重’是两回事情。但他们觉得这是小众的音乐，它的版权就不重要；就算它是大众的，我之前没有付钱，现在不付钱也不重要——反正我把你这首歌唱火了，你能拿我怎么样？这种态度很不好。”音乐人的作品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随意使用音乐却理直气壮，对音乐市场健康秩序的忽视是让阿肆最愤愤不平的关键。“希望有一些事情可以唤醒他们这样的意识，当然建立这种制度是没办法一天两天就能够解决的，它还是个很漫长而苦大仇深的工程。”

不健康的中国音乐市场对于独立音

乐人像是一道疤。在过往采访的里，阿肆曾提及“音乐品质的好坏和市场的反响并不是一个成正比的关系”，但她其实并不介意自己的作品被说成“产品”，反倒觉得灌制的歌曲更像是圣诞节期间商贩出售的漂亮的平安果，“它明明只是一个苹果，但是我们要给它花里胡哨的外表。可它的本质没有变，它还是一个充满维生素C的苹果，只不过外面包了一层红红的纸，打了个蝴蝶结，上面还写了个标语‘平安节，陪你最爱的人’啊什么什么的。可能苹果自己也很反感——我是这么单纯的一个苹果！但是这种形式被需要，因为有了这种形式才能被送到需要的人手里，被需要吃到的人吃到了，我也就圆满了。”

虽然不喜欢通告，常常见人还是会容易紧张，不习惯被要求穿着裙子拍片儿，在录制电视节目时很不自在，但是阿肆一想到可能会有更多人因此关注独立音乐、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启发，便也逐渐迎合了这种状态，“它始终不适合我的性格，但我还是愿意被人吃的。希望我的作品能被大家‘吃’到。”



《文周》：你认为，独立音乐从唱片公司、制作团队和音乐创作者等方面该怎样努力？

阿肆：我们单方面的努力就是把作品做得尽量好，但是它能不能火，还是要靠其他多方面媒体渠道传播。而音乐版权环境的改变，这真的就是路漫漫其修远兮了，这是一个大的环境，自己去抗议是没有用的，我们也不能游行对吧，我们默默地嚼舌根也没用是吧？要有机缘，有大环境的改变，独立音乐才能够说有更好的前景和未来。

《文周》：你自己觉得你的歌最触动粉丝的是哪一点？

阿肆：我觉得我的作品吸引的不是文艺青年，就是高中以上的一些学生，或者是工作了两三年的，对生活有一点落差感，但还是有那么一点浪漫情怀的群体。但是对于年龄段比较高的人群，我也有相应的作品（笑），这些听众比较偏向于音乐带给他们的一种放松。

《文周》：你会不会在唱作方面尝试更多的风格？

阿肆：会吧，因为我对音乐还是非常热爱的。但也不准，因为有的艺术家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唱歌没意思、写歌没意思就去做别的了，可我还是比较专一的人（笑），我

会细水长流慢慢做，不会去刻意地追求突破。等我到了三十岁，孩子也有了，辣妈一个，我也不能唱《有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那太奇怪了。可能会唱一些给小孩儿听的歌，就像好妹妹一样唱个童谣之类的，但说不定我想逆反一下，来个什么电音啊，来个‘呦呦呦’，和嘻哈歌手合作一下，做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就是看时间给你沉淀之后，你最想要什么，你最想做什么。跟随你的心总没错，因为创作力是源源不断的。

演出预告

新花怒放北京演唱会

2014年5月23日（周五）19:30

地点：工人体育馆

票价：200~880元

订票：<http://item.damai.cn/63728.html>

阵容：阿肆、郝云、逃跑计划、好妹妹、李志、旅行团、Carsick Cars

Post-Rock

与Tortoise的一场神交

文 / 小宁 (Which Park乐队主唱)

我已经记不清第一次听Tortoise是何时，也许是在半小时内连干五瓶凯龙后的一次邂逅。但我还清晰地记着那张封面，像是一座仙境，色彩斑斓，万物静止。那张It's All Around You至今仍是我心水的专辑之一。每当我提到这张专辑，The Lithium Shifts里那段Choir Melody就不停地回响在我脑中，根本停不下来。我无法抗拒Tortoise的声音艺术，它不以情感为根本，不以结构作基础，而是超越情感与结构，甚至会超越音乐本身带来额外的精神体验。在那段积极向下的时光里，坠落到最底部的



人才会明白这是器乐摇滚带来的最原始的魅力。而Tortoise把这种粗犷，不修边幅，甚至有些笨重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们是90年代的奇迹之一，却又不像众多90年代乐队那样昙花一现，现在他们仍然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出场费在全世界演出着。芝加哥，多么令人向往的城市！那里是Acid House的发源地，有Thrill Jockey这样伟大的厂牌，有SOMA，有众多经典的乐队。而Tortoise作为芝加哥音乐圈的中坚力量，则是义无反顾地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向持续统治四十年的摇滚乐发起挑战。Tortoise才是真正的后摇布道者，在组团这么长时间后仍然能保持良好的状态去发专辑和演出，这对于一群中年男性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商业市场从来不需要具有革命精神的艺术家，同样真正的艺术家也不需要商业做秀。他们就像两条根本不可能交集的平行线互相走着。Tortoise正在一步一个脚印走着属于自己的路，而摇滚乐早已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和反抗精神，只剩下毒品和糖衣炮弹的诱惑。但这种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深深地烙在了新时代音乐家们的身体里。他们不再用腐烂的摇滚乐作为表达的唯一方式，而是去接受新鲜的血液，融合所有的形式去表现。去听听他们的音乐吧，我想你会和我一样，

一曲作罢意犹未尽，大喊一声：劳斯！再他妈放一遍！

推荐歌曲：

Gamera: 宿醉之后的周日清晨阳光撒进屋里，不用上班实在是太好了。

Gigantes: 扬琴配合鼓机做的非洲节奏，最后破音吉它乱入。真是奇怪的组合。

I Set My Face To The Hillside: 你喝大了听这首试试看，保证让你瞬间(哭)丧成一个傻子！

推荐专辑It's all around you，前三首要连着听才震撼！

像Tortoise这样的乐队，B-Side的一些歌曲也非常好听，而且更直接。有时候我会听上几首B-Side歌曲，粗糙、简陋但是线条分明。就连鼓手John都会说，Tortoise没有烂作品。他们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全新的姿态。所以即使他们不出专辑了，或者不再活动，我也丝毫不会感到遗憾，说不定这群人正躲在某个地方完成另外一些伟大的事情。

写完这些，最后要感谢把他们带到中国的New Noise厂牌，我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在中国看到Tortoise。

感谢上帝让音乐与你我同在！



No.38期原创榜



- 01 1. 海龟先生 *Where Are You Going*
- 02 2. 周云蓬《镜中》
- 03 3. 黑戒 *Kissing the Ring of angel*
- 04 4. 卿锋《南国》
- 05 5. 吴含 *No Matter Sunday Monday*
- 06 6. 盘尼西林《让我牵起你的手》
- 07 7. 陈小熊《她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 08 8. CNdY《你说着过去不值一提的美好》
- 09 9. 马潇与灰杜鹃《春天》
- 10 10. 莫染《北京地图》

榜单以用户一周内的收藏数和播放数进行50%上榜参考，并联合百位大牌DJ组成评委团通过专业考量获得50%上榜指数，共同选出每周上榜十首金曲。投稿请发送作品和联系方式至 music163yc@163.com，标题注明原创榜推荐。



CNdY乐队



通过大段排比句制造寻找人生终极意义，在母亲、爱人和兄弟间探求答案。由海龟先生送出Where Are You Going引发深层思考登本期榜首；一把吉他一副吟唱自如的嗓音，咖啡店老板吴含的No Matter Sunday Monday醇香值得细品。

试听：<http://music.163.com/#/discover/toplist?id=2884035>

CNdY 2009年成立之初便以独特的风格吸引了人们的关注。乐队追求专业，理念与配置与西方世界同步。2011年，CNdY以电子乐为飞行器，为听众开启了舒适、猛烈的电子旅程。2012年CNdY发行了首张EP ACID CANDY，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不仅频繁地亮相各大音乐节、演出现场，更是获得了2012年中国摇滚迷笛奖年度最佳新乐队提名、2012年音乐风云榜最佳电子乐队提名，获得了多方肯定。2013年9月，乐队在摩登天空发行了他们的全新专辑Hi Fi。作为一张概念专辑，他们称这张专辑是送给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电子问候。

DJ指纹



王东（著名主持人，电台DJ，选秀评委）

The Beatles：*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1967年，当时的The Beatles带来了他们这首非常著名的歌曲，缀满钻石天空下的Lucy，这首歌的大写字母缩写LSD让人们联想起一种迷幻药的名字；歌曲收录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专辑中，也收录在后面的Yellow Submarine里，《黄色潜水艇》这个名字也带来对某种胶囊的联想，让我们回到歌曲当中，缀满钻石天空下的lucy，那个双眸如万花筒般的女孩。

试听：<http://music.163.com/#/song?id=4330705>

Queen：*Bicycle Race*

LSD的发明者是瑞士著名化学家霍夫曼，他在去世前曾致信乔布斯，希望赞助他的研究，让LSD在心理和精神医治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变害为利。当年他发明LSD时被界定为毒品让他非常地沮丧，他自己亲身尝试实验时，骑自行车回家骑得飞快，于是他的自行车之旅在整个60年代都非常有名，好几首以自行车命名的歌曲都与此有关，例如QUEEN乐队1978年著名的作品Bicycle Race。

试听：<http://music.163.com/#/song?id=27198670>

Peter, Paul & Mary：*Puff (The Magic Dragon)*

1958年，著名民谣团体Peter, Paul & Mary带来了一首充满童趣的Puff (The Magic Dragon)，一般翻作《帕夫神龙》，后来被映射与大麻有关，至今仍有人为此在辩论。

试听：<http://music.163.com/#/song?id=4237554>



田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

Clean Bandit：*Rather Be feat. Jess Glynne*

这样明媚的春光里，这样活力四射的disco，不由得让人想跟着节奏陶醉其中，丰满的鼓点和唯美的提琴，让整个编曲显得华丽而精致，Jess Glynne女中音的加入，带入了青春的张扬，又不会让这首电子舞曲显得过于甜腻。

试听：<http://music.163.com/#/song?id=28095742>

宁静嘎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市之声主持人/音乐监制）

艾敬：*《那天》*

1994年，艾敬推出《我的1997》，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艾敬，还是《那天》的艾敬，轻吟浅唱，少女初心。

试听：<http://music.163.com/#/song?id=5281328>



LINE



话剧《偷心》，编剧帕特里克·马伯，该剧1997年在伦敦首演，曾获纽约戏剧外评论圈最佳外国剧目奖、劳伦斯·奥利弗最佳新剧目奖、伦敦评论圈最佳剧目奖、EVENING STANDARD最佳喜剧奖。

丹 恩：如果有什么重要人物死了，我们就去查电脑，里面储存着所有的讣告，我们就可以找到死者的生平资料。

爱丽丝：他们还活着讣告就写好了？

丹 恩：有些人是这样的。如果那天没有重要人物去世，那么哈利——他是编辑——由他来决定我们做些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和那些家属打交道，他们一定要我们给他们的家属写讣告。可是版面就这么大，没有那么多位置。到了六点。我们会站在电脑前面，看明天的版面，做最后的修改，加上一两句“婉转用语”来自娱自乐。

爱丽丝：比方说？

丹 恩：“他是一个乐呵呵的家伙”，意思是他生前是一个酒鬼。“他看重自己的隐私”——指同性恋。“他享有自己的隐私”——指歇斯底里的同性恋。

拉 里：瞎扯淡。你听好了，医学上有个词汇叫“假性皮炎”。这是一种表现在皮肤上的精神错乱。病人的皮肤病是由他们自己造出来的。他们往身上浇漂白水，扎洞眼，然后注射自己的尿液，有时候甚至注射粪便。他们就像艺术家、像恋人，带着一种歇斯底里的狂热，亲手创造了这种疾病。那些症状看上去像是真的，其实是这些人的自欺欺人。（拿出一卷纸，往手术床上铺）所以我认为爱丽丝的伤是她的自残。这种情况在那些幼年失去父母的儿童中非常普遍。他们过于自责。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内心失衡的状态。

丹 恩：爱丽丝没有内心失衡。

拉 里：她有。你太沉浸在自己伟大的艺术情绪里，对发生在眼前的事情反倒视而不见。这个女孩既脆弱又敏感。她要的不是你把她写进书里，她要的是你的爱。



德国柏林绍宾纳剧院《朱莉小姐》
2014年4月25-26日 | 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2014年4月30-5月1日 | 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德国塔利亚剧院《耶德曼》
2014年5月1-2日 | 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林兆华导演作品《雷雨2014》
2014年5月16-17日19:30 | 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波兰华沙话剧院《假面·玛丽莲》
天津 2014年5月22-23日19:30 | 天津大剧院歌剧厅
北京 2014年5月27-28日19:30 | （地点待定）

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始于2010年，今年已经到了第四个年头。此次的特别策划，我们将带你进入大导的工作室，带你与国外的一流剧团直接对话。在这个中国话剧最核心的小宇宙里，光芒和黑暗并存，我们愿记录一份图谱，献给艰难前行的大导邀请展。

“还有戏剧吗？”

2014林兆华戏剧邀请展

外界对大导林兆华的神化和解读一直未曾停止，而他所有妄言狂行的初衷和自省坚持的结果，其实都影影绰绰地在这些年来聚集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们身上显影着。

林兆华戏剧工作室成立至今已有24个年头，经历过年华变迁至今，人员流动不息，却始终未改弦更张。

2014年春天我们得到了最新的数据，除了林兆华本人，工作室在册人员15名，其中演员13名，工作人员2名，平均年龄28岁。两名工作人员司职执行制作和项目经理。演员中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78年，兼任执行导演。年龄最小的1992年出生，岁数还不及工作室的历史长。

他们即是常年在“大导”林兆华身边的年轻人，是这些年来最常被挂在他嘴边惦记在心里的人，是撑住他戏剧梦想的河堤还未完全崩塌的最后一片芦苇荡。

“还有戏剧吗？”是2014年林兆华戏剧邀请展的主题，他力排众议依旧死扛着坚持保住的疑惑和质问，并给出了自己的阐释和答案。而在围绕着他的这些年轻人身上，我们乐于看到另外一种答案。

这些年来工作室着实排了几个“没必要排的戏”，那是——“老头儿特别关注我们这帮年轻人，怕我们没饭吃，才交给我们排的。他是打心眼里心疼我们。”

2014年4月13日，一个普通的春天里的日子。晚上7：30，北京朝阳区九剧场TNT剧场，戏剧《审判乌布王》即将开演。100分钟之后，观众们会被作品的戏剧构作和演剧方式所打动，并在演员谢幕时听到这样一番介绍，此剧的所有演员均来自林兆华戏剧工

林兆华身边的年轻人

特约记者 / 吕彦妮

作室和易立明戏剧工作室（后者与大导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介绍人在说到此处时语气里会带着深深的敬意，而专业的观众此刻大抵也会恍然大悟，再仔细凝视台上站着的一排年轻人，他们或许会觉得熟稔，然后猛然想起这些年来他们曾参演的其他剧目：《建筑大师》、《伊凡诺夫》、《大将军寇流兰》、《刺客》、《一鸟六命》、《海淀之北》（又名《中关村》）……无一例外出自林兆华之手。

因为林兆华，他们变成了“和其他演员不一样的”一类演员，他们走了一条了最莫名的“弯路”，而最终的收获和加速势必难以想象，只是，此刻还远未到修行下山的时候。大导未抵达的地方，需要他们继续跋涉。

要“退出戏剧圈”、“解散工作室”的狂言，林兆华几乎每年都在说。

工作室现存的演员里“资历最老”、待的年头最长的黄澄澄学起大导那副摆摆手爱谁谁我不玩儿了的劲头来很传神，“但是老头儿还在坚持。”他话锋一转，言辞落在眼前的茶杯里，逸出一股陈年古朴的香。他们喊他“老头儿”，像是喊身边一个至亲的人。他坦言，这些年来工作室着实排了几个“没必要排的戏”，那是——“老头儿特别关注我们这帮年轻人，怕我们没饭吃，才交给我们排的。他是打心眼里心疼我们。”

黄澄澄在传媒大学读大一那年第一次见到林兆华，大导去看他的汇报演出。当时来了两个老师，其中一个



王丁一

就是林兆华。他记得自己在台上演完了，另一个老师在那儿嗒嗒嗒一直说个不停，这边儿轮到老头儿了，他说：“别他妈说了，结束了，完了。”他心说这老头儿真酷哎！那时候他根本不知道林兆华是谁。半年之后，林兆华把他叫去自己在北大带的戏剧艺术研修班，让他帮着排汇报演出，斯特林堡的《一出梦的戏剧》。他那时候不懂为什么市面上那么多演员大导不选，偏偏选了他，除了自己古灵精怪的长相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很久之后他才知道，大导珍视的，是他身上“没有太多所谓的戏剧范儿”。

王丁一、闫楠也是因为排戏、选角的因缘进入工作室。他们在对林兆华第一印象的描述中都带着极端相似的“害怕”。有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带来的敬畏，还有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不知道该怎么演的慌张。

黄澄澄在跟着大导的第四年才逐渐摸清他的门道。2008年复排《哈姆雷特1990》，老头儿让他去演伶人和掘墓人——当年胡军的角色。他觉得像他那么演不舒服，有一天在排练场瞎闹，咋咋胡演，老头儿竟然竖了大拇指。“那回我闹明白了，以后老头儿再让我演什么戏，我就瞎闹就行了。就凭感觉，相信我的直觉，后来在后面的戏也屡试不爽，只要我的直觉觉得这出戏应该是这样的，哎，就跟老头想的八九不离十。”

“瞎闹”当然是戏言，但“直觉”这个词，却和林兆华近日在最新出版的自传《导演小人书》中的自白如出一辙。在创作的荒野上，他的演员和他殊途同归。

林兆华不“排戏”，旁人只会夸大所见，渲染他的自由意志和不墨守成规，站在他对面随时接受着他审视的演员们必须要经受的考验，则是我们难以体察的。你以为他只是满屋子转悠吃喝，其实他一直在听。

“老头儿主要是听台词，我觉得人艺的那个老传统还在，老头儿愿意听你台词的意思传达得是不是清楚，这也是后来我们理解的。就是为什么老头儿一直让我们把声音放低。”每次排练，或者是工作室新来了一个演员，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调声音。

“后来我也明白了为什么调声音特别对，你正常说话就是这个音调，你传达意思就是这个音调。比如我跟你说话，就是这个音调、音量，我就能完全传达我的意思了。其实这个道理传达到剧场是一样的，有一千个观众，你脑子里就有这个意识传达给一千个观众听。老头儿在排练场就会说，你把声音放低，你声音往高了走，那就是假的，你不是在传达意思了，你只是在找一种状态。”黄澄澄详解了这一小小的排演的“机关”。这个旋钮一直存在在他们身上，林兆华做的只不过是走过去，把它扭到了准确的刻度上。

“表演的首演任务是传达意思”，是林兆华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入门很难，因为这比单纯的“演”要困难许多。这些年工作室演员来来往往洗牌无数，很多人就折在了这里。

闫楠对排练场的岁月有自己的记忆和理解：“排练时他从不老实坐着，吃口零食败块儿点心什么的，有时



闫楠

抽口烟琢磨着什么，我们演的时候他也四处溜达，你以为他没看，等你演完了他就招呼你过来告诉你刚才哪对哪不对。**我从没见过他迟到。他会给演员一个方向，然后你要给他各种可能，他来选择。他要的东西，是用最简单直接的方式表现一个丰富又深刻的小宇宙，这需要演员具备想象力和深厚的积淀才能达到。他说的‘不要表演’，其实是‘大象无形’的。他靠直觉排戏，不受任何理论和固有经验束缚，天马行空，他不需要自己非得有一块什么什么样的草原**”。2009年，闫楠因为复排《茶馆》进入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参演了后来的几乎所有作品。去年因为出色塑造了《如梦之梦》中五号病人的角色，被导演赖声川和央华文化制作人王可然相中，签下演员合约。前文提到的《审判乌布王》演出时他人在外地巡演《海鸥》。“以前的伙伴各奔东西，都在排着演着，

挺好的。”他说。事实上，因为林兆华串联起来的这群年轻人，这些年来若不是在一起排戏，就是互相看彼此的戏，捧场，提意见，已经是一种不言的默契。

“现在留下来的这个稳定的团队，我们身上有的东西，都是老头儿赐给的。我们这些人，被老头儿收拾的，就好像一个菜园子一样，大家长得都挺好，各种各样不同的菜，老头儿其实也不管，他很随意，做什么事儿都不是刻意做的。”黄澄澄这样总结年轻的团队从林兆华处得到的“真传”。而被老头儿深深印刻在闫楠脑中的事情则是：“不要表演，自由。”他说他**记得在排练厅，“我看着他吧棉袄系在腰上，我觉得他像孙悟空，如果孙悟空老了，还爱抽烟的话，就这样。”**他有阵子没见他了，挺想他。“**现在想起时我脑袋里出现的是沙漠中一棵沉默坚实的松树。”**

“遇到问题就问他呗，只要他能说出来的，他一定告诉你。他说不出来的，就是不正经的。上次我问他一个什么，他说：你想他妈那么多干嘛？！”

王丁一是目前工作室里年龄最大的演员，35岁。而近些年他越来越多承担的工作是工作室的“执行导演”。这个头衔意味着，**他是目前中国话剧界唯一一个可以长期近身领悟林兆华导演手法的“青年导演”**。《一鸟六命》、《海淀之北》（又名《中关村》）、《隆福寺》等剧目均由他牵头排演。这个相较其他话剧演员而言略显瘦弱的年轻人在采访的前半段一直沉默寡言，除了在黄澄澄的扬洒描述中偶尔冷冷地插科打诨两句之外，一直保持着聆听的状态。直到我们聊起林兆华常常言及的**“戏剧的游戏性”**，才适时站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一发而不可收拾。

“这个游戏，不是吊儿郎当那么玩儿，而是要以一个游戏的心态去做这件事情，不管你做一个什么戏都要严谨，对吧。你该怎么演怎么演，但是这个演是在游戏的基础上，而不是说我们在玩儿，稀里糊涂地在乱演，其实不是的。在舞台上的严谨是要有，只是说不是用那样传统的方法去做这样一件事情，但是在结果上我们认为是一样的。”

他自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在北京联合大学教书。2009年进入林兆华工作室后一直做演员，参演了包括《樱桃园》、《建筑大师》、《伊凡诺夫》等工作室剧目。直到2011年，林兆华起心动念做当代版本的《三

言二拍》，挑中了剧本《三姐妹迷途难返》，因为“那个戏不像戏”，然后直接甩到了王丁一怀里，由他和黄澄澄一起导演创作，后来做到一半黄澄澄去拍电视剧了，就剩他一个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里面，只有你做了执行导演这个的工作？为什么是你呢？”

“年纪大点儿吧可能……我也不知道，可能觉得我演戏演得不好吧，就别演戏了。”这是王丁一的自谦。后来有戏剧资深媒体人在看过《三姐妹迷途难返》之后评价说这是一部“虽然似是而非但是很有态度的戏”。林兆华也认可他，信任他。虽然这个作品在当时和现在看来都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他得到了一个拓宽创作疆域的机会。

“大导这两年总是说自己年纪大了，他不想再那么累地操盘做一个戏了。他从选剧本到导演，整个过程都得他操心。他现在也是想多发挥年轻人的一些力量吧，给我们很多空间，给我们很多机会。”从那时至今，王丁一和林兆华日渐形成了一种“配合模式”，每遇新戏，林兆华会交由王丁一先粗排，拉出一个架子，然后自己过来调整细节。

做导演和做演员的体会之差别，王丁一有自己的理解：“做导演跟做演员完全是两码事。做导演就像指挥一样，你必须对这个总谱非常清楚，做演员了解跟你有关的这些戏和演员其实就OK了。作为导演要掌握整体状况，你设计一个人物，大家是在一起整排的，谁的谁的太偏，靠一样了，你还得把它们分开。”

他话匣子打开，有滔滔不绝的理性：“我觉得大导可能认为，我跟他是有像像的，首先都是做演员，他也是演员出身；后来做导演。从他的口中说啊，他很不喜欢理论，我也很不喜欢理论，我不希望理论来指导我做什么东西，我希望排戏是一种感觉的东西。排演《伊凡诺夫》的时候有一次针对一个细节处理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处理呢。他说，**感觉，就是感觉。**”

“若你遇到困惑的、想不通的，会跟他直接交流吗，还是自己回来使劲琢磨？”

“没事儿，问他呗。”王丁一接话很快，“只要他能说出来的，他一定告诉你。”

黄澄澄这个时候又补充道：“他说不出来的，就是不正经的。上次我问他什么，他说：你想他妈那么多干嘛？”

众人笑，王丁一没有，反而认真作结：“**接触了导演**



黄澄澄

工作，慢慢地我也能理解他了，在弄剧的时候，从导演的角度来说，从他的角度来说，还真是没什么想法，他就觉得那么好玩儿。”

相比于下定义和寻找形容词描述，他们都更习惯举例子，说实实在在的大白话。这一点，和林兆华行事作风几乎一模一样。

王丁一记得排演《樱桃园》时一个微小的细节，他饰演的纳沙在戏中有一个要抱起一个胖女人的段落，抱着的同时看到地上有一个烟头，就扔了女人去捡烟头，抽。“然后我就发现，哎，没烟头啊？老头儿就说，没有烟头儿，你就随便比划一下就有了，你就抽就行了。你就是凭空抓一个过来抽，都可以。不用非表演那个‘无实物’，还假模假式地捡，抽，扔地上踩一下，都不要。**他对表演的要求就是这样的。表**

达，就完了，就可以了。我们这样的小孩儿可能就会觉得，是不是太假了呀，但是在他这儿，就这样就行。”这样的创作过程，王丁一觉得很满足。“更希望以后，让老头儿领着我们，让我们的作品去满足更多的人。有更多的人认可，那我们就更满足了。”

“如果说现在要有个爆笑喜剧，一场给我五千块钱，你说我演不演？你说我演不演……”

时代已经不是剧场归国有喂养的红色年代，也不是小剧场艺术理想被奉为精神贵族的黄金时代。现在的青年戏剧工作者要面临的是另外一个现实，在一个大多数数人混沌着为了活着不计他物而另外一部分人信仰物质的当下，年轻的舞台工作者要如何生存？

王丁一的脑中思索盘旋着一个问题已经良久：到底如何在高级的艺术创作和高票房的物质收成中取得一个两赢的平衡？他没有答案，他们都没有。

“我们年轻人经常受到社会的压力和物质的诱惑，这个时候你是否还会坚持你喜欢的东西呢？有的时候会把持不住。如果说现在要有个爆笑喜剧，一场给我五千块钱，你说我演不演？你说我演不演……我现在可能会演，但是这样的可能会让我慢慢偏离我自己想做的东西。幸好有大导，让我们内心里一直记得我们真想做的那个喜欢的东西，不会离大导的那个心愿太远的，我们心里起码会有一个自己的夙愿。”

“我刚才真想了一下，五千块一场的爆笑剧，我可能也会演。妈的！”黄澄澄在一边接住了话头，又一下子峰回路转，“我们虽然没有赶上那个好时候，反而赶上这么商业的一个时代。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够坚持下来，虽然没有那个时候那么纯粹，但是至少我们还在做这么一件事儿。就我们这代人来说，就觉得，嗯，有点骄傲。”

他身边的田偲妮也接了话，她说她还替黄澄澄记着

呢，前年有一段时间他运气不太好，大半年都没接到什么工作，终于有一个戏可以去拍了，赶上大导有新戏，他也只能推掉老头儿：“他说，小田儿你帮我跟大导去说，我把钱挣够了就回来弄大导这边的事儿。”

“我们靠近不了，靠近不了他那个纯粹的精神。让我做导演当然我会很多的压力啦，包括演出效果、票房，我都会考虑的；但是他就不考虑票房，他啥都不考虑，不管别人说啥。我当然要考虑到，因为我是年轻人。”这是王丁一的态度。

要一起享受创作的酣畅，也势必要一起扛住现实的重负。

田偲妮是工作室导表演团队之外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工作伙伴王青阳与她的工作性质重叠度很高，换句话说，两个20来岁的女孩承担了工作室演出制作、项目策划、外联、宣传统筹和执行、公关、演出经理、舞台监督等几乎所有工作，遇到群戏演员不够时甚至还会上台串个场。“完全就是堵枪眼的。”2010年第一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当年她在电视台工作时师父的师父推荐她帮忙给大导写几篇宣传稿，“然后当时我一直处于觉得再做电视台编导这辈子肯定嫁不出去的心态，就答应了辞去台里的工作来到大导这儿。原来真心的是想做完那届邀请展的宣传就撤，休息几个月出去旅旅游什么的，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工作室后，之前所有在工作室工作的同事都不约而同一前一后的全因各种原因离职了！”于是她就一直抱着“我不在就没人干活儿了呀”的心态，一直留到现在，第四届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已经箭在弦上。

在这之前，她对戏剧几乎一无所知，而“林兆华”的名字和这个平台携带的能量把她卷进了中国当代戏剧最核心的领域内，她一直很庆幸入行的起跑线是在一个这么高的起点。“演出制作流程、舞台监督的知识等等这就不必说了，最感恩的是能碰触到中国戏剧第一梯队这些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其实我最开心的事并不是每次发工资，或者看到我的名字作为林兆华工

作室工作人员的代表出现在哪个哪个媒体，而是没事的时候能在后台、咖啡馆、剧场外跟大导身边的艺术家们天南海北的聊天。**大导身边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做舞台技术的老师，都是满腹经纶，一点也不夸张，一遇到他们，我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特别如饥似渴地想缠上吸他们身上的养分，我很贪心。”**

而林兆华对年轻演员的影响，她亦默默看在眼里，“很多人说大导这么多年来最好的作品，是**濮存昕**。”她说，很多年轻的演员初来到这里接触到“林兆华的方式”时都会觉得“如此的云山雾罩，这个跟悟性没有关系，而是需要很多东西和经验的慢慢积累。”她进入工作室后执行制作的第一部戏是大导和过士行的《回家》，“我花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来重塑我的世界观的状态是一样的，在接受它之前你得先要破掉你原来意识里的那套表演观念和体系，然后才能提及去接受它。高岭之花的精华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努力攀爬才能摸到它的花形，摸到它后还要用时间去提炼、吸收、消化。”**她现在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从工作室出去的演员站在其他的舞台上，你真的就能一眼辨认出来并记住他（她）。**

工作室里的年轻人都各自保持着独立的个性，不常大规模聚会，但小团伙的相会常有，在一起大多是因为戏，说的最多也是戏。排戏时最开心，也怪了，心里从不会有主角、配角、跑龙套的观念。演什么都行，演什么都能跟着老头儿学东西。**难受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林兆华老说不做戏了**，“他都说好几次了，这个交给你啦，其他的交给他了，就分配任务了，以后我们都不管了，他每次开会都说。让我导演，让澄澄这边儿管理演员。说以后可以让我们挑选剧本，想排的戏你们可以排，他说你要是还想让我导的话，可以再给我签合同请我。”

王丁一说，工作室和工作室的年轻人们于林兆华而说是一个巨大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念想。就像他挂在北京人艺三楼办公室门口那块浸满了油渍污渍的“屁帘儿布”，习惯了，离不开，归属感。

他们亦都有各自的局限和困境想要冲破。黄澄澄想要突破现在表演上的“匠气”和固有模式，王丁一发现了工作室演员在管理和规范上的松散。

田偲妮的两个困惑则相互矛盾：“**第一是没钱。因为大导的戏大多数都不是迎合市场在做的戏，并且我们运作的原则和一些坚持很多也与市场的商业运作相违背，所以这就是一个因果轮回，你与商业规则背道而驰，就注定会清贫，我困扰，怎么样才能又开开心心地做戏满足大导的艺术诉求，又能不再让合作的技术团队、演员及其他主创们像做公益一样一部部的戏‘帮忙’下去。”**

而第二点，就是怕有钱。“钱这个东西很神奇，怎么控制好它学会不被它左右是门艺术，目前整个工作室大家的工作氛围很好，演员之间不争片酬不争角色没有一丝勾心斗角，制作团队也都是互相包容互相照顾地前行，技术团队更是经常还要帮着缺经验的制作团队解决棘手的困难，大家都在大导的气场影响下互帮互助，特别省心。大导亲口说过，我们是个‘业余话剧团’，这个业余当然不是在剧目的质量上，而是市场的运作上，他已经看开并习惯了这样一声喊大家聚齐，忙忙叨叨自然地排了散了，下一次聚齐还是如当初一样的状态，但作为一个制作团队，还是希望能把这个经历了几十年的中国最早期最有代表性的民营戏剧工作室能带上公司化的道路，但仅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挺珍惜现在‘业余’的状态，真的，很宝贵。”

“我们现在就想让老头儿高兴，因为他给予我们的很多。老头儿他困惑的时候，我们还留在这儿，老头儿就会觉得很踏实。其实我们的能力也就是帮他演戏，我们也不能咋一下给他来个两百万，给他排个戏之类的，但是老头儿想做什么，我们去支持他就完了，我们这帮年轻人能给他的回报就是这个。”——这是大导身边的年轻人，现在最赤诚的心声。



林兆华教给他们的事

◆ 老头儿一直在跟我们强调叙述感叙述感叙述感，跟观众建立交流。排了好几个戏之后我们才慢慢有了意识，能感受到剧场里我头顶的空间有多大，我背后有多大，我前面有多少观众。我能感受到他们，他们也能感受到我。

◆ 他不需要你去塑造一个什么东西，他只要你把这个人，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就行了。很多时候他就告诉你，戏都是假的，你演的再真它也是假的。别太认真，本来就是假的，一认真就越来越假。

◆ 我们在德国演《说客》的时候，有个记者问他：战争本来就是悲剧，你为什么要用喜剧的方法来排呢？老头儿想了一下说：人类的历史进程本来就是悲剧，可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往往觉得是喜剧。我觉得这就是老头儿，随遇而安，随心所欲。

◆ 他让我坚信我的审美是对的。这种自信是别人给不了我的，也是其他导演给不了的，因为我坚信我走的这条路是对的，我不担心我会走偏，因为这是个好东西。当老头儿认可你的时候，他认可你的表演，给你这一场肯定的时候，你就不会怀疑自己了。这份自信是别的地方给不了我们的，和林兆华的名字一样，是独一无二的。

◆ 老头儿经常给我们说戏曲，所以我们也能从中理解到好多意思，比如对表演来说，戏曲的上场、下场，亮相什么的，实际上就是告诉观众：我在演。但是你还得信，多好啊，老头儿告诉你这就是高级的表演，高级的戏剧，就是你在演角色的同时，你还有自己，你现在在控制，然后还有你的眼睛在看着自己，你还能跳出来跟观众说，然后又能回去……

林兆华 摄影：宽地摄影

采访手记

我试图回忆操作此次专访的初心，大抵是出于一种极度不解的困惑。**林兆华戏剧工作室，成立超过20年，曾经集结了中国最杰出的舞台艺术工作者，大导的名字就是一个金字招牌，一座需要仰视的山。为何如今依旧是在悬崖边行走的窘困境遇？**

“全国人民都在说林兆华这个人这么有名，你们的戏动辄就是大规模大明星，为什么还会没有钱啊还会困难成这样啊！”这是工作室年轻人的原话，可见，对于长期以来承受的一种相对的清贫，他们亦在思考其中的玄机。

中国当代话剧人在追求艺术观念的突破和进阶的路上遇到的现实问题的冲突，最直接地体现在了林兆华戏剧工作室的年轻人身上。他们的天分和悟性本来可以让他们拥有最好的解放自己的舞台，却不得不和大师一起绑在一颗随时会崩溃引爆的烟花弹上。他们的修性、理想、思索、矛盾、纠结和自省，让他们既不能自由而毫无杂念地实施创作，亦不甘心、不允许自己屈从市场的支配。

采访中，王丁一曾表示，大导的艺术作为毋庸置疑，但在当今的市场运作上，他就是一个反面教材，“我不能像他一样。他不考虑商业的东西，但是他以前不考虑，现在也考虑了，因为他现在跟年轻人在一起合作，他考虑的东西可能会更多。”

林兆华今年78岁了，而年轻人还年轻。我们必须在他陪着玩儿这场戏剧（或者是人生？）的游戏之外，找到另外一个办法，走出这个理想与现实纠结的困局。

《文周》戏评人对话《朱莉小姐》

记者 / 奚牧凉

《朱莉小姐》

原作：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瑞典] August Strindberg

导演：凯蒂·米歇尔[英] Katie Mitchell、雷欧·沃纳[英]

Leo Warner

《朱莉小姐》是瑞典文豪斯特林堡的代表作。独幕悲剧。1888年首演。主人公朱莉小姐性格怪僻，未婚夫忍无可忍，婚约告吹。仲夏夜，她找名叫让的男仆跳舞，让出身低贱，对朱莉小姐艳羡已久，便乘机求爱，说为了得到小姐垂爱，宁愿一死。朱莉小姐大为感动，便顺从地委身于让，并合谋私奔。朱莉偷了父亲的钱做盘费，被厨娘发现，这时门铃大响，她的父亲、体面的伯爵大人回来了。她不想让自己和父亲身败名裂，求让出主意，让递给她一把剃刀，让她自杀。朱莉镇定下来，持刀开门走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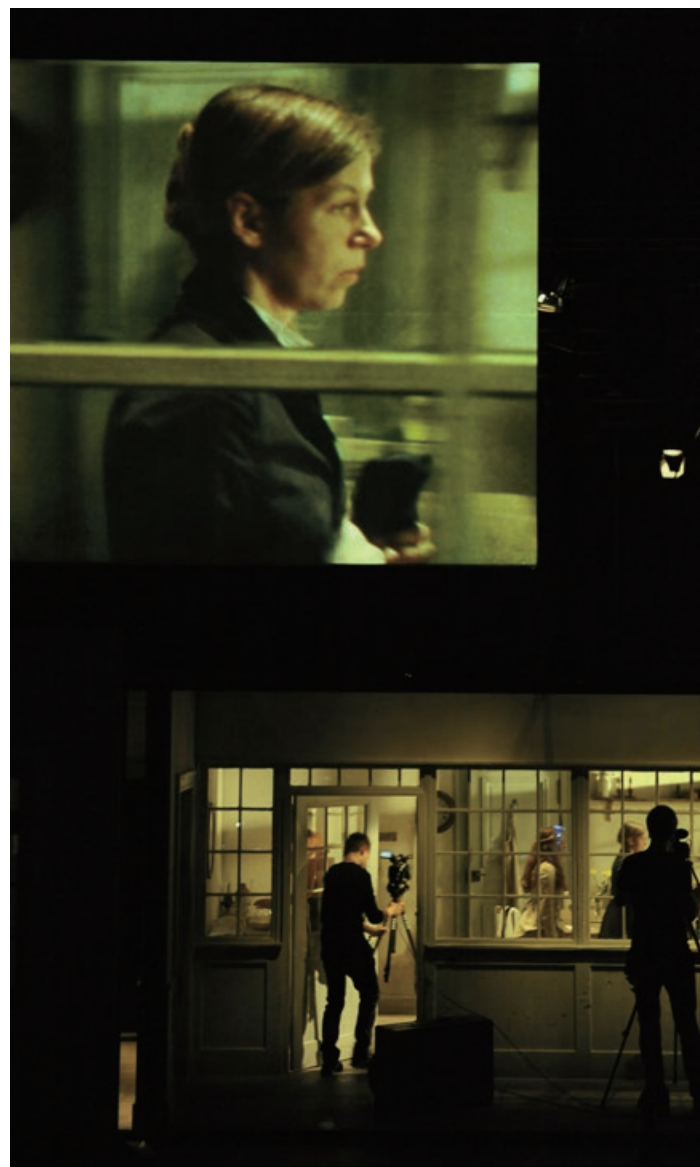
导演Katie Mitchell和她的剧场

Katie Mitchell何许人也？她是当代英国剧场最重要的导演之一。曾任皇家莎士比亚剧团（Royal Court Theatre）驻团导演的Katie Mitchell，于2009年获得OBE（大英帝国官佐勋章）的殊荣。目前为英国国家剧团的驻团导演。她的作品普遍被认为辨识度高、充满情感、表演写实，深受东欧剧场和两位编舞家皮娜·鲍什和Siobhan Davies的启发。

2006年，她在国家剧院执导改编自维吉尼亚·吴尔芙的同名小说作品《海浪》，透过这出戏，她实验多媒体运用的可能性，并探索了各种叙事的组成方法。有别于过往剧场对多媒体的运用，舍弃已完成的录制影像，她选择现场实拍。将舞台幻化成一个小型的电影拍摄场，观众不但看见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同时，还看见演员的表演立即拍摄投影在大屏幕上。换言之，她在舞台上挑战了一部实时电影的制作与演出。

多媒体导演 Leo Warner

雷欧是59 Productions的创始人兼总监——目前世界上致力于舞台艺术和现场直播视频影像设计和制作的最为领先的权威机构之一。自2006年以来，这支团队已经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各个顶尖剧院和场馆为超过50部演出担纲创意制作的重要角色。



摄影：Steven Cummiskey



摄影：Steven Cummiskey

2014年4月25日晚7：30，北京戏剧圈的关注目光，几乎齐刷刷地从帝都移到了137公里外的兄弟城市，天津。在天津大剧院内，携带着一场大胆的剧场实验——《朱莉小姐》，首次来华的德国邵宾纳剧团，以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和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双邀约的身份，正为中国戏剧迷们打开一个几乎从未得见的舞台世界。

瑞典自然主义戏剧大师斯特林堡的名作《朱莉小姐》，中国的戏剧迷们自然对其毫不陌生。这出发生在贵族女朱莉小姐和其男仆让之间的独幕悲剧，纠缠着情欲、地位、本能、命运，以其高度写实和心理分析的自然主义风格，百余年来一直为各国戏剧人反复搬演。仅仅是近两三年，在中国戏剧圈内，导演黄盈在日本利贺亚洲戏剧导演节排过它，导演罗巍在北京国际青戏节排过它，瑞典导演安娜皮特森也曾远渡重洋在南锣鼓巷戏剧节上演过多媒体独角戏版本的它。

而正如戏剧史上的其他经典一样，如何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将这部名作解读，成为了每一位创作者在再次排演它前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宛如奥运会的主火炬点燃，在规定的容下，比拼的是创作者独具个性的创新才智。

而这一次，邵宾纳剧院给出的这版75分钟的《朱莉小姐》答卷，将国人对戏剧的想象刷新到了新的高度——**他们没有演一出《朱莉小姐》，他们拍了一出《朱莉小姐》。**

舞台之上，一支全副武装、专心致志的摄影组，正在共同完成一部名为《朱莉小姐》的电影创作。他们架设、搬移摄像机，安置道具、制景、照明，现场配乐、配音、拟音，直至最后现场剪辑，并直接把影片投放在舞台之上的屏幕上；演员们时而在镜头前扮演自己的角色，时而又操持起摄像机参与拍摄，甚至时

而在特定区域充当其他演员的特写蒙太奇替身，好不忙碌。他们行色匆匆，但又有条不紊，看似东奔西忙，实则按部就班。而**舞台之下的观众，无不被这样一场宛如德国精密工厂流水线操作般的舞台杂技彻底震惊了，他们不知应该将眼睛措置在屏幕、演员抑或其他哪个舞台之上各自忙碌的角落，更不知自己是已身处片场，还是仍在剧场之中。**

但即便“不明”，仍然“觉厉”。这是一部完全颠覆传统《朱莉小姐》叙事角度，仅仅保留原作10%文本，以原作中几无描写的第三人、让的未婚妻、厨娘克里斯汀为视角观察，重现一切的心理戏剧/电影，善良、软弱、被动、可怜的克里斯汀，面对未婚夫与大小姐的私通，在无力抗拒的命运下，独自劳作、悲伤，镜头前的脸孔、舞台上的背影令人不禁潸然。大提琴的音符，《字母表》的诗句，镜中的影，水中的火，点点滴滴、不差分毫地，泣出克里斯汀的心血，滴落

在观众们的心间。

这是一次最前卫的演出，舞台之上无所不能为，后现代剧场旗帜高耸，即时摄影就是要打破剧场中的所谓“不可能”；
这也是一次最传统的演出，镜头前演员的台词、表情、举手投足都精确动人，宛如斯特林堡的原著就是为他们量身打造（别忘了这样的表演还是在情绪频频被技术工作打断的情况下完成）。

这是一次最严谨的演出，19世纪的舞台道具很多都是有据可查的文物，瑞典一天不同时段的光线也曾被剧组仔细观察借鉴；
这也是一次最梦幻的演出，那虚化镜头内三人的残影，在悠慢的视听留白中，终于将戏剧史上最著名的三角情，变成了百转千回的诗。

而这一切都不是灵光乍现：两位英国导演，一位Katie Mitchell，英国国家剧院导演，多媒体剧场是她这些年的看家绝活，锐利势头甚至

被期待为彼得·布鲁克的接班人；Leo Warner，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视觉总导演，百老汇当红舞台剧《战马》是他另外一部名作。而他们，又与近年来广受世界范围评论奖项肯定、广邀贤才海纳百川的邵宾纳剧团相遇，与精确严谨、扎实严肃的德国戏剧融合，最终碰撞出这一版《朱莉小姐》的灿烂火花。

克里斯汀的指尖渗血，镜头定格在她的大特写之上。影终，幕落，掌声经久。剧场里来自津京，甚至更多地方的戏迷们久久不散；演后谈间，中国观众赞叹，德国演员欣喜。从这天开始，《朱莉小姐》还将在津京再演三场，林兆华戏剧邀请展和天津曹禺国际戏剧节也还会继之将共计5部外国戏剧佳作引进中国。**这注定将又会是一次中国戏剧迷难以忘怀的开眼之旅，也注定将会在曲尽戏终后留下再一次无尽的追问：仰视之时，我们的戏剧又在哪里，将归往何处？**



摄影：Steven Cummiskey



摄影：Thomas Aurin

注：戏剧构作在德国剧院中特别重要，他是剧院的文学顾问，决定作品风格的选取，并与导演紧密合作，甚至有时可以指导导演。

专访《朱莉小姐》剧组

戏剧构作、德语翻译 / 玛雅·扎得

《文周》：为什么这版的《朱莉小姐》要采用即时摄影的方式，这种方式与原作有什么相通之处？

玛雅·扎得：原作的自然主义风格就是要非常真实地表现人工作、生活的状态，多媒体就可以将“克莉丝汀”不停地忙碌非常清晰、细致地表现出来，呈现她的脸部表情以及双手动作。另外多媒体可以更好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克里斯汀这个原作中的“神秘”人物对整件事件的感知，而不是突出故事的主要情节。

《文周》：这部戏最后创作出的电影的影像风格，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么？

玛雅·扎得：这部戏就是想表现一种和我们现在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感受，我们很少能够看到像幕布上所展示的这种属于上上个世纪的缓慢生活，以及它重点表现的人物灵魂和内心世界。对于观众来说，无论你看到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也好，精神世界的碎片也好，这都是因人而异的，只要它多少触动了你的内心世界就好。另外，这个电影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跟舞台上的表演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戏展现了很多不同的层面，对观众来说可能会提出很多更高的要求，要不停地一会儿看这个一会儿看那个，但正是借由这种多层面的结合，才能够激发出观众的想象空间。

《文周》：对于中国戏剧来说，经典作品的改编其实很多时候受到很多限制，那么在德国等欧洲国家，像这版《朱莉小姐》这样的经典改编现状又是如何呢？

玛雅·扎得：德国的观众已经习惯了导演根据他的意愿，对传统的剧作进行很大的改编，可以只用原作中的某些元素，进行一个全新的演绎。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重新创作。德国的观众基本上都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创新。

《文周》：这种接受是不是来源于德国非常深厚的戏剧传统或观赏水平？

玛雅·扎得：一方面是德国确实有很悠久的话剧观赏传统，还有就是观众整体水平比较高，他们对于话剧会提出比较高的要求，不是说我要来看一个纯粹轻松的、或者娱乐性的表演，而是希望能够看到引发人深层思考的东西。

《文周》：我们都看到演员们在这部戏里既要表演，又是做摄影师、道具师，你们能谈谈自己创作这部作品的经历么？

饰演的“让” 演员蒂尔曼·施特劳斯：从一开始知道要演这个角色，直到最后是总共四周的时间，前三周都是在完成基础方面的工作，我们要反复练习自己在舞台上的所有位置、任务以及变换的时间，就好像地上贴了五百马克的钞票，你要去找它，这些都要非常准确、固定，这样才能够保证在舞台上实现预想的效果。而这些都是米歇尔导演事先设计好了的，每一个画面的效果他们都已经有一个想法。真正熟悉台词的时间只有最后一个星期，就是尽量地让自己进入角色。我认为这次演出对我们来说不光是完成角色的表演，而是完成整个工作的过程，同时包括技术工作和表演，两者是不可分的。



摄影：Thomas Aurin

专访王翀：世界很大，北京很小

王翀：青年戏剧导演。《朱莉小姐》中文翻译、演后谈主持人、林兆华剧目解读专稿作者。

在舞台上直接拍电影这事，中国人还真不是没干过。2012年下半年，一连串命名为“新浪潮”、“XX2.0”的后现代剧场作品，在北京戏剧圈的上空投下重磅炸弹，其中最早问世的《雷雨2.0》，就是一部与《朱莉小姐》如出一辙的作品，同样的即时摄影，同样的解构名著。《雷雨2.0》让他的导演王翀一下子火了，盛誉也好，质疑也罢，全都一股脑对准了这个北大法学出身，之后直接出国学习戏剧的年轻导演。久困在国内的中国戏剧人，似懂非懂地看着他指导下的摄像机满场翻飞，似知非知地听着他口中那些当下在国外当红的戏剧人、戏剧作品的名字，一方面为他带来的异域见识好奇不已，一方面

暗暗羡慕嫉妒恨：“不就是出国学了那么几手么！”

2013年之后，王翀又一度几乎在北京“销声匿迹”了。通过他的微博我们才知道，他又回到了国外，看戏、排戏、参加工作坊，跟外国戏剧人“谈笑风生”。后来连王翀自己都说，“去年我的戏，在大陆、台湾、日本、荷兰、美国，演了60场，但是在北京只演了两场，而且还是1月1日、2日”。2014年4月25日，《朱莉小姐》访华，王翀又一次在国内出现了。这一次，他的身份是本剧的中文翻译、演后谈主持人、邀请展剧目解读专稿作者。他热情大方地向中国观众介绍这部当年他曾在法国阿维尼翁

完全看震惊的佳作，对这位《雷雨2.0》的创作“导师”不吝赞美。在此番《朱莉小姐》来华，乃至愈来愈多让国内观众叹为观止的国外戏剧佳作西风东渐的今天，这位早已具有全球眼光的中国导演，显然最能说出其中的真趣与深意。

《文周》：《雷雨2.0》，有受到《朱莉小姐》的启发么？

王翀：当然有。不止受这个《朱莉小姐》，还比如说受荷兰大师冯·霍夫、美国的建筑师联盟剧团等等，都是即时影像，在这个大的方向下的作品现在在国外特别多，只不过他们每个作品都有各自的小风格。去年到鹿特丹选择艺术节演出，直接就有三部舞台电影，一个



摄影：Steven Cummiskey

是巴西的《茱莉小姐》，还有一个是我的《一镜一生易卜生》，艺术总监有点让我们打撞的意思。《朱莉小姐》只是一种，它冷静细腻，也有冷静缓慢、粗糙张扬、血腥暴力的……

《文周》：那像我们引进来的，像《朱莉小姐》这样的作品，在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上，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地位呢？

王翀：这个很难说。柏林戏剧节每年选10个最好的德语新排剧目，《朱莉小姐》没有进入当年的前10，而且邵宾纳剧院已经连续8年没有入围了。德国也有一些年轻导演对《朱莉小姐》嗤之以鼻，觉得深度、冲击力不够，有可能就是导演米歇尔这样风格的作品她自己已经做了三四个了。当然米歇尔还有一种风格的作品是那种特别间接的、抽象的，没有具体布景的影像，用它们建构一个整体的想象，不是电影但是一场演出。这类作品我没看过，我挺期待的。

《文周》：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有太多的像《朱莉小姐》这样优秀的国外作品，中国观众都还没有开过眼？

王翀：绝对的。世界很大，北京很小。其实现在中国邀请的作品还是挺多的，你只要用心也能看到很多东西。但是问题不在于我们没钱去请，也不是我们创造不出来，而是我们保守，在艺术上、在政治上。比如《阴道独白》，它在世

界谈论女性、性爱的戏里，其实是比较流行的一个，甚至我一提《阴道独白》，很多香港或者其他地方的戏剧人都会觉得它太商业，不就那么回事么，一般。但是这个戏在大陆是禁忌，会轰动。《朱莉小姐》也是一样，在很多即时影像的戏剧中这个是可以引进的，因为它没有露点、暴力或血腥。而且这个戏舞台上用了烛光、煤油灯和火焰，这些其实于国内的戏剧演出来说是非常难实现的。双重标准。

《文周》：国外戏剧现在在中国越来越多，很多国人都开始相信外面的月亮确实更圆，除了前面说的那些方面，您觉得我们还有什么不足？

王翀：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观众托市，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戏剧。你让米歇尔到北京连导五部戏，她不一定比北京人艺更受欢迎。这还不说她可能还要面对中国特色的这种旧有的人际与势力，也不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像米歇尔也可以说是一个年轻人，她十年前完全是在国家剧院的小剧场里探索这

种实验性的作品，小成本、青年演员。她那时的探索更危险，尤其是在英国这么一个文学势力比较重的语境里。她的实验戏在做出了一些成绩之后，立刻可以受到德国剧院艺术总监的认可，这是西方人做事的方式，他们招揽的是人才。像邵宾纳剧院，米歇尔只是他们招揽的人才之中的一个，还有意大利的卡斯特鲁奇等等，这些人每个人的风格都截然不同，每个人自己还能分出两三种风格来。

《文周》：那您觉得国内戏剧应不应该开始追赶西方，和国际接轨呢？

王翀：我觉得中国戏剧和西方比有差距是正常的，电影不也这样么。但是中西方的背景、标准不一样，很多事没法一块说，就更谈不上追赶。比如我们随便拉一个青年京剧团去国外给人家看一下，人家就会觉得挺厉害的，但咱们见过梅兰芳、程砚秋这些大师的，就觉得这差远了。跟国际接轨，应该既不是手段，也不该是目的。

岩缝中绽放的 大红花

马来西亚华语独立电影新浪潮

记者 / 冥哥



马来西亚的国花——大红花朱槿，象征勇敢和强大的生命力，值得玩味的是它的学名 *Rosa-sinensis* 在拉丁文里的含义是中国玫瑰，冥冥中也诠释了大马华裔电影人在艰难生存空间里寻求盛放的渴望与坚持。（冥哥 摄）



槟城街头艺术（冥哥 摄）

大马是一个拥有多元族群的社会，经过葡萄牙、荷兰及英国的漫长殖民统治，如今华人、马来土著、印度人以及世界各地的移民，共生在这个仅有33万平方公里的热带国度。各种肤色的人群信奉着不同的宗教，说着不同的言语，吃着不同的食物，穿着不同的服装，彼此紧密联系又保持着分明的界限。

在万花筒般的多元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华人，有着鲜明的个人意识，当他们选择投身电影事业，其独特的文化认同便成为了他们的生存之道和创作之源。而外界往往因为不了解所以不理解，更看不到一派盛景背后的无限苍凉。怀着外行的好奇，展开这样一个策划，我们尝试了解在内地鲜为人知的这股电影新浪潮——下一站，马来西亚。



槟城老字号的华人咖啡店（冥哥 摄）

新浪潮：受够了沉闷 总会有人出来兴风作浪

近年来大马华语电影风生水起，在各大电影节中频频崭露头角，成为激动人心的新生力量。回顾“新浪潮”的潮起潮落，不难发现其领导者往往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反叛锋芒的独立电影人。

“新浪潮”起源于法国，1960年前后近百部电影处女作涌现，纷纷表达反对体制、挑战权威的诉求。影评杂志《电影手册》曾如此总结：“新浪潮是口号、意外、流行，还是风险很高的基金会？不，它是一场运动，就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一样。”

很快，这场运动的号角便在亚洲吹响：

60年代，日本的新锐导演奋起反抗主流，在激进犀利的电影手法中加入严肃的政治色彩，使日本进入电影艺术的井喷时代；

70年代末，香港一批平均年龄不超过30岁的海归导演心系本土文化，关注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崭新的电影风格将港片带出低谷；

80年代初，年轻的台湾电影人向平庸商业片泛滥的电影市场发出抗议，他们与一帮投身编剧领域的年轻作家共同探索电影美学，拍出了一系列洋溢文学气息的作品，至今仍深刻影响着台湾的电影风格；

90年代初，大马电影人受到这些新浪潮的启发，独立电影制作兴起，沉寂多年后，优秀作品层出不穷，令全球影迷惊喜不已。

致马华独立电影人：梦想不灭 电影不死

四海皆兄弟，处处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始终有一个复杂纠结的问题——身份认同。

经过1969年的五一三暴乱，作为马来西亚三大族群之一，但明显处于弱势的少数民族，华人的处境实在如同夹心饼干，时常背上莫须有的“不爱国”罪名，被友族排斥，遭政客攻击。1971年大马政府打着“团结、和谐”的旗号，大肆推行“国家文化政策”，实

际是一种带有明显同化倾向的“文化霸权主义”，即以马来民族与回教文化为主导，而其它文化，不论优劣，都只能充当陪衬。

马华独立电影人大都是1969后的一代，他们扎根于马国大环境，却有着暧昧不明的文化身份。政府虚伪的民主和“反华”政策时刻提醒着他们：“你，不是纯正的马来人，是个外族。”有学者如此形容自己矛

盾的身份危机：“这一代的我们，没有昔日的历史包袱，生于斯，长于斯，对外毫不犹豫自称‘马来西亚华人’，清清楚楚，并且引以为荣；转身向内，却陷入彷徨与茫然，一再探索‘我是谁？’、‘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谁来认同我？’。”



当顽皮的小孩不再任性，责罚的藤条也不应被扔掉，而必须用钉子把它挂在墙上。——马来西亚前任总理阿卜杜拉·巴达维在2007年大众媒体会议上的发言

文化消亡的危机感和漂浮感，迫使一部分华人产生困惑、思考，并最终选择电影作为他们自由宣言的扩音器，力图“不被接纳”的自己“寻找一个实实在在的身分，实实在在的认同”。



蔡明亮



电影《黑眼圈》海报

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新浪潮领军人物——蔡明亮的国籍其实是马来西亚，但由于他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在母国上映，而从未被归类为马来西亚导演。即使是在吉隆坡拍摄的《黑眼圈》也遭到大马电检局封杀，“罪名”是该片不当渲染吉隆坡的阴暗面，与官方推广旅游业的期望背道而驰，因而无缘在大马举办的第50届亚太电影节亮相。蔡导曾颇具深意地把这部作品称为《黑眼“权”》并慨叹：“人民不能够自由地创作，

电影业不会有发展，观众欣赏水平也不会有提高。”

罗惹（Rojak）是一种在马来非常受欢迎的美食，原意是“混合物”，实际就是黑黑的一盘大杂烩沙拉，常被用来调侃当地人混杂的说话方式。对马来国民而言，在几种语言间随意转换是稀松平常的事。然而在文化领域，主流媒体却因政策压力刻意制造分化，使得观影市场被不同语言割裂：马来人看马来戏，印度人看印度戏，而华人看华语片。例如2010年阿牛执导



的卖座中文电影《初恋红豆冰》，政府不承认其为马来西亚电影（片中马来语对白不到70%），跟外国片一样被抽取20%娱乐税，引发华人群体一片哗然。

商业片尚且遭遇如此不公对待，华语独立电影的处境更为尴尬：由于语言隔阂，先天就缺乏观众群，又不受官方支持，制片发行统统受到限制，无法在影院放映，连宣传板的汉字也被规定不允许过大马来文。网上有位影迷写过这么一段让人心酸的话：“我试过到电影院看《莫失莫忘》和《口袋里的花》，影院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者再多一些进来拍拖的情侣……没有多少人愿意花钱去支持这样的电影。”政府严格管制的媒介环境，不民主文化政策的长期压迫，加之好莱坞

“声光秀”大片的冲击，华语电影一再被边缘化，只能参加国际电影节或举办小型放映会。常有观众在放映会结束后大感疑惑：“这么好的片子，为什么平日我们看不到？”

《电影已死，电影万岁》是Roger Boussinot写于1967年的一本书，书中他极力推崇独立电影，并预言“它将为电影艺术赢得其表达自由的必经之路”。



大马作为一个标榜“多元化”的国家，可悲的是，竟然没有一部电影能引起所有种族的共鸣。“椰树蕉林、碧海蓝天”等等风光所呈现的“南洋色彩”对于独立电影人来说是单薄的，缺乏灵魂的。于是他们转向主流电影忽略的画面：坑坑洞洞的马路，汹涌车流中的扫街人，肮脏窄巷里的黑帮，沉默的穆斯林少女，还有滂沱大雨中不断跌倒的乞丐……

独立电影镜头下的马来西亚往往是陌生的，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华人眼中的国家和社会，讲述的大部分是底层平民的痛苦，背叛，孤独，疏离。然而主流的质疑声从未停止：“这帮所谓先锋电影人，尽拍些人们看不懂的东西，还贴着‘马来西亚’的标签，在国际影展掀开国家伤疤，兜售偏见、仇恨与丑陋，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

诚然，独立电影的故事构架和拍摄风格常常带有反类型片色彩，但它不代表阳春白雪的艺术片，也不是前卫抽象的实验电影，它里头所反映的都是最贴近民众的真实生活。这些故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却又被镶嵌在大马这个后殖民的多元社会语境中，因而不断被曲解和误读。也许这个国家应该感谢这帮电影人，他们如此地充满人文情怀，无所畏惧地挑战着“马来民族主义”——不管是用华语、马来语、英语、福建话还是粤语——都在努力推倒文化的围墙，推动着电影业的进步。

大荒电影：蚂蚁抱团的凝聚力

马来西亚独立电影的开山之作是2000年Amir Muhammad自编自导的作品《嘴对嘴》。四年后，他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陈翠梅、李添兴、刘城达，共同创立了大荒电影制作公司。创始之初，由于经费短缺，连找演员都相当困难，于是他们相互扶持，共同筹集经费，并且打破传统的行业分工，在各自的作品中分担多重角色：导演、制片、摄影、演员、剪辑、编辑。凭着好创意，几台DV，一份坚持，这几个年轻人以另类的制作模式震惊了大马影坛，以蚂蚁抱团之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电影新浪潮。



Amir Muhammad

陈翠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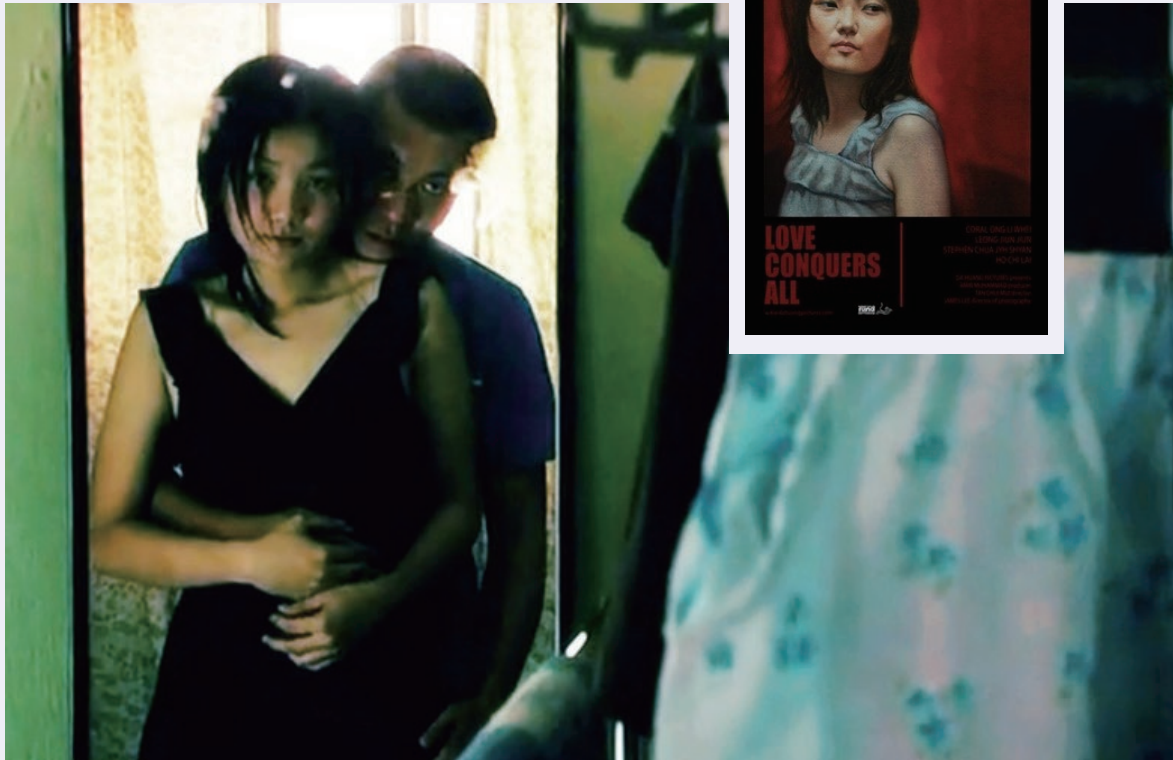
电影《嘴对嘴》

李添兴

刘城达

你会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上打篮球吗?——《莫失莫忘》

导演: 陈翠梅 | 制片国家: 荷兰、马来西亚 | 2007-4
主演: ONG Li Whei、Stephen CHUAH 等
文 / 罗俊杰



你会因为一个人而喜欢上打篮球吗？
还有什么东西是爱情不可改变的。你不知道当他需要一个夏天，你也会拼了命地努力。

我认识一个很有趣的女孩，她说她打算结婚。你不知道她看的书超乎人的想象，你听说过的她都看过，她还会不时地介绍一些你没看过的。其实喜欢看书的人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就是能够看得出故事的结局。因为所有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前就发生过。如你所知，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可是我还是想知道为什么，于是我便接着问她。她说，这个东西一时半会讲不完，我以后再告诉你。

那还是很久以前，我看了加藤久仁生的《回忆积木小屋》。只是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喜欢看影评，因为我想知道别人是怎么看的。我发现了just的评论，他说看完这个十二分钟片子，他妈的，我哭了。导演也许会很喜欢这个一句话的影评，就像当你

写完一篇文章以后，有个人对你说，我操，你写的太好了，一个样。
他是这样写他的影评的，我有时候想，人的一生要怎样过呢？

当你遇见一个姑娘，她和你在一起，她不嫌弃你没有钱人也不帅，她忍受你的幼稚，坏脾气，她和你共同努力，她买50块钱的漂亮的桌布，她买精致的玻璃杯子，她给你做饭洗衣，她领你见父母，尽管他爹妈不喜欢你.....你遇到这样的姑娘，还想什么狗屁壮丽的事业啊！

写到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了。其实这个短片吧，我看得热泪盈眶。我以为自己读懂了电影想表达的思想，可其实没有。

在爱情的路上，我们从来都是菜鸟。

这都是看完影片之后随之而来的免费的赠品。所以我有时候想，如果你遇到一个不错的人，如果她也恰巧爱你，那你一定不要放过她，因为你很有可能下辈子都不会放过自己。

电影中漫长的长镜头真的会让人昏睡过去，一个车上很平常的换座位镜头，就固定在那里，等你看到身边的人拿起一支烟点起，然后一口一口地吸完，直到丢进烟灰缸那一刻，电影里的人还没换好座位。那位老人毕竟老了，他耳朵已经不好使，他听不清身旁的人讲什么，他随身带着很多东西，那是你还未经历的岁月。

你知道的，好的东西真的需要等，就像好的人一样，她值得你去等。

在路上驰骋着的车上，JOHN问Ah Peng，你说这辆车还能开多久？她想了片刻便说，还有一个小时吧！他接着又说，不如我们这样一直走，不需要停，车子在哪里停下来，我们就在哪里结婚生子。她很生气，叫他送她回去。他说，你没得选择，除非你跳下去。

这算是告白吗？若是一个男人以这样的形式对你告白。我想，你真的会不知所措的。

还有两个镜头不能忘了，她在那个经常去的电话亭打电话，那也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她总是会隔不久就给她青梅竹马的男朋友打电话，他就坐在她旁边，她说我就要跟我男朋友打电话了。他说，我不会出声的。
随后他跟着她走，他陪她去吃饭大排档，陪她去买衣服，她叫他过来试一下，他过来了。她把衣服贴在他身前，手臂刚好差不多，然后她叫他穿上，拉上拉链，很合身。他问她，你是给我买的么？她对他说，我给我男朋友买的。

然后就有了在车上的那一幕，他问她，你可以做我女朋友么？她说，可是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后来，他们又去那个电话亭打电话，她每次都会对他男朋友最后说一声，爱你。他就站在她的后面，他问她，你不可以只爱我一个。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笑。
再后来，他在一个晚上去找她，他对她说，我一个朋友被打死了，我们已经找出了凶手，如果我明天还能活着回来，我就来找你。
他接着又说，以前我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怕，但这一次



不一样了。
有一个值得牵挂的人在那，在等着你，在想着你，什么都会不一样的。

博尔赫斯说，联系我们的不是爱情而是恐惧，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如此爱你。说的是如此决绝，让人无所是从。

导演陈翠梅，马来西亚独立影片人，同贾樟柯的风格类似。她说：有人曾问过我为什么拍电影，我想，因为人与人之间，可以明说的话不多。而贾樟柯说的却是，拍电影是我接近自由的一种方式。有个时候想起，如果我们凡事都找寻意义，那么找寻意义这回事就完全没有意义。

导演说，必须有一个Happy Ending才是个悲剧。只是有时候你就会发现，观众往往比导演还要有想象力，一个误会发生了，反而觉得很美，就像最后她带着他去夜市买衣服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还是那件好看些。《日落之前》里说，人们总是喜欢把每件事情都想得很浪漫，那其实和现实毫无关系。

陈导真是一个很有闲情雅致的人。她说，当我老的时候，我要在一个美丽的海边住下来。一间小小的屋子，里面只有书架和书桌。屋子外边有一张桌子，下午有风的时候，坐着看海。如果你来，我们一起喝咖啡。

也许我会记得，有一天下午，你来了，手里拿着那本我曾经送给你的书，请假装不认识我，我会当做第一次认识你一样的。

刘成达的《口袋里的花》

导演: 刘成达 | 制片国家: 马来西亚 | 2007-12

主演: 黄子江、林明根、李添兴

文 / Christopher Bourne 译 / 田青青



你可以把这部电影看成是马来西亚版的《400击》。

《口袋里的花》，刘成达的处女作，于2008年在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上崭露头角，也是目前马来西亚涌现出来的多产的电影之星中另一个绝好的典范。在马来西亚，那些具有影响力的电影大都出自大荒电影公司，除了刘成达，还有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演员的导演李添兴（在《口袋里的花》中扮演两个孩子的父亲，电影《念你如昔》导演）、陈翠梅（电影《莫失莫忘》导演，她用电影节获得的奖金赞助了这部电影）、Amir Muhammad(作品有《大榴莲》《最后的共产党人》《东京魔幻时刻》)。

《口袋里的花》与大荒电影公司的其他电影有很多共通之处：数字拍摄，结构简略，影片中堆叠着令人好奇却晦涩难解的场景，以及弥漫着一种与灰色调相生相克的诡异的幽默感。但导演借助两个年轻的中国演员，林明根和黄子江（电影中的两兄弟马利亚和马里

欧）为电影注入了更开阔更活跃的气氛。他们与以设计和修理人体模特为职业的独身父亲阿水住在一起，阿水沉湎于和孩子母亲这段失败感情的沮丧和痛苦之中，几乎放弃了自己身为父亲的角色，对两个儿子关心甚少。而两兄弟母亲的缺席则巧妙地与电影名的含义相吻合。在一次采访中，导演提供了一段视频，透漏了电影名字的灵感是来自于日本母亲节的传统——人们在母亲节会佩戴代表自己母亲的花朵，红色的花代表母亲仍然在世，白色的代表母亲已经过世。对于这两兄弟而言，“之所以叫这部电影‘口袋里的花’，因为，母亲的角色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这就是为什么花只是很可能在他们的口袋里，却看不见，你不知道花的颜色到底是什么。你甚至不确定到底有没有那一朵花。”

两兄弟的生活非常孤独，似乎完全隔绝于父亲的生活之外，除了影片后半部分的情节，我们很少看到有父



子三人在一起的场景。此外，糟糕的马来语也让他们被孤立起来，在学校里他们需要将普通话翻译成马来语再和老师沟通，而这个翻译工作通常由一个高傲得令人生厌的女同学来完成。电影一开始就是由于淘气的弟弟马利亚没有做家庭作业而被老师训斥，影片巧妙地引用了双关语——马利亚（Ma Li Ahh）和发错音的玛丽安（Maria）的相似性。“这是女孩子的名字！”他的老师说，“这哪里是一个男孩子的名字？”

两兄弟有个不请自来的好朋友阿潭，一个假小子，第一次见面就分别给他们起了绰号。阿潭的家庭生活和两兄弟是非常鲜明的对比，尽管她的父亲并没有在电影中出现，但却被母亲和祖母宠爱着，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与那些重点在于表现孩子的电影，如Abbas Kiarostami的《哪里是朋友的家》一样，《口袋里的花》中温暖四溢的部分也是来自于对孩子们活动的细致观察。像是电影中两兄弟吮吸KFC袋装番茄酱的场景，延伸到影片后部，与他们用这些袋装番茄酱和热水、生蛋、熟米混合在一起做了一顿特别的晚餐相互照应。

电影的前半部分随心所欲地演绎，基本没什么故事情

节，出场的角色也不多，简洁感突出。与两个生机勃勃的少年相对应，父亲阿水始终游荡在精神恍惚之中，似乎埋头工作在那些没生气的模特残肢而不是实际的人中间，更让他感觉舒适。一个印度客户曾对他提议，女模特的胸不必做得太像真人，这个情结却联系到一个困扰他的身体问题：他向医生抱怨他的心脏痛，而且总有莫名其妙的水从他的乳头流出。这种极简主义美学和略显粗俗的闹剧一般的幽默感的交织让《口袋里的花》独树一帜（或许当地的观众会有更多的共鸣，我猜），杂着些许的混乱不安，绽放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虽然电影后半部分增加了阴沉的色调，因为父亲对儿子的忽视险些酿成了一出悲剧，但结尾还是留给观众积极的想象空间，阿水教儿子们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学习游泳，而他们也正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找回殆失已久的亲情。

《口袋里的花》荣获2008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的金虎奖和2007年釜山国际电影节的新浪潮奖。尽管电影里恶搞的幽默司空见惯，极简数字美学混合着不同寻常的故事叙述方式亦让一般观众来说不太容易接受。但如果它在你身边的电影节上展映，还是值得一看的。

注：原文引自《Meniscus Magazine》
<http://www.meniscuszine.com/>



TROPFEST
SOUTH EAST ASIA
THE WORLD'S LARGEST SHORT FILM FESTIVAL

FREE TO ATTEND

25 JAN 2014
THE ESPLANADE, PENANG

MUSIC CONCERT · FILM SCREENING · AWARDS CEREMONY

REGISTER NOW

WWW.TROPFEST.COM/SEA

SUPPORTED BY
Malaysia major events
vidsee

Tropfest 国际短片电影节 东南亚站

2014年1月20日-25日 | 马来西亚槟城

Tropfest影展是从澳洲发起的独立电影展，曾在澳洲、新西兰、迪拜及美国举办，东南亚Tropfest影展于2014年1月25日移师大马在槟城旧关仔角举办。Tropfest影展也被喻为全球最大的电影短片盛会。

2014年主题为“米饭”，比赛规定作品不得超过7分钟，评审团是由国际知名电影工作者组成，共有10位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导演担任评审，除了有阿比查邦外，大马的代表有李添兴（James Lee）。

官网：<http://tropfest.com/>



我印象中的电影节是离普罗大众非常遥远的，只属于“圈内人”的聚会。年初在马来西亚背包旅行的我，机缘巧合成了Tropfest SEA的工作人员，也有幸见证了这一场反传统、反“高大上”的国际电影节。

几天下来，展映单元，导演讲座，创作工作坊以及分享会令人应接不暇。和各地纷沓而来的影迷一样，我奔走于各个场地，恨不得自己有分身术，可以多听听电影工作者们分享精彩的从业经历和对电影的独到见解。

来到碧草如茵的旧关仔角，一派盛况令我惊叹：这是嘉年华吗？平日里宁静的滨海走廊活过来了！

黑白热气球随着云彩飘荡，海边的维多利亚建筑群在夕阳中显得美轮美奂，舞台上乐队在热情演出，各式帐篷里贩卖着饮料、马来小吃、T恤、海报。随着夜幕降临，席地而坐的人群陆续占满了大半个草场，此时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五光十色的露天电影院。是啊，既然把观众请进影院去看独立电影困难重重，那不如把影院带到观众眼前吧！让无限的想象力和震撼人心的故事去感染他们吧！12部风格迥异的短片轮番播映，观众的情绪也随着不同的剧情，起起伏伏。时

而一阵欢笑，时而一片肃静，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些感性的人在偷偷抹眼泪。但无一例外，每一部短片结尾时，全场都报以真诚的掌声，得到观众的认可大概比任何奖项都更值得骄傲吧。

这，就是亲民的Tropfest——起始于1993悉尼的The Tropicana咖啡馆，创办的初衷就是为了给短片创作者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提供一个分享的场所。经过20年的发展，已经成长为最有国际影响力的短片电影节，但主办方仍然坚持免费向公众开放，不设门槛，竭力为新晋电影工作者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平台。此次评审团云集了众多重量级影人：奥斯卡最佳短片动画奖得主Adam Elliot、好莱坞名导Robert Luketic、新加坡知名舞台剧工作者魏铭耀、前香港国际电影节主席高思雅以及多位东南亚电影明星。但这里，没有奢华会所里的大佬洽谈，没有红毯上争奇斗艳的影帝影后，没有惊声尖叫的追星族，没有闪瞎巨星双眼的狗仔队，只有一帮热爱电影的人。

人散后，舞台上，聚光灯一一熄灭。星月清明，海风习习，天如水。在这样一个美丽得感人的夜晚，我深信，很多人背起沉甸甸的电影梦启程了。



专访导演Bradley Liew



Bradley Liew, 在澳洲以经济和国际贸易双学位毕业后, 从未受过任何专业训练的他误打误撞进入电影行业。2012年釜山国际电影节期间, 他凭借杰出表现一举夺得Lumos Award, 并被号称亚洲新锐电影人摇篮的AFA (亚洲电影学院) 录取, 隔年又进入由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PiFan) 组织的潜力电影人训练营。2013年他的微电影《日初》(Sunrise) 在戛纳电影节的“短篇角”(Cannes Court M trage) 参展。目前, 他以自由电影导演、摄影师和剪辑师等身份活跃于马来西亚、菲律宾的电影圈和广告圈。

这次电影节, 从180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的12部入围影片, 有一半出自马来西亚制作人的手笔。可见大马独立电影虽命途多舛, 但从来不乏青年才俊。其中, Bradley Liew自编自导自演的《我们需要分手了》在现场饱受赞誉, 尽管与评审团大奖失之交臂, 但在之后网民票选中赢得“观众选择奖”, 可谓众望所归。

《文周》：你在大学学的是经济和贸易，之后怎么进入到了电影行业？

Bradley：我一直都对拍视频很感兴趣，但只能算玩票而已。大学有个艺术学院，我并不是艺术系的，只是成天在那混课，还很幸运地拿到系里微电影制作的奖学金。毕业后，我还是不太确定要不要抛开原来的专业，电影到底只是业余爱好，还是有成为一份事业的可能性？但是我想，管他的，试试看吧。于是我在一家纪录片制作公司工作了一个月，恩，不太喜欢那个氛围。然后我继续寻找，就认识了我的启蒙导师 Eric Oh。他是一位摄影技师，我给他的广告片做摄影助理。发现这个行业真的蛮有趣，也能养活自己，所以就在那时真正“入迷”。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做摄影师，同时也写剧本，导演短片。现在我在菲律宾的主要工作也是拍短片和商业广告。

《文周》：可以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部获奖作品的情节以及创作灵感吗？

Bradley：故事讲了一个4岁的小女孩给她30岁的阿姨示范如何跟男朋友分手。当时我和制作人Bianca在菲律宾拍戏，认识了女演员Sunshine，在她家玩的时候发现她和侄女Juliet之间的对话非常风趣，于是就想到拍个短片。我其实很少拍这样的喜剧，不过不管题材严肃或幽默，我的创作都出自于个人成长经历。我是华人，来自东南亚，在澳大利亚留学，然后又在菲律宾工作，所以我的作品大多融合了自己的华人背景还有海外生活的感悟吧。

《文周》：整部片子从构思到完成剪辑一共花了多长时间？有多少人参与整个制作过程呢？

Bradley：拍摄用了大概6小时吧，接下来两天我自己一个人完成了后期。真的是名符其实的小制作，整个团队就我们4个人。我个人倾向轻松的极简主义，比如最近的一部短片拿到比较大的预算，但我还是尽量把团队人数控制在6个人左右。

《文周》：Tropfest对参赛作品要求不超过7分钟，而你的影片仅仅4分14秒，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没有想过多拍一些场景呢？

Bradley：我的演员是一个小朋友，让她背剧本不太现实，所以大部分镜头都任凭她即兴发挥。我试着鼓励她说一些台词，但我真不敢把她惹生气了，怕她翻脸罢演呀！片长嘛，取决于拍摄当天的情况，至于具体剪辑画面，主要是后期对流畅度的考虑，过犹不及。

《文周》：这次评审团可谓星光熠熠，其中还有大马电影新浪潮的先锋李添兴。如今新浪潮方兴未艾，大荒电影也宣布停业，“出走”到中国发展的导演陈翠梅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真的觉得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和这些新浪潮前辈起步时期有什么改变吗？你怎么看待大马独立电影的前景呢？

Bradley：我正在筹备两部剧情长片，其中一部因为剧情比较政治敏感，想通过审查制度，在国内上映肯定困难，只希望能在海外产生影响力吧。就像中国导演贾樟柯，他的作品也长期在大陆被禁播，但由于如今他声名远播，谁都没办法把他困在盒子里了。说起来也很悲哀，我的愿望很美好，期盼国家更民主，给我们电影人更大的创作空间，但想在一朝一夕间转变是不可能的。马来西亚不是没有投资方，但是“自由”——不受政府限制的投资方太缺乏了。发行，在任何国家都是一项艰巨的考验，但大马的电影市场是被语言割裂的，加上好莱坞和网络资源的冲击，竞争异常激烈。我不知道怎么去点评陈翠梅的话，我希望“最好的时代”千万别没了，不然的话.....我就惨了。我个人认为，现在才是东南亚独立电影真正崛起的时代，你看这几届戛纳电影节上东南亚军团的战绩，泰国的阿彼察邦获得最佳影片，菲律宾的布里兰特曼多萨拿下最佳导演，新加坡的《爸妈不在家》赢得最佳摄影.....世界影坛都对东南亚接下来的动作翘首以待，也许不久焦点便会转移到非洲和中东。大马电影这几年明显落后于周边的竞争者，可我们的国家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讲了，所以如果真有所谓的“最坏也是最好的时代”，一定是现在了。

《文周》：在你的简介里特别提到两位享誉国际的导演——拉夫·达兹和贝·迪奥克诺，能聊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经历吗？拍摄长片与独立制作短片的感受一定很不同吧？

Bradley：贝·迪奥克诺刚完成了《云上》的摄制，我负责摄影和后期编辑，这部戏是一个大制作，整个团队大概有150多人，拍摄足迹遍及整个菲律宾。拉夫·达兹是一个学院派大师，是菲律宾独立电影的传奇吧，他的团队就只有8个人，哈哈，就和我差不多。他甚至连专业设备都不用，就一台5D的单反相机，我拍《我们需要分手了》也是用的这个相机。所以不同预算之间，拍摄技术和手法的对比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大制作的片场，往往麻烦也比较大啦。我非常珍惜和大师合作的机会，就像个海绵一样，不停地吸收。



电影《我们需要分手了》剧照

《文周》：你参加过戛纳电影节，和这次Tropfest的经历有什么不同吗？能简单聊聊你记忆最深的几件事么？

Bradley：《日初》是那年马来西亚唯一入选展映的影片，FINAS(国家电影发展局)还为我去法国的机票买了单，所以虽然大家天天都在骂他们，我.....还真不能说什么坏话。走红毯是相当难忘的经历，首映之前，大牌们还没有驾到，我站在那，想象着自己光明的前途，哈哈哈！**大型电影节一切都围绕买卖，很像金钱游戏，赢了大奖就等于赢了未来很多很多的投资。Tropfest这样的短片电影节更注重给新人的一个展现才华的窗口，一个迈向大舞台的跳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成本去拍正片。**整个Tropfest都很难忘，尤其这是它第一次移师东南亚，又是在自己的国家，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文周》：你对中国大陆电影熟悉么？有没有个人比较欣赏的导演或者作品？

Bradley：我对中国大陆电影没有很深的了解，刚刚提到的贾樟柯算是我比较关注的。12年我在釜山亚洲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他正好是那一期的校长和主讲导师。他给我们讲述了《无用》（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的幕后故事，也分享了他的拍摄理念和镜头语言，这方面我颇受他的影响。我还记得他对我们说：“一部电影应该激发探讨，如果它没有，那说明你的拍摄失败了。”比如**看好莱坞商业大片，你并不需要去思考论点一，论点二。独立电影通常比较难理解，所以观众会去思索影片的内涵和导演想传达的信息。经过这几年的摸索，现在我拍电影的宗旨也是“拍诚恳的，引人思考的电影”。**

《文周》：最后，能为中国的影迷推荐一些马来西亚独立电影，并且简单说说推荐理由吗？

Bradley：你们可以看看大荒的电影啦，不过我个人是个绝对的Yasmin Ahmad粉，我是看着她的电影长大的！她的《单眼皮》讲述了华裔男孩爱上马来裔女孩的故事，不是太艺术，也不艰深，同时又不商业，综合搭配，应该挺符合中国观众的口味吧！



编者注：
拉夫·达兹 Lav Diaz，菲律宾新锐导演，独立电影制作人。他的影片通常触及到菲律宾当下的社会、政治现实状况，并且由于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及表现手法获得各种国际性电影节的亲睐，2008年凭借影片《忧郁症》获得第6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大奖。

贝·迪奥克诺 Pepe Diokno，被英国费顿出版社列入“世界100位杰出新兴电影人”。2009年成本仅2万美金的处女作《冲击城市》一举拿下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电影和地平线单元最高荣誉，随后横扫多个电影节。2010年获得菲律宾总统颁发的Ani ng Dangal奖。2012年，他撰写的电影《云上》剧本先后在柏林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获奖。

电影《单眼皮》海报

附：2014年Tropfest影展评选结果

- 冠军：**《RICE》Sothea Ines（柬埔寨）
- 亚军：**《DUETTO》Polen Ly（柬埔寨）
- 季军：**《The Last Flight》依西乔（阿根廷籍，常居吉隆坡）
- 网络票选“观众选择奖”得主：**《We Need To Break Up》Bradley Liew（廖忠权）(马来西亚)

其他入围作品：

《SURPRICE》EMMANUEL ESCALONA JR（菲律宾）、《MOTH IN TWILIGHT（GAMU-GAMO SATAKIPSILIM）》J.E TIGLAO（菲律宾）、《RICE BORDER LOVE》SUPAWIT BUAKET（泰国）、《鸡》曾憶雯（马来西亚）、《问米神探》黑猫、李静晶（马来西亚）、《小晞的梦》郭伟雄（马来西亚）、《Congee》林慧敏、陈志铭（马来西亚）、《LAEK》Mony Kann Darung（柬埔寨）

瞧，这个人

王小波说，一个人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在马华独立电影人身上，我惊喜地看到一种纯粹的诗人品格。比起沉默的大多数，至少他们用微弱的力量在抗衡着外界的压抑与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用光影筑造了一个个浓缩的世界，让观众可以暂时逃离现实，与之共鸣。我并不想给他们贴上“高尚”“艺术家”“人道主义”这样的标签，**他们只是人，一群有话要说而且不得不说的人。**

另外，我还想讲一个人。

2007年黄明志改编国歌事件一度掀起大马舆论风暴，引来政党高官一致炮轰，怒斥他侮辱国家名誉、宗教及领袖。《我爱我的国家》（Negaraku）歌词影射警察贪腐、公务员懒散、政府偏袒土著、伊斯兰保守信仰、华裔人才流失等现象，黄因此惹上叛国控诉，引发海外华人举办《噤若寒蝉：大马禁片展》，他们抨击国内民众对国家现状的无知，一味争议却不知反思。正如歌词所写：“**就像榴莲一样，硬硬尖尖，只是看你敢不敢打开看看里面的真相。它可以很臭，也可以很香，只是看你有怎样的鼻孔。**”文及至此，电脑正播放着黄明志的《我还是我》，他唱道：

徘徊尺度边缘 自由自在地畅所欲言
那是主流媒体 永远看不到的世界
我不怕暴雨狂风 将我淹没
毅然往前走
就算旅途再颠簸 我不能回头

页面滚动着一条过期的新闻：导演黄志明带伤在茨厂街（吉隆坡中国城）紧张拍摄的小成本电影《孟加拉杀手》，原定于2014年1月30日除夕夜上映，由于题材涉及外劳问题，突遭大马电检局提出31条理由在戏院、网络、光碟市场全面禁映。

前线



《太平轮》关机 或与《黄金时代》战“十一”
4月16日，由吴宇森指导，金城武、章子怡主演的电影《太平轮》在京举行了关机仪式，仪式同时发布了首款预告及角色海报。考虑到由许鞍华指导，汤唯、冯绍峰主演的《黄金时代》在近期宣布定档于10月1日，若此前关于《太平轮》定档于9月30日的传闻属实，那么两部重量级影片将会在今年国庆档相遇。吴宇森和许鞍华两位导演将在国庆档上演怎样的票房大战？令人期待。



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 章子怡封后《寻子记》登顶
第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于4月23日正式闭幕，由吴宇森领衔的评委会评选出“天坛奖”的十项大奖。印度影片《寻子记》与横扫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一代宗师》成为了本届天坛奖两项最重要大奖的得主。章子怡则凭借一代宗师“宫二”一角再度封后，实现影后“十连胜”。

国产片全年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堪忧
回顾2013年，本土电影可谓喜忧“两重天”：中国电影票房历史性地达到217亿元，而全年只有45部影片销往海外，海外票房和销售收入仅有14亿人民币，不及国内票房的7%，这与电影大国的地位严重不符。专业人士分析，盲目追求高票房和商业利润，缺少人文底蕴与文化担当，是近几年国产电影难以真正“走出去”的重要原因。



彭浩翔“撒娇女人最好命”定档七夕
彭浩翔新作《撒娇女人最好命》定档七夕，影片除了周迅、黄晓明联袂主演外，台湾名模隋棠、新晋笑星“hold住姐”谢依霖也倾力加盟，上演了一出“女汉子软妹子争夺呆萌男”的都市爱情故事。

3D“哆啦A梦：伴我同行” 全长预告
纪念机器猫哆啦A梦之父藤子·F·不二雄诞辰80周年的影片《哆啦A梦：伴我同行》近日发布剧场版预告片，预告片首次采用全3D+CG的形式，其中影片经典道具逐一亮相，而大雄小静雪山相会，机器猫含泪告别的场景也增添了伤感的气氛。这是“哆啦A梦”第36部剧场版动画，据悉，影片将于2014年8月8日以3D/2D格式在日本公映。

视点



33年香港金像奖，荷里活不再

香港电影金像奖创立于1982年，正值香港电影新浪潮蓬勃发展之时，旨在鼓励优秀香港电影的创作与发展。目前它已成为亚洲地区重要的电影殊荣之一，与台湾金马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并称为华语电影最高成就的三大奖项。

但随着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过去，金像奖的选片、评奖机制也逐渐开始为人所诟病。人们在一年一度的盛典欢庆之时也不禁思考，香港电影的下次黄金时代何时到来？

金像奖盘点				
获奖最多影片			提名最多影片	
一代宗师	2014年第33届	12项		
甜蜜蜜	1997年第16届	9项		
寒战	2013年第32届	9项		
卧虎藏龙	2001年第20届	8项	卧虎藏龙	16项
投名状	2008年第27届	8项	无间道	16项
十月围城	2010年第29届	8项	功夫	16项
新不了情	1994年第13届	7项	十月围城	16项
少林足球	2002年第21届	7项		
英雄	2003年第22届	7项		
获奖最多人物				
许鞍华	4次	最佳导演		
梁朝伟	5次	最佳男演员		
张曼玉	5次	最佳女演员		

最多落奖记录

成龙，10提0

《A计划》《龙的心》《警察故事》《奇迹》《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重案组》《红番区》《警察故事4：简单任务》《我是谁》《新警察故事》

郑秀文，7提0中

《孤男寡女》《瘦身男女》《同居蜜友》《钟无艳》《长恨歌》《高海拔之恋II》《盲探》

最全能

张叔平，6次获得最佳美术指导、7次获得最佳服装造型设计、3次获得最佳剪接



金像奖大拿

许鞍华，4次获得最佳导演；执导电影4次获得最佳影片；5位演员（乔宏、萧芳芳、鲍起静、刘德华、叶德嫻）5次获得最佳男、女主角。

王家卫，3次获得最佳导演；执导电影4次获得最佳影片；4位演员（张国荣、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8次获得最佳男女主角。

方育平，3次获得最佳导演；执导电影2次获得最佳影片

3次获得最佳导演还有杜琪峰，并且他是被“最佳导演”提名最多的人，提名17次，。不过自2000年后，这位以脾气火爆著称的导演就再没出席过。究其原因，杜琪峰自己说：“他们过去十几年来的评审做得不是太好，我不希望他们分猪肉，但他们整天分猪肉。”“奖不是一个很公平的东西。”“有些演员拿了影帝，还是演的一塌糊涂。”“（去颁奖礼）对于我来说没有东西要学，你说我要学什么？”

从杜琪峰的“不出席”看香港电影金像奖

没片可选造就一枝独秀？

对于香港金像奖的诸多争议早已不是新鲜事，杜琪峰也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质疑的人。正如刚刚结束的第33届香港金像奖，《一代宗师》的12项得奖，让人不仅感叹金像奖一枝独秀似成现状。

金像奖创立初衷即鼓励香港本土电影，也确实起到了此项作用。香港新浪潮，很多优秀的港产电影产生，创造了香港电影的“黄金十年”。不过，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电影产量降低，陷入衰落期，甚至有“香港电影已死”的说法。香港电影人也开始集体北上，形成合拍片潮流。不过时至今日，香港电影仍未回归繁荣，甚至更添诟病。

这些体现在金像奖上，即是没片可选的尴尬。从90年代500部备选影片到如今无片可选，香港电影金像奖也算跟随香港电影一起经历了起起落落。

选片已设局限，过于保守？

香港电影金像奖以香港电影为评选重心，凡在香港作首轮公开放映的“香港电影”，均可自动参选，但必须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 于本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上映
2. 必须是公开售票，以及在一星期内放映不少于五场
3. 影片长度必须是六十分钟或以上；
4. 以三十五毫米菲林放映或数码放映；

而“香港电影”，必须符合下列三项中的两个条件：

1. 导演须是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的

- 香港居民；
2. 出品公司须有一间为香港合法注册公司；
 3. 影片最少有六个工作项目的工作人员为香港居民。

评奖机制专业性受质疑？

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组织，一人一票，共分两轮：

第一轮：由电影业内人士及专业媒体工作者组成的“一百人评审团”，与“香港电影金像奖选民”联手选出提名单。各奖项得票最高的首五名可进入第二轮评选，但名额可因情况由五个变为四个或六个。

第二轮：由电影业内人士及专业媒体工作者组成的“第二轮五十人专业评审团”，十二个金像奖属会会员与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会员，联手选出最终得奖者。

（“最佳亚洲电影”“最佳新晋导演”除外）

从香港电影金像奖评选制度上来看，一方面评审专业性受质疑；另一方面很多优秀华语电影都会被排除在外，在香港电影减产的现实下，也成为如今无片可选的原因之一。

近年，本土港片的呼声渐强，第30届《打擂台》获最佳影片，第32届《寒战》的9项获奖爆冷，也促使人们思考香港电影的现状。较之黄金时期，香港电影确已衰落，而北上的道路也并不平坦，但在这种情形之下，回归“本土”是否就是最好的选择？“香港精神”是否只能在本土的电影中体现？值得深思。



方寸之中

Cocu的手机都市掠影



摄影师：COCU刘辰

手机摄影师、设计师。北京人，现居美国芝加哥。年少学习绘画，擅长正方构图的黑白iPhone摄影，常关注人与建筑空间、城市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影像风格写意，构图简洁，作品的构图方式给予人们更多的想象空间。

个人网站：<http://coculiu.lofter.com/>

新浪微博：@Cocu_刘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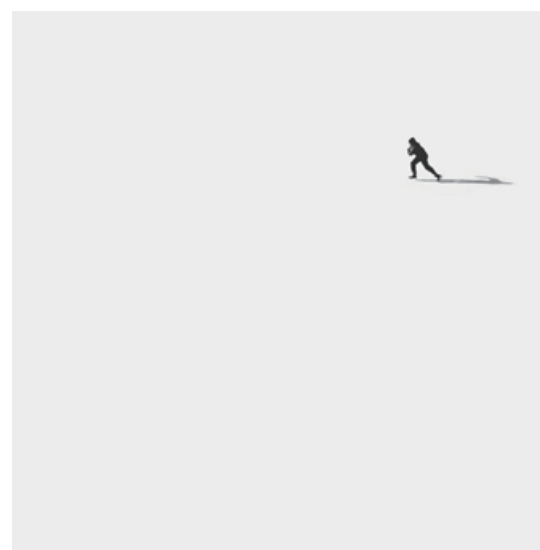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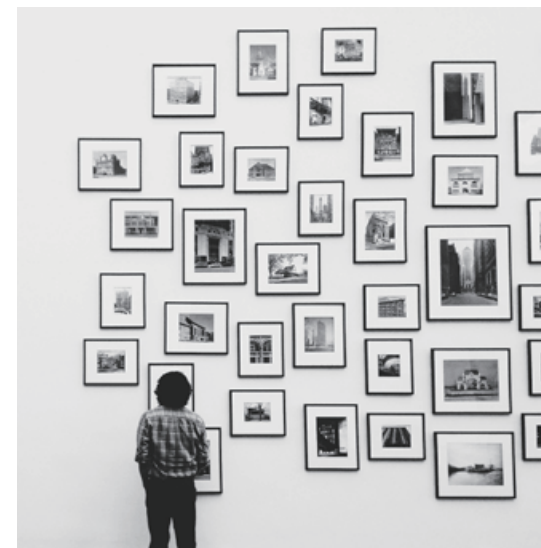
Instagram ID: cocu_l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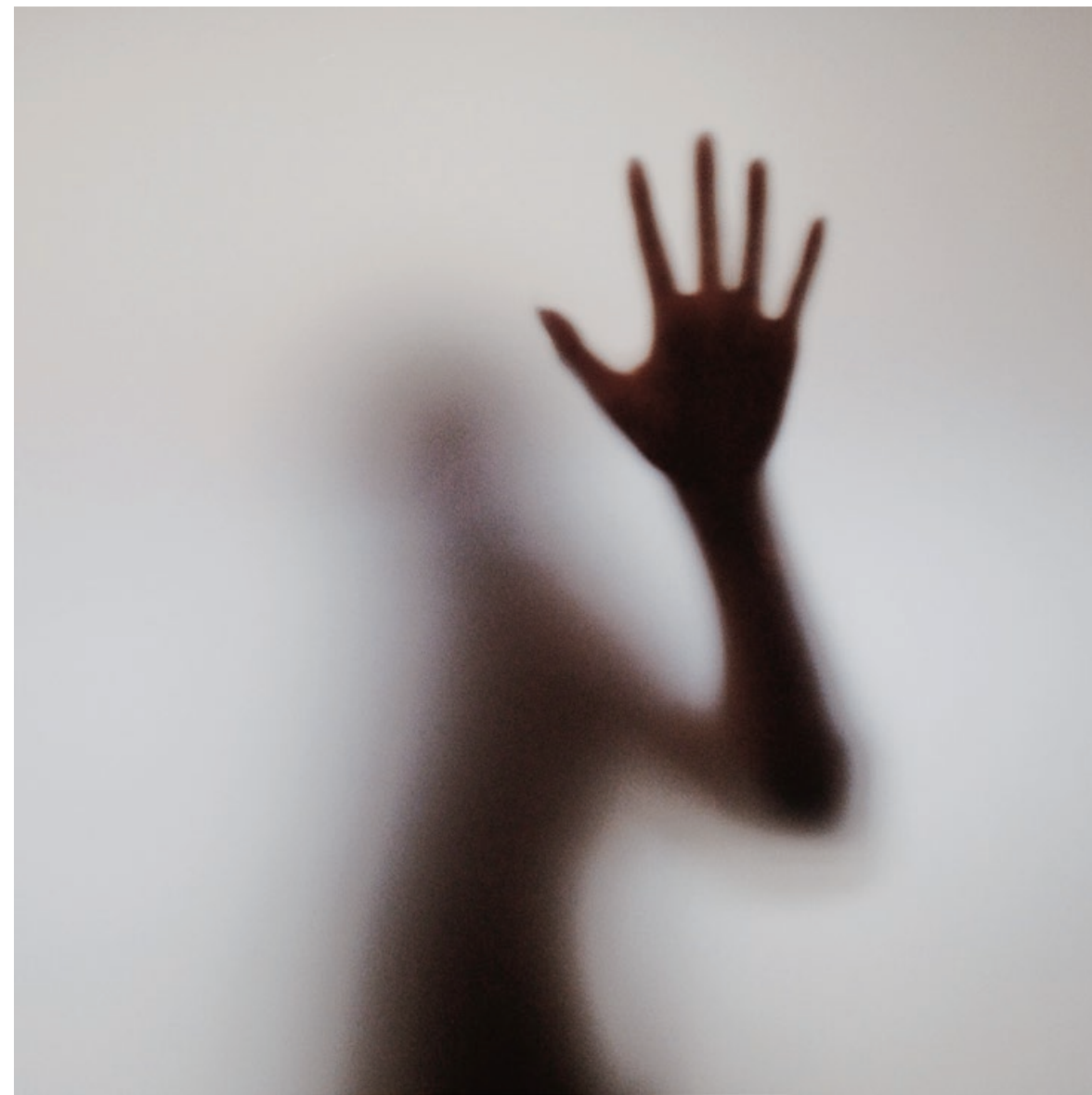


摄影师自述

摄影不仅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途径。在某种程度上，摄影是一种寻觅和发现的过程，像是狩猎的形式。对我而言，摄影最大的乐趣来自于在寻常的地方，发现有意思的东西、获得意外的惊喜。我喜欢的摄影都不是给出答案的，反而是提问式的，并

留给观者足够的臆想空间。一张好照片呈现给我不常看到的世界，不一定是去拍什么新奇事物，或者是什么奇景，也许只是某个有意思的视角或新颖的构图就足以打动我。我认为以上这些，对于手机摄影、单反或胶片来说都是一样的。





编者的话

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天悠然而过，总有各式各样的场景引起若有所思的共鸣，但大部分人也就这样匆匆而过，慢慢让原本对生活敏锐的美感沉积为麻木。Cocu的作品，却给我们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忽略器材的复杂限制，带着手机，带着敏锐的眼睛和充沛的情感去凝视生活。隐喻或直白，欢乐或悲伤，无数生活中的美，在光影交错的刹那被定格。这里的“方寸之中”，不仅仅是Cocu习惯性的方形构图，也不仅仅是小小的手机和小小的感光元件，更是生硬冰冷的大世界大都会里，每一个小个体在自身“方寸”的生活之中，由影像进而展开的生活感悟。



凝光铸影

香港光影会2014第六届光影黑白展

2014年4月11日-4月17日 | 香港中央图书馆

记者 / 曾婉道

黑白、光影、复兴、大画幅、铂金印相、湿版摄影、传统工艺.....这些关键词像是失焦的散景光斑，拼凑出这场影展低调华丽的印象。人们走近它，了解它，感叹着这是一场超越作品本身丰富内涵与细腻情怀的绝妙体验。

本次参展作品除了较为人熟知的**菲林摄影(银盐冲晒)**外，还有1850年代发明的湿版摄影法，1873年始

创的**铂金涂相法**和近年兴起的**数码影像处理技术**。横跨一百多年的摄影和技术集于一展：**元泊八**以玻璃片展出其湿版摄影，原汁原味展示其与其他摄影的不同；**黄天赐、郑振耀和周润发**则展出用铂金涂相法(Platinum & Palladium Printing)完成的作品，它以贵金属为涂相原料，象征永恒和稳定，光影摄影协会希望这种曾因一战没落的技术能传承下去。



工作坊现场



光影会：香港最低调华丽的神秘摄影组织

光影会由热爱大画幅相机创作的香港摄影家组成，钟情古老繁复，可谓是香港最低调华丽的神秘摄影组织。协会于2005年创立，2008年由吴景山、郑振耀、黄天赐正式注册，他们笑称自己是吹水会（注：粤语方言，不着边际地谈天说地）。光影会没有会长，只有核心干事，大家朋友相称，更自由纯粹。光影会每年争取举办展览，与市民分享传统摄影魅力，感受“光”、“影”共融之美。

Michael Cheung作品



吴景山： 虔诚修行 与大画幅同在

吴景山展出了川藏南线沿途风光，横向由四川海螺沟到云南梅里雪山，纵向从海拔2600米到4600米，这段旅程不仅是对摄影是对风景的观察力和判断力的考验，更是对体能、意志和摄影坚持的考验。

他坦言，在离天堂最近的国道318上，所有景色都那么有灵性，高海拔环境下背着又大又重的8*10相机更像一种修行，而他亦是非常享受这段苦行僧般的旅途。当所有的艰苦最后都化作虔诚的期待和拍到好照片的激动时，内心萌生的是对天人合一的敬仰，是对天赐美景的感激，是对生在如此美景中的感动……与其说执着，不如说是摄影者非常珍惜和感恩自然赋予的值得记录的机会。

每一位摄影师对自己的相机都有种非常微妙的情感联系，吴景山

先生也不例外。“这台8*10相机是我最信赖的老朋友。他是50年代的古董相机，年龄比我大得多，我们共同欣赏过让人屏息凝神的风光，经历过漫长无获的等待。”在未知何时遇上好风光的前提下全日创作，只有八张底片的机会，吴先生必须非常了解他的相机的功能和底片的属性，才有更多精力去思考画面的内涵。

大画幅相机的拍摄过程不同于135、120，拍之前需要立好脚架，慢慢设定构图、对焦、调光等，最少10几分钟，然后花更多时间等待那个要按下快门的瞬间。整个过程很慢，人是沉淀的，可以**安静享受、思考并慎重决定**。如云南梅里雪山的云海图，吴先生说：“去时天上云层极厚，但等了近2小时，天空突然撕开一道口子露出金光。这个过程非常短，只有5分钟，若事先没调好相机做出准确判断，就不能抓住这个和我有缘的美景，只能带着遗憾归去。”



周润发： 铂金印相 等待复兴的贵族

这次周润发展览的花朵是在家中拍摄的，没有华丽的布景，纯粹从光影中表现花朵的生命力以及通过铂金印相彰显细节雕琢之美。“一幅铂金印相做的照片上的灰阶是普通银盐相纸上的五倍。”（编辑注：影调较之于黑白摄影犹如音调至于音乐，音调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力，黑白铂金摄影亦利用影调层次表现质感。）即使有这样精确客观的学术描述，个人觉得都不足以表达黑白铂金相的感官魅力。它在表现景物的空间和质感上形成了独特的表达方式和张力，形成了美学上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丰富的阶调及细致肌理的光与影之外，铂金印相的另一大魅力在于每一张手刷感光的照片都有微妙的不同，他的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创造了珍贵的艺术价值。

发哥在展出前的准备，从作品的选择到装裱的细节都可见一斑。单是展出所用的全角度无反光玻璃就专程从国外定制空运而来，力求为大家提供最用心的观影体验。此外，他还给这次一同参展的“小伙伴们”出谋划策尽心尽力。郑振耀先生笑言，自己有张作品就是在发哥一个小建议改造下有了灵气。那是一张残荷图，发哥说原图不够抽象，建议打横放置。就这么90度的转圈，为观者凭添了一份遐想。

发哥说：“我想推广大片幅黑白摄影，这种传统摄影有别于数码，传统菲林非常值得流传！大陆台湾两地都好流行了，香港推广得还不够！”相信传统摄影的尖端工艺将会以横向移植，纵向传承，交叉流动的方式，道统不停改变地一波多样地发展下去，如同这次影展通过铂金印相表达出“永恒”和“稳定”的隐喻一样。



凌兆鸿：纯美画境 雅致不浮

凌兆鸿的荷花图娇艳而不俗，沉着而不浮，生动而不匠。特意裁成6*12片幅的黑白相片如一对古代水墨立轴画卷，青湖色彷彿质天头、地头更增添了落落大方的气韵。

明代周嘉胄在《装潢志》中说：“装潢优劣，实名迹存亡系焉。窃谓装潢者，书之司命也。”同书画一样，摄影作品的装裱至关重要，它传达作者意图，更直观地影响观影体验。为了更能诠释荷花的清新雅致，凌兆鸿在拍照前就决定了这一装裱形式，这或与他早年绘画经验有关。他认为，相机和片幅的选择都是前期思路的一部分，是为了迎合要表达的意境，切不可本末倒置。

这一点上，绘画与摄影共通却不同。对他而言，绘画随心所欲，摄影则限制多些，更有挑战性。被摄之物都是客观的，要依据构想，利用角度、光线、透视等对画面加工。作为香港最好的相机修理师傅，他觉得相机像玩具，必要时他会依思路制作相机，改造镜头。他说修相机不难，做相机不难，只要喜欢且用心琢磨就够了。

你拍到的风景，就是你的内心。凌兆鸿的作品，让人读到画面后的张力，那是平和中满溢的旺盛生机，质朴中充盈的纯粹美感。



郑振耀：君子之约 雨荷新恋

若说凌兆鸿的作品似画荷名家张大千师古时期“有法”的作品，还原荷花高雅清新的神韵；那么郑振耀则以具象为基，展示抽象创新的化古时期“法无定法”的泼墨荷花。

郑振耀说，相机就是他自己，而荷花是他一见钟情的少女，他只是赴了一场君子之约。深情至此，他认为只有铂金涂相这一最珍贵的印相法才有资格装扮他的少女。装帧上原始的4*5底片大小，不增不减，水墨小品跃然纸上。为使莲叶与荷花的形态和色调反差更强，突出荷花高洁，他另辟蹊径采用“负像”影像制作法。（编辑注：负相转正相再转负相，传统暗房工艺）

安塞亚当斯说，摄影不仅是传达人们实际思想的载体，还是一门富有创造性的艺术。视觉概念和技法探寻上的以旧示新，延续了传统摄影工艺的生命力。





黄天赐：寻觅遗失的印像

中医师出身的黄天赐，谈及其展品藏民系列的渊源时，瞬间回到了青年时代的激情昂扬。“20多年前加拿大有个叫《中国风光》展览中有张在甘肃‘拉卜楞寺’拍摄的照片，当时加拿大UBC大学的一个外国人说，这张照片应该拿掉，因为西藏（藏民）不属于中国，与他如何理论都说不清。回到香港后，我便一直希望拍摄有藏民的地方，从此再也停不下来。”他指着一张甘肃唐卡的照片说，“这张得过国际沙龙比赛的金奖。我很自豪能向世界展示藏文化、藏民、西藏都是在中国的，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次展出中有一张每一个藏民都庄重地凝视镜头的合影。黄天赐说起背后故事时，用一种抑不住的欣喜重现当时场景。“二十多个摄影师拿着相机拍这张照片，唯独我用8×10画幅的相机拍摄，力图表现出节庆时的藏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节。”对黄天赐而言，摄

影反映了他过往的信念和当下与宇宙万物的联系，他认为“摄影”本身是中立、无任何意义的，摄影之意是摄影者自己加的，不同摄影者有不同演绎。

“我操作大画幅相机，每一个繁杂的步骤藏民们都看在眼里。”或许是学医人特有的Empathy（同理心），黄医生尊重他们，感受他们的传统和文化，并用同样庄重的礼仪去拍摄他们，因此得到他们的回馈。稍纵即逝的东西太多，他不仅在寻找遗失的印像，更在凝铸失落的身份认同。



黃錦泉 作品



梁志衡 作品



司馬十一 作品

后记

本次影展除了带给观众极致的细节的冲击，还放了“毒”让摄影迷们体验了一把玩转大画幅相机和冲影的乐趣。讲解大片幅相机的操作和特点，并邀请12位现场观众亲身体验操控大片幅相机，而后示范冲洗胶片的过程及步骤。观众们亲眼见到自己所拍下的胶片逐步显影，纷纷感慨传统摄影的可贵与神奇。

在香港这个高速运转的城市，这样一个纯粹的用心的影展似乎不断地在提醒着人们，是时候停下来了，看看滤去繁杂后的世界。参展的许嘉庆先生说：“摄影师每次站在毛玻璃后观看这个世界时，虽然所有景物都会上下和左右倒转，但因为影像穿越镜头，无需任何修正，可以最直接地投射眼前。每一个步骤：对焦、测光、光圈、快门、上菲林等，都是摄影师全权控制。所得照片不论好坏，都是摄影师与景物直接沟通的结果。”这群背着沉重的器械，似执行一场神圣的仪式般操作相机的摄影人，逆着时光，静下心来，带给了我们一场“随心、随意、随缘”的独特视觉体验。

正如此次展出最小的成员Wind说的：“Life is too short, 这些老古董对我来说是那么新奇，我很庆幸在自己年轻时遇见了菲林摄影，它让我更留意分散在生活各处的美丽。”这个时代稍纵即逝的东西太多，让我们慢一点，再慢一点，把时光都印刻在底片上，让美丽的回忆在细水长流中显影，放成一张永恒的印相，凝铸黑白的影像背后的说记录的多彩生活。

本栏目由《文艺生活周刊》与“99艺术网”合作

99艺术网 <http://www.99ys.com>

中国最大的艺术门户网站。以艺术的当代性、学术性、前沿性为发展导向，打造集资讯和推荐服务为一体的当代艺术门户网站。

世界上最贵的艺术品TOP10

编译 / 李洪雷

艺术品的价格一直是人们关注艺术品的重点，很多时候在大众心中艺术品的价格也就代表了它的艺术价值，不过相信在很多人的心中有着不一样的偏爱和判断，在此整理出的世界最贵艺术品TOP10将为读者提供“阅读”它们的一手资料，看看这是不是你心目中的TOP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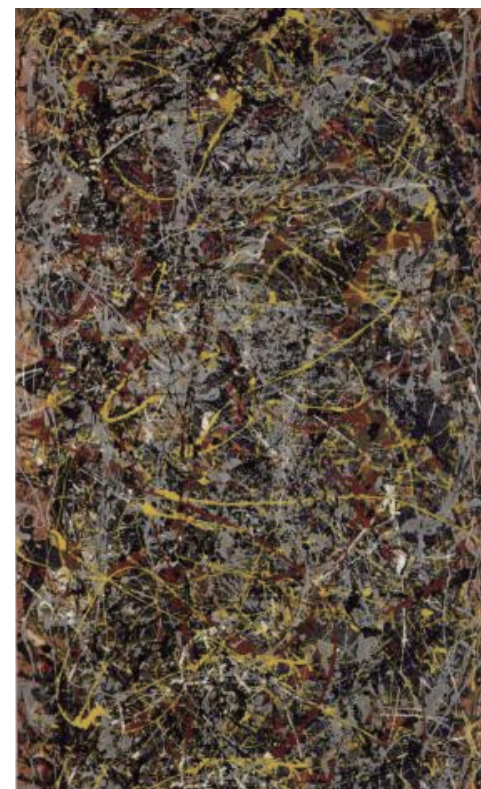
1.塞尚《玩牌者》(Cézanne)

塞尚的《玩牌者》(Cézanne)是一个系列创作，其中这幅被卡塔尔王室在2011年以**超过2.5亿美元**的价格买下。尽管此项交易在2011年发生，但是事件的细节直到2012年2月才浮出水面。这幅画作先由希腊航运巨头George Embiricos持有，该系列的其他4幅作品全都收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中，它们分别是：巴黎的奥赛博物馆、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伦敦的考陶尔德学院和费城的巴恩斯美术馆。



2.培根《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三联画)

弗朗西斯·培根为他的朋友弗洛伊德绘制的《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三联画)在2013年11月的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得**1.42亿美元**，打破了以往的拍卖纪录，成为了**史上最贵的拍品**。这幅画作创作于1969年，被认为是培根最伟大的杰作之一，同时也纪录了两位艺术家之间创造性与丰富情感的亲密关系。



3.杰克逊·波洛克《No. 5》

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1948年画作《No. 5》通过苏富比秘密销售。2006年11月，大卫·马丁内斯 (David Martinez) 从Dreamworks共同创始人**大卫·葛芬 (David Geffen)** 那里以**1.4亿或9千万美元**的价格购得此画。这幅画在一件4×8英尺的纤维板上以褐色和黄色油漆作为原料，并以画家特有的滴溅泼洒的艺术手法来创作而成。《纽约时报》报道了此次交易，但是马丁内斯的律师事务所后来才发布一份声明说他并未拥有此画。



4.威廉·德·库宁 *Woman III*

2006年，就在杰克逊·波洛克的《No. 5》被报道后几天，大卫·葛芬就将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Woman III*以**1.375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亿万富翁史蒂文·科恩（Steven Cohen）。这幅肖像画创作于1953年，是威廉·德·库宁创作的6幅“妇人”系列画作中唯一一幅在私人手里的画作。



5.古斯塔夫·克林姆 *Portrait of Adele Block-Bauer 1. Again*

2006年7月，化妆品巨头罗纳德·斯劳德（Ronald S. Lauder）以**1.35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古斯塔夫·克林姆（Gustav Klimt）1907年作品*Portrait of Adele Block-Bauer 1. Again*，这个价格也接近专家的估计，但劳德与佳士得有协议禁止透露交易价格。



6.蒙克《呐喊》（第三版）

2012年，在纽约苏富比的拍卖会上，爱德华·蒙克的表现主义杰作《呐喊》（第三版）被匿名买家以**1.2亿美元**的价格购买。这幅画作先前的拥有者是商人彼得·奥尔森（Petter Olsen），奥尔森的父亲与蒙克是朋友。这幅画作在拍卖时以4千万美元为起拍价，在持续12分钟的竞价后成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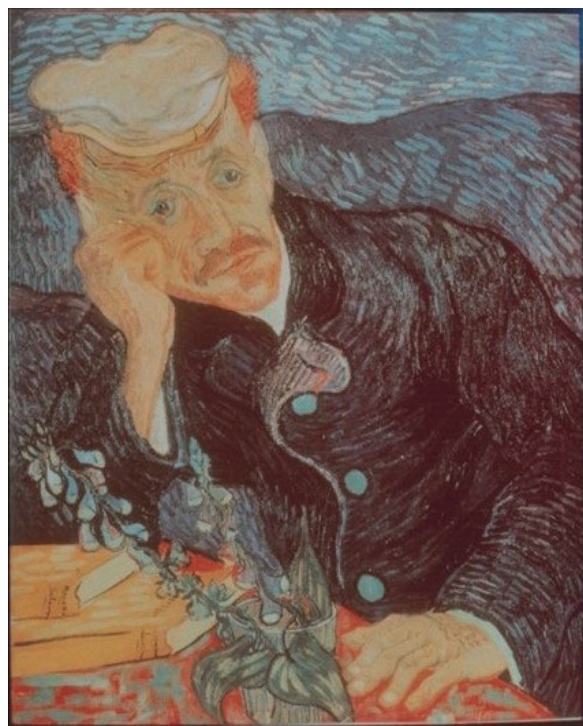
7.安迪·沃霍尔《银色车祸(双重灾难)》

2013年11月13日晚，在苏富比的拍卖中，安迪·沃霍尔描绘车祸场景的作品《银色车祸》（Silver Car Crash）竞夺激烈，这位波兰后裔的波普艺术家先前的最高拍卖纪录为7172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在一份声明中说《银色车祸》是安迪·沃霍尔1963年“死亡”和“灾祸”系列的一个部分也是其中的代表作。这幅作品此前的估价为8000万美元，拍卖期间，三位买家进行了激烈的竞价，最终以**1.05445亿美元**的高价成交，这也**打破了这位波普艺术家的个人拍卖纪录**。



8.毕加索《拿烟斗的男孩》

2004年，苏富比拍卖会上毕加索创作的迷人肖像《拿烟斗的男孩》在经过激烈的竞价后以**1.041亿美元**的价格成交。这幅画的购买者是收藏家与画廊主约翰·海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和贝特西·库欣·罗斯福·惠特尼（Betsey Cushing Roosevelt Whitney）。



9.梵高《加歇医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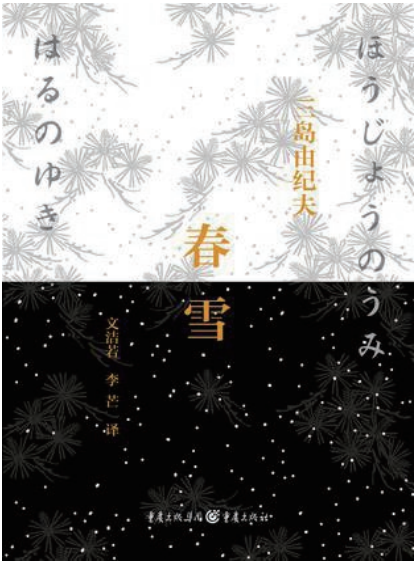
1990年，梵高为照顾他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医生加歇创作的肖像画《加歇医生》拍得**8250万美元**。这幅画的购买者是日本大昭和制纸的前总裁齐藤良平（Ryoei Saito），然而当齐藤良平负债死去后，这幅画在国际艺术市场上消失，目前它的下落仍然未知。



10.提香《戴安娜与阿特泰恩》

这幅画由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提香（Titian）创作，是其7幅著名的“诗歌”系列作品之一，现在为伦敦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和苏格兰国家美术馆共同拥有。先前的拥有者斯萨兰公爵（Duke of Sutherland）称**5千万英镑（80,465,000美元）**的价格未能称心如意，他将此画售给公共收藏机构将避开遗产税和资本利得税，据报道，如果他在公开市场上销售将卖得更高的价格。

[编辑重点推荐] 《春雪》



作者：[日]三岛由纪夫
译者：文洁若 李芒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年：2014-3

三岛辞世之作，丰饶之海第一部，《春雪》。小说描写了清显与聪子的爱情纠葛，因为清显对聪子的爱慕中总孕育着一种不安的情绪，令聪子最终与治典亲王订了婚。此时，清显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爱聪子，于是以公布情书为威胁与聪子频频幽会……结局清显忧郁死去，聪子削发为尼。川端康成把《春雪》誉为现代的《源氏物语》，三岛本人曾总结说：“《春雪》是王朝式的恋爱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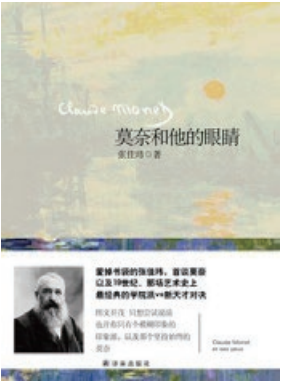


[新上榜书] 《来自新世界》

作者：[日]贵志祐介
译者：丁丁虫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2014-4

这是贵志祐介沉寂3年之后的长篇科幻小说。故事以1000年后人类能操控念动力的世界为舞台。书中除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情节外，还对未来社会持续破坏自然环境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一番探讨和思辨，并通过

对作品中孩子们的描写对日本当今的教育问题予以了一定反映。



[艺术] 《莫奈和他的眼睛》

作者：张佳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20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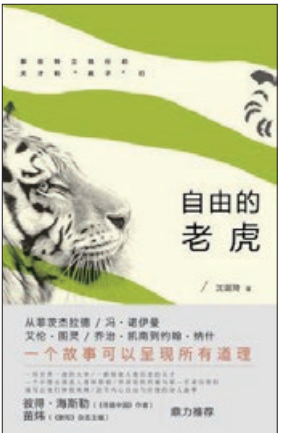
作者张佳玮将擅长的传记笔墨与熟读的美术史料，融为一体，向大家书写了印象派创始人莫奈的一生。书中史料丰富，图文并茂，把画家重新镶回印象派诞生之初的法国，复原了塞尚赞叹的“那是一双多么美妙的眼睛”所看到的“麦垛，鲁昂的教堂，拱桥和睡莲，以及当时正飘拂在这些事物之上的、19世纪到20世纪的阳光与风雪”。



[小说] 《失明症漫记》

作者：[葡]若泽·萨拉马戈
译者：范维信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出版年：2014-2

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中间车道的头一辆汽车却停止不前，司机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一位路人送他回家，却被传染上失明的怪疾。眼科医生成了第三个牺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几位角色在书中共同演绎了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悲喜剧，人性中的恶与善被展现得淋漓尽致。本书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拉马戈代表作，入选诺贝尔学院“所有时代百部最佳文学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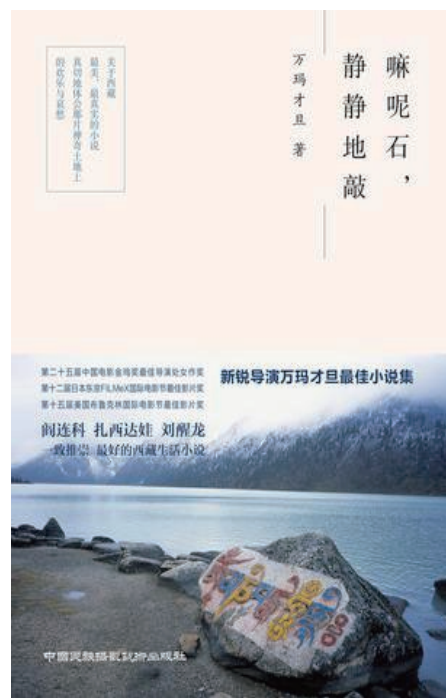
[人物传记/散文] 《自由的老虎》

作者：沈诞琦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出版年：2014-4

本书由一系列普林斯顿校友的传记组成，传记中的资料来自作者的采访、普林斯顿图书馆及资料馆的档案，以及各类已发表的文章和书籍。作者的初衷，本是向自己钟爱的作家菲茨杰拉德致敬，却在查阅资料时无意发现菲茨杰拉德曾深深影响过许多曾在普林斯顿就读的学生，于是开始了对普林斯顿出身的杰出人物的追寻之路。

西藏的月光——《嘛呢石，静静地敲》

文 / 吴丙年



《嘛呢石，静静地敲》

作者：万玛才旦
出版社：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年：2014-3

“今晚的月光真好啊！”

这么好的月光是多么适合去和心爱的人约会呀，轻轻拥她入怀，给她讲一个万玛才旦写的故事。“今晚的月光真好啊！”故事开始了，少年乌金扛着一个长长木梯出门了。街上的人望着乌金傻笑：“乌金你扛着个木梯干啥去呀？”乌金也望着他们傻笑，只在心里说：“我呀，要去和我心爱的卓玛约会呀，我用木梯

爬上她家高高的院墙，扔给她家小黑一块骨头，就可以放心去见她了呀！”

听过这个冒失鬼乌金错把午后阳光当月光，大白天扛着梯子走过大街，再爬姑娘家院墙赴约的故事，你心爱的她一定会躲在你怀里傻傻地笑呀，而后拿静静的目光默默看你，与你共享这一丝一缕“西藏的月光”。

万玛才旦

藏族，电影导演，编剧，双语作家，文学翻译家。编导的第一部短片《静静的嘛呢石》与2005年完成的第一部剧情长片《静静的嘛呢石》均获奖连连。



这就是西藏作家万玛才旦的文字，你大可不必怀疑，它们像月光，会淡淡而又久久地打动你，还有你心爱的人。万玛才旦的文字让我想起台湾的三毛，想起她曾说过：“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我不求深刻，只求简单。”然而万玛才旦的简单，却不是求来的。草原上散落的几群羊，羊群里数落的几个人，人群里数落的几个故事，原本就简简单单的吧。月光下听嘛呢石轻轻敲击的洛桑，寻找二十一个卓玛的陌生人，至死也未能想明白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三的活佛，还有那个大白天扛着木梯去约会的乌金，给孤独外国人讲被狼咬死的八只羊的孤独甲洛……当这些简单得你放下书便可讲给别人听的故事一个个读

完，你或许会像我一样，看到故事背后那一种与你身处环境里完全不同的生活节奏，情感世界。那一种光亮，那一种温度，就像你我头顶的月光，熟悉而又遥远，简单而又丰富。

任何一种我们渴望的生活与世界，我们都曾拥有过，不是吗？比如这头顶的月光，月光下曾经如洗的你和我。

最让我难忘的，或是《八只羊》。少年甲洛正一个人坐在草原上心痛他那昨夜里被狼咬死的八只羊，养够一百只羊是他阿妈的梦想，很快这个梦想就可以实现了，可是现在……不知什么时候，草原上走来个外国人，他的家在一个叫纽约的地方，而此刻他的家人在飞机撞向大楼后音讯全无。这样的两个人，在辽阔的草原上遇见了。他们除了彼此听懂“你好”这样简单的问候，其他的什么也听不明白。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给他讲他的八只羊，他给他讲他的亲人和家乡；他递给他牛肉干，他接过去嚼着，越

嚼越忧伤……

这是多么简单的故事呢，可这样的故事又是多么深刻！像头顶的月光，照亮了我们心底里最本初的念想，也照亮了我们彼此凝望的目光。有一种关爱啊，只要你用心去听，用心去看，就不会不懂。你若爱着，就坐下来吧，静静地将她陪伴。

“今晚的月光真好啊！”



肖复兴

- 作家，现居北京，曾任大、中、小学教师十年，后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北京市作家协会会长；1978年考入中央戏剧学院，开始发表作品，步入文坛。
- 他是新时期最早进行体育题材创作并卓有成绩的作家之一，30年坚持体育文学的创作，直至今日。
- 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集、散文随笔集和理论集80余部。作品多次入选大中小学课本。

【代表作品】

《啊，老三届》《音乐笔记》《蓝调城南》《青春回旋曲》《我的人生笔记》等



《音乐笔记》



《蓝调城南》



《我的人生笔记》



《八大胡同捌章》

【精彩书摘】

音乐本来就是“始于词尽之处”，如果语言和文字能够起到音乐的作用，音乐也许就不会在人间产生了。——《音乐笔记》

一个人的经历，注定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即使环境早早变化了，你已经被嫁接并仔细修剪成了另外一株树的模样了，但在不经意之中，你还是会从自己的枝叶之间洒下一些以往的影子，虽然影子里摇曳的是今天的枝叶，那魂儿却还是顽固地显露出来了。——《八大胡同捌章》

以前门为轴心，辐射东西的城南，曾经是北京城商业文化娱乐的中心，其历史的文化涵义，对于建设新北京保护老北京意义深重。不仅对于我，对许多北京人，城南，是一个情感深重的称谓，从口中吐出这个词儿，会有一种霜晨月夕的沧桑感觉，和从嘴里说南城，意思是绝对不一样的。——《蓝调城南》

在人生追求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如一只追逐毛线团的猫，在物质与精神之间盘旋打转，顾此而失彼。——《我的人生笔记》

须叔专栏

须叔、吃货、麦霸；微博控、豆瓣狂、重口味文艺犯。控制工程类教育科研，书影活动创意企划及主持，计算机培训，图书馆义工——文理世界的精分游客、小宇宙爆发的完美主义者。
<http://weibo.com/danys007>

肖复兴：用一辈子写作的老北京杂家

最近诸事繁忙，我的枕边书是这样的：“老北京的房顶铺的都是鱼鳞瓦，灰色，和故宫里的碧瓦琉璃成色彩鲜明的对比。虽不如碧瓦琉璃那般炫目，那般高高在上，但满城沉沉的灰色，低矮着，沉默着，无语沧桑，力量沉稳，秤砣一般压住了北京城，气魄如云雾天里翻滚的海浪一样。”

这本书名叫《北京人》，由著名老北京作家肖复兴先生所作。写这座帝国古都得天独厚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积淀。仅读到这一段文字，已经令人动容。书中类似内容还很多，每每展卷一读，令我沉心静气，渐忘白日俗务。

说起来，我的童年阅读和肖老还有些渊源。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后文艺大解放，许多文学家开始绽放才华，文学题材、质量的广度和深度都产生爆发；其中，报告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反应现实的一支主力军。徐迟、黄宗英、陈祖芬、刘宾雁等都是当时楚翘；《哥德巴赫猜想》《人妖之间》等作品都曾激起社会热烈反响和广泛讨论。肖复兴也是其中重要一员。他的《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就是我最早接触的体育类报告文学作品。在那个年代，体育还不是作为

现在高大上的人生圆梦标杆、或高富帅的赚钱捷径，还保留着朴素的群众体育强身健体的气质。肖老的文章第一次把运动员还原成普通人，把中国第一位国际象棋国际大师刘文哲从高不可攀的奖坛上请下来，从远离人们生活的国际象棋赛场拉回来，从一个普通女人的丈夫角度展开叙述。这样的写法是对之前浮夸刻板的文学潮流的逆反，也是符合人们现代的欣赏习惯，但在当时却受到不少质疑——带有政治色彩的伟大人物，怎么能写成市井之人？怎么能不用尽溢美之词歌颂其慧心将才？怎么能从生活的鸡毛蒜皮入手塑造？然而，正是这样颠覆性的写法，拉近了读者的距离、淡化了政治色彩、凸显出运动员真正的闪光之处；也让作为小读者的我眼界大开。从此开始涉猎更多当时“少儿不宜”的文学流派。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虽只是短篇小说，却达到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一个高峰，是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代表作，标示着新时期以来中国体育文学的成就，甚至还入选了加拿大的大学中文教材！以此篇和报告文学《其实奥运会已经开始》为代表，肖复兴的体育文学作品佳作不断、广获赞誉。其它出色的还有《向往

奥运》《银色心愿》《剑之歌》等等。他所写的体育文学是以体育人物、体育运动和体育事件等为主题和对象，更以文学形式探析体育的发展规律、价值意义和精神内涵，始终保持着对体育问题的独特思考，渗透着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此阅读他的作品，可以指导人们对许多现实问题做出价值判断和取向。自新时期以来至今30余年间，他对体育文学用力之多、贡献之大、收获之丰，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仍是首屈一指。

只可惜随着文学气候的变化，报告文学逐渐淡出了人们视线（近两年梁鸿等作品有回归的趋势）。**体育报告文学更是基本偃旗息鼓，让位于体育新闻报道，甚至球星花边新闻了。这是多么可惜啊！现在都说《林丹传》火，可是我翻开一看基本是流水账，顶多够粉丝们补补偶像历史，但又有多少东西值得长久咀嚼、获得体育和文学的双重收获呢！**

作为《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的爱好者，这个月我有幸和肖复兴老师做了一次现场对话。才了解到，肖老最早写体育报告文学只是因为被安排做了十多年体育记者、同时又钟情文学写作，才把单薄的体育采访延展成了独特的体育文学创作。不管他写普通人还是著名人物，都不用平面、静止的单一写法，而注意生活的纷纭复杂与人物多样的性格，给读者一种立体感。尤其为普通人立传，在写作时不满足于传统写法而力图有所创新，一直努力追求报告文学的真实性与文学性。尤其为人称道。由此看来，成功事业的起点常常是生活中不经意的巧合，与个人兴趣爱好的结合，以及长期不断地打磨和坚持。

这就难怪会扯出下一话题：肖老的写作是一个杂家的写作。只要从他不同时期的作品名字，就可以看出来：90年代的《青春的骚动》《和当代中学生通信》《一个女中学生的日记》《父亲手记》《早恋》等作品表达了他对青少年教育的多方面思考；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90年代末出版《戏剧人生》，2001年以《音乐笔记》获首届“冰心散文奖”，对音乐、戏剧

以至美学的研究始终构成他写作的一个脉络；2010年凭《京城旧事》获得“上海文学奖”，对老北京的回忆和追述达到一个高峰；2013年，《我的读书笔记》入选“2013青少年推荐阅读图书”，谈读书谈人生成为长期的写作版块……

这是一代学者的风范，长期耕耘、四面开花，对各种题材和内容都敢涉及、能深入。我读肖复兴老师《音乐笔记》，以为他是一位音乐教育家；读体育报告文学，认为他必定是位体育工作者；读《京城旧事》《八大胡同捌章》，脑海中是一位帝都博学宿儒文化大家，掌故野史，信手拈来；读近期的杂文、专栏，竟发现他对电视热播剧、国内外影星、电影走向如数家珍。于是，在对谈中我忍不住追问他，到底用了多少时间研究了多少领域？谁知道肖老却轻描淡写地回答我：因为写书累了总要休息，看看电视听听音乐正好换换脑筋嘛。听得我一头黑线……说肖老是专家绝对没人质疑，而我更喜欢、佩服的是他的杂家身份。

最后透露一下肖复兴老师未来的写作计划吧：有鉴于老北京古建和老人的消失、新作《北京人》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他写作此书的诸多感想，肖老有意比较系统地“扩写”《北京人》，把他幼时记忆中的老北京逐一追记下来。而且这不会只是回忆，肖老会一条一条地重走老北京胡同、采访老北京人，用私家历史加“口述历史”的新报告文学形式，记录下完全消失前的老北京。这里面第一要写的，就是新版《八大胡同捌章》。

一想到这位年近70的老人，痛心于新城市对故土文化的无情碾压，而立志为其作传的苦心，无比敬佩之余，内心不由一阵牵痛……

祝肖老身体健康，愿肖老宏愿早日实现，并，热切地期待大作！



乐石咖啡（北京）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三元桥凤凰商街S06号
新浪微博：@乐石咖啡
博客：<http://blog.sina.com.cn/rockstarcoffee>

这是一家从一开始就被人称为是“loft”风格的咖啡馆。什么是“loft”，乐石并不在意，但却也是这特有的空间格局和自成一体的个性，让乐石备受青睐。

乐石有两层楼，一楼和二楼的气质迥异却又浑然一体，按乐石人自己的描述是：
一楼是时代的，偶尔的一丝喧嚣，更让人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和人自身的存在；
二楼是永恒的，灵魂似乎可以游离于时间和空间之外，享受生命片刻的专注和安宁。
两层空间的不同定位，让乐石具有了包容性——就算在那里置入一个“图书馆”似乎也没什么不可以。



乐石，装了一座图书馆

是的，在乐石咖啡馆里，确实“装了”一座图书馆。由于一楼和二楼的开放及安静程度皆不同，所以看书人的心情自然也不同：
在一楼看书，心潮澎湃，人生充满挑战；
在二楼看书，拈花一笑，心外无树无台。

看书似饮，如果说在一楼可以开怀畅饮，美酒意犹未尽的话，在二楼则是轻啜细品，数不完色香味形、观摇闻尝，道不尽杯碟精美、匙箸流光，开放有趣和安静私密大可各取所需。

包容如乐石，就连图书的来源也很多元。**乐石图书馆**

的书，有些是店主精心购置，有些是为“青番茄IN LIBRARY图书馆”而配置，还有些则是“乐石书袋”的“书呆子”捐献赠送。馆里的书皆可供来者阅览，如若成为会员，还可借阅。馆内好书不少，有小说如东野圭吾，有绘本如启发系列，有旅行随笔如《搭车去柏林》，有杂文如梁文道《常识》，就算你和文艺不沾边，至少也可以翻开一本《恋爱心理学》或者《米饭杀手》。

书类的多元，令不同兴趣的人、在不同地心情下都能坐下来喝杯咖啡、翻翻好书。



乐石书袋，属于书呆子的欢聚

乐石书袋是依托乐石咖啡馆以读书这一共同爱好为基础，自发形成的松散型群众团体。乐石书袋的会员统称为“书呆子”。书呆子们在乐石既可以分享自己的读物，又能够借阅这个“大书袋”里的其他好书，还能定期参加乐石举办的读书会。

自2010年“乐石书袋”启动以来，乐石举办过大大小小的读书会和公益类的活动，比如今年三月初的分享沙龙“陶瓷的故事——从一个茶杯说起”、读书沙龙“生活的真相”，四月的“星星雨蓝色行动”，倡导为自闭症儿童“点亮蓝灯”。节奏频繁的各类活动，聚集了许多“书呆子”的参与，慢慢地，乐石书袋就真的成了一个大家庭，而每一期的活动就是一场欢聚。



混搭的乐石，大杂汇

乐石除了书，除了读书会，当然还有好喝的咖啡和有名的苏帮菜，简而言之，就是大杂汇。玩心很重的乐石，推出了一个星座系列的咖啡——如果你刚好点了当月的星座咖啡，或者点了自己所属星座的咖啡，则可以享受优惠。美食，也是让乐石声名在外的一点——苏州口味的美食。据说BOSS是苏州人，而做菜的主厨师傅也是从苏州请的，所以在乐石能吃到地道的苏面和可口的私房菜肴，让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咖啡VS星座

- | | | |
|------------|--------------|------------|
| 白羊座VS黑咖啡 | 金牛座VS意式摩卡咖啡 | 双子座VS百利甜咖啡 |
| 巨蟹座VS维也纳咖啡 | 狮子座VS拿破仑皇家火焰 | 处女座VS爱尔兰咖啡 |
| 天秤座VS卡布奇诺 | 天蝎座VS意大利浓缩 | 射手座VS焦糖玛奇朵 |
| 摩羯座VS炭烧咖啡 | 水瓶座VS拿铁咖啡 | 双鱼座VS香草天堂 |



叶锦添：人会消失，美不会

记者 / 冥哥 部分图片由叶锦添工作室提供

叶锦添，中国香港人，游走于服装、视觉艺术、电影美术、当代艺术创作间的著名艺术家。自1986年参与第一部电影《英雄本色》起，参与了多部电影、戏剧的美术、服装制作，合作对象包括吴宇森、李安、关锦鹏、陈国富、陈凯歌、冯小刚等知名导演，以及台湾著名表演团体云门舞集、当代传奇剧场等，创作足迹遍及中国、奥地利、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地。叶锦添最早在全世界推行他的“新东方主义”的美学理念，是让世界了解到东方文化艺术之美最重要的艺术家。曾以中英法等多种语言出版了作品集《不确定时间》《繁花》《寂静·幻象》《神思陌路》等。

叶锦添电影美术或服装造型部分重要电影作品：《英雄本色》《胭脂扣》《卧虎藏龙》《小城之春》《夜宴》《赤壁》《风声》《一九四二》等；并作为美术设计与李少红合作电视剧《大明宫词》《橘子红了》《红楼梦》。

进了崔各庄，又入何各村，记者一行人在导航的指引下仍然在尘土弥漫的乡村小路上多次迷路，兜兜圈圈像鬼子进村一样终于在宁谧的一号地艺术区里，找到了没有任何标识的红砖包裹的工作室。推开灰色的铁门，迎面就是叶锦添为即将上映的电影《白发魔女》设计的戏服，以及《梦渡间》艺术展中最引人注目的

装置作品——5米高的人偶Lili。工作间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道具、模特、布料，连角落里也挂满了定装照，没有给人杂乱的感觉，反而有种美术馆般平和的氛围和隐隐的一种在干啥大事儿的神秘感。我们坐在二楼简欧风格的休息室，在茶与烟的淡淡缭绕中，开始了和世界级美术大师叶锦添的对话。



大Lili 摄影：刘妍



低调又很惊人

不论是80年代的《英雄本色》《胭脂扣》还是后来的《大明宫词》《夜宴》《赤壁》，这些家喻户晓的作品离不开叶锦添的付出，他对文化底蕴的把握，日以继夜的推敲以及严谨入微的视觉设计都无疑做到了“锦上添花”。直到2001年凭《卧虎藏龙》斩获奥斯卡最佳美术指导前，他一直隐匿在大众焦点之外。

“我没有刻意保持低调，和很多朋友相比，我觉得自己算很高调的了。尤其在国外，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路人人都能认出我，有可能在大陆怎么高调都不算高调吧。最近在威尼斯，我在一家餐厅蹭Wifi，一大堆人围过来跟我聊天。老板还翻出手机里我的资料，结账时还不收钱，只要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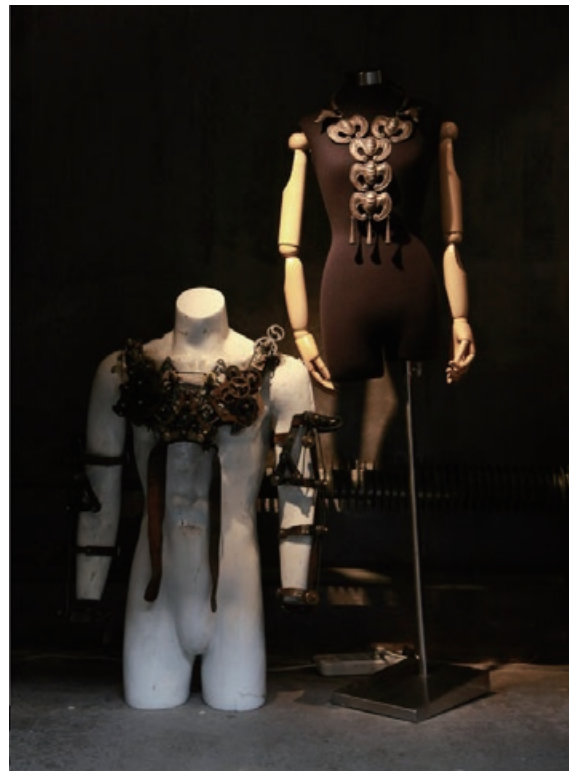
叶锦添曾在书中承认自己性格很矛盾，内敛却有浓厚的表演兴趣。他说他的所有创作都是源自这样的性格，“我自己不想上镜但又想做好多事情让大家发疯，其实跟李安有点像，低调又很惊人。比如一大堆人在聊天，他就会偷偷使劲一拉桌布看大家的反应。”

如今叶锦添写小说、自传，接受媒体采访，现实的语

言却一直是他的障碍，因为经常害怕被孤立，他不轻易发表言论。**“好多人天生健谈，但我永远没办法把自己弄成那样的状态。比如有人邀请我做访问，把我扔在那边或者把镜头对准我，他认为我自己可以搞定，但我就完全搞不定，不知道要讲什么，也不想讲什么。”**叶锦添最近在英国圣马丁演讲，他跟活动负责人协商一定要有人陪他聊天，否则他没话讲。结果对方临时有事离开，叶锦添保持了二十分钟的沉默，令慕名而来的满堂后生无比诧异。**“我坐在那儿真的快发疯，心里想真是要死了。还好来的很多人对我十分熟悉，一聊气氛就改变了，一直聊了两个小**

时。”

叶锦添大笑着说还有一个“很惊人的壮举”：田壮壮在艺术学院做主任时，也曾请他去演讲，结果两个人默不作声地坐在台上，抽了整整15分钟的烟，台下观众忍无可忍，于是直接进入Q&A（提问环节）。他解释自己在公共场合常无话可说的原因是——“我很抗拒sell（推销），有时觉得教学都是推销，聊天才算分享。有的人一开口就是整套完整理论，我很怕那种什么都讲完了，好像很厉害的感觉。我完全没有这种技术，也很讨厌这样的东西。”



“每个皇帝都有他的新衣”

继《大明宫词》《橘子红了》之后，叶锦添与导演李少红于2008年再度合作，接手新版《红楼梦》美术设计的重任。他花了半年多时间，深入研究古代剪裁，呕心沥血完成了四百多套衣服的设计，试图去发掘一种贯通当代的东方古典美。然而，额妆等戏剧化的造型掀起巨大争议，甚至铺天盖地的恶搞。网络调查显示，大多数网友难以接受新版的人物造型、服装，认为“怪异、阴暗、妖气重”，学术界也一片炮轰。这之后，叶锦添出版了自己的美学自白书《神思陌路》，不囿泥于熟悉的领域中翻搅，不甘于现状，冒险、建构“未知”始终是他追求的创作核心，当时处在风口浪尖的他只用了简单的一句来回应：“我不可能再做以前的东西”。

对于“新红楼”，叶锦添起初有两套美术方案，一是写实，二是写虚。他认为应该用中国的语言和节奏来讲故事，但原著各处形容不甚统一。“曹雪芹用了很多风格来写，有时很写实有时又很诗意，比如黛玉写诗又葬花用写实的方法来拍就会有点不协调。书中有好多半幻半真的场景，我就想，如果像舞台一样做假，但却去追求一个真会怎样？”他索性假做真时真



亦假，大胆地在设计中使用了戏曲的符号。

当聊到网上有报道说《红楼梦》是叶锦添迄今为止最遗憾的作品时，他立刻打断我们的提问。“没有，不是我说的，都是无聊的人说的。”叶锦添说自己没有丝毫遗憾，对他来讲已经留住了那个感觉。“本来是个伟大的想法，得到剧组和红学专家的认同，可能是还没有到创作这个东西的时间，相信以后会把它创作出来。中国的文化，你不到这个份，就讲不出什么。因为过去的每个动作都是自己决定做的事情。如果你叫我再做，我还是会拉着大家往前走的。”

有位网友如此评论：“新版红楼的美术设计有点‘皇帝的新装’的感觉，行家们都说好，因为是叶锦添的作品，如果说不好看就说明你不会欣赏，而观众都不满意，因为观众是说实话的那个小孩。”这似乎巧合地对应了叶锦添曾讲过的一句“每个皇帝都有他的新衣”。对于质疑相当淡然的叶锦添，言语中也透出知音难寻的无奈和艺术家的骄傲固执。“这关乎态度，因为我一直在往前走，当然很喜欢听到意见，但是真正有见解，打动我的意见很少。好多人讲得根本不具象，我不知怎么回答。李安很难得，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执行力，更有艺术性，懂微妙的度的把握，能切中



摄影：聂凡鼎

要害，这样的意见我就听得懂，虽然当着他，我还是会说无所谓啦，我就是这样的人又怎样。如果真的和导演意见不合也没关系，我会以专业的态度来完成工作，一定给他的比他要多，一定帮他加分。同时我会跟他沟通自己的想法，并且可能落实到一个程度，而不会因为分歧，就从一开始放弃自己的想法。”

“摄影，好像和上帝对话”

“我以前很喜欢画画，从小心目中就有很多怪异的形象，随手可以画出来，这种特质有时很吸引人，有时也很难被人理解。我一直尝试去理解自己这些东西是什么，像出拳一样，越练越快。”叶锦添说自己是一个害怕寂寞的人，于是放弃了当一个寂寞画家的愿望，把兴趣转向与人相关的摄影。“我哥哥是摄影师，他女朋友太多了，我一个都没有，我告诉自己这样不行，一定要赶上他，这就是我（学摄影）的初心。”

作为一个在各个领域都有惊人成就的全能艺术家，叶锦添觉得自己更像一个摄影师，他尝试用摄影去找寻与某种神秘脉络同在的感觉，无心观照，像写日记一样执着。“摄影师是不在时空里的，最讨厌的摄影师会令观者感知到他的存在。不管在世界任何角落，我喜欢拿相机随便偷拍经过的人，现代人行走的状态很特别，很少有理智和机会去防备，有点类似动物的状态。很多年我都坚持这样拍，拍完后把它们排到一起觉得好屌啊，可以看到真的时间，每个普通人的状态记得好清楚，很有意思。”

人们通常认为光影的瞬间之美可遇不可求，而在叶锦添看来，摄影是在试图捕捉超越时空的真实影像，从中发现自我，这样的影像往往在千万瞬间中才能遇见一二，不在于巧合，而更像一种意志的追寻。“有点像钓鱼，你不知道鱼几时游过来，也不知道自己几时能钓到鱼，但你必须全神贯注，忽然有想法就拍。冥想状态就是整个人卸下防备，完全打开，靠直觉去捕捉那些千变万化的宇宙能量，好像和上帝对话。”

叶锦添还讲了在威尼斯拍戏发生的一件有关拍照的趣事。“我的助理是当地一个知名收藏家的女儿，她带我到处参观，我就很丢脸地把相机拿出来。我也知道自己这样非常不酷，因为人家当我是大师。她忽然跟我讲了一句：相机是你手的延伸吗？我一听，觉得好像是上帝通过她，跟我讲另外一层含义：相机已经取代

了你对所有事物接触的面吗？后来我就一天都没有拍照，认真地看。哇，最后看到一个工作室实在太漂亮了，是我梦寐以求的，又忍不住把相机拿出来。后来她就一直不讲话，觉得我真的太不酷了。”叶锦添一边说一边自嘲地哈哈大笑。

我们应从哪里学习，又在哪里遗忘？

成长于文化破碎混乱的殖民地香港，童年孤独和被忽略的记忆挥之不去。带着对现实的不满和迷惘，少年时的叶锦添身上压着仅有的盘缠，心怀远大的志向，踏上浪迹欧洲的旅程。他不断穿梭于博物馆、画廊，沉浸在前卫与古典艺术中，被西方世界对文化坚定的传承与传播深深打动。多年来，叶锦添游走东西，与各国艺术家合作的经历令他深信，本土文化不应该只是附庸西方的标准，传统会带领我们走向未来，而保存传统的唯一途径是找到一种可以连接古今的心境，不断将其翻新，达到共同的骄傲感和归属感。他始终在思考：到底，我们应从哪里学习，又在哪里遗忘？

叶锦添很崇尚60年代的前卫精神，黑泽明、帕索里尼这些疯狂的影像制造者不断颠覆传统历史，无限真诚地为自我呐喊，直到今天都能在每一格底片看见反叛的力量和纯净的热情。他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跟西方艺术家更接近，也由衷钦佩他们在一个没有条框的世界，仍然能远离自我膨胀，延续创作生命。“虽然他们比我们成功很多，但心还是很简单，中国有点复杂，没有那么的无条件。商业造成全世界价值观越来越相似，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东西比商业庞大，中国的美学教育都是庸俗的商品，好多东西都遗失了，很难让人感动。”

“我看到蒙娜丽莎，会觉得自己就是蒙娜丽莎，思考达芬奇怎么表达自己，为何画里出现了他自己的脸。西方文化强调人文主义，以人为本，他们一直在上帝视角的三角形里执行做人的最高标准。而东方文化讲究自己先消失——虚空无我，这种区别造成了不一样的发展。东方主义是被中外都误解的东西，新东方主义的新，是post的意思(post-oriental)，不是推翻，而是分解。当你有我这种眼镜，所有东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接收到的不是形而上，而是更直接真实的精神层面。”新东方主义正是向这个无尽遥远的源头探索，以多维的角度自在分解人间的限制，经历虚幻，直观其貌。



《梦渡间》叶锦添个人艺术展（2013年） 摄影：刘妍

吸取古今中外的精彩养分，叶锦添的作品向来呈现出世界化的美学，但他认为东方的文化语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亚洲的艺术家必须要在有限的资源内，向着世界中心挑战。学习尊重自我，学习尊重他人，找寻属于自己的出路。“东学西渐不是我说的，自己现在需要为东方做些事情，尝试帮助大家明白它怎样发生，内容是什么，但新东方主义并不是我的全部，不是我一辈子背着走的东西。”

人可能只是一个幻觉

叶锦添一直渴望逃离所谓现实，感受灵魂的真实存在，Lili或许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出口。Lili作为拟声，代表重复的众数，是叶锦添玩的一个游戏，暗示事物因为人的命名就在人的世界里有了一个位置。她根本就不存在于时间里，不管在何地以何种形式或比例出现，只要她的名字在，她的原型就在。

他用摄影机记录在琐碎的生活场景中，人们对不同样貌的Lili产生的有趣反应。“我把她放在酒吧，好多人明明知道她是假人还一直和她说话。连太阳马戏团的导演Franco Dragone都好喜欢她，每次来我工作室就一直和她聊天，聊到我们必须提醒他要开会了。在台湾作展览，不少人在留言板留言，问Lili有没有男朋友。在今日美术馆展览Lili的前身——原欲时，有个老外从早上到下午一直在给她拍照。”值得一提的是，原欲这件真人大小的雕塑作品有一个装置，会安安静静很慢地流泪，“这个表情很特殊，沉默地眼泪不一定代表悲伤，也表示生命力和共同语言，好像她明白人的痛苦，会让人很放松地和她对望许久。”

制作Lili的初期，叶锦添参考了魏晋南北朝的犍陀罗佛像，当时犍陀罗在西域产生，所以是西方人的样子，到了中国的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地方的不同人所雕刻佛像是不一样的。“唐朝佛像定形之前，每个地方可以按照当地的审美去画佛像的脸。就造成了南



北朝时的佛像由非常多种美学组成，所以佛像就是人心中的像。”之后他凭直觉用了一个多月去搜寻现代人最容易产生共鸣和喜爱的一张大众脸，把一个大家似曾相识但并不存在的虚无形象，重新放回人间任何地方。“不管在电脑桌前打字或者挤公交车，因为画面都是合理的，人们就觉得好像她并不那么假。”直到叶锦添完成了Lili的大型作品，才顿然发现玄妙之处：原来在我们生活的空间里，所有东西都恰巧围绕我们的比例，因为巧到一定程度而成立。人可能只是一个幻觉，我们的存在也只是空间中的一种可能性。人最大的错误就是认为一切固有比例都是理所当然，思考比例，身体比例，认知比例都是已知高度，这之外其实有一个更大的重叠世界。

叶锦添说《没有我们的世界》一书（艾伦·韦斯曼（美）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注）带给他极大的震撼，对他创作Lili有着重要影响。这本书讲述了没有人的纽约城如何变回大自然的过程，人类历史会无意义地消亡，但其存在的物质性会在时光废墟中残存下来，成为宇宙故事的一部分。“从物质世界的创建到现在电子世界的覆盖，好像人类走了一圈。站在这个节点，世界又重新在我面前摆成一个全面的

东西，我觉得世界末日也差不多了，除非我们有一个新的存在形式出来。”叶锦添认为Lili的精髓在于，经过许多年，这件艺术品周遭的人们一直在变，而没有生命的装置不会变，她可以提供一个离开本体的角度，让人投入情感并联想到自己的生活，类似演员唤起观众情绪，但一切都不是真的。Lili所呈现的是一个空的世界，反影出时间虚无的镜像。

“我不相信有生之年，我有感觉的东西都会是我的。”

作为一个美学探索者，叶锦添坚信来自于东方传统文化的思想瑰宝，一定会在当下物欲横流的社会重生。然而他不希望带着文化使命感进行创作，他认为艺术感动人的地方并不是去追随某种最高的指导原则，而是一种经过磨练的真挚，是一种发自内心，纯粹自由的感受。“我希望别人的尊重是有助于我创作的，我做艺术展从来不用关系，如果它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就让它这样。我依然会花那么多时间来做，只求出来的作品是很真的，最后所有努力叠加在一起能有力量。办展时，我经常带朋友去，在旁边喝酒聊天，现在艺术家往往都做好卖的小型作品，很少会像我做大型的

不出售的作品。”

《神行陌路》后记中有一句话：人会消失，但他们留下的美感却不会消失，这就是文化的底蕴。活着的人，与曾经活过的精神世界共融，留下的只是一种态度。当被问到有生之年希望给后世留下什么时，叶锦添的回答很出人意料。“我不相信有生之年，我有感觉的东西都会是我的。活着的人与曾经活过的精神，是我跟另外一个我在沟通。如果要让大家理解，要重新把它摊到时间点上。你会说某件事是星期一发生的，但在我心里哪有什么星期一星期二。睁开眼，以前、现在、未来都在这儿了，没有时空，没有白天晚上，比如Lili的作品我拍了一千个白天和晚上，全部排出来，每张照片根本分不出来，只知道她和这些东西有联系而已。”

叶锦添说他最怕掉进理想主义的陷阱里，不会耗费任何一份精力在不重要的事情上。“理想主义者每天会为了找不到的那个东西而哀伤，我也有很多目标，但没有所谓理想的限制。人有时候像流水一样，总有一个方向，自然会到那个点。我不是那种相信自己无所不能的人，但在对未知领域的Explore(探索)中不断对自身产生兴趣，这种单纯的尝试中发生的惊喜是属于大家的，而不是我一个人的。”

“全都搁下吧，当你更自由，剩下的就是你喜欢的事了。”这是叶锦添曾经发的一条微博，他和天底下所有艺术家的渴望相同——追求一种洒脱，可以无所羁绊地创作，摆脱个人与现实的限制。“我常常徘徊在这个问题上，比如我要做什么才能让全世界人都看得懂，大家都支持我，这个很恐怖。好多人不明白，觉得我做的东西根本一文不值，当然这样也不见得不好，最重要的是出发点。身在这个空间，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秘的通道被封住。最能引发人潜能的应该是痛苦，长期莫名的折磨，奇特的东西便会从中诞生。好的定义是什么呢？我的回答可能包括了这些痛苦与折磨。当你到达一个高度，好的坏的就没有定义了，你根本不会去想这些。”

“要怎样才能填补他创作上的饥渴”

叶锦添曾为了创作，身无分文去往台湾，刻意把自己

安排在不安定的状态中，常三餐不继，住在木板隔间的破公寓里。困顿的生活，他却乐在其中，全心全意找寻原创的可能。在那个充满人文气息，高手如云的艺术丛林，侯孝贤、白先勇、林怀民等文化精英的创作热情和个人理想鼓舞了他。经过七年艰苦的舞台创作，一步步积累能量，叶锦添最终通过《卧虎藏龙》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师。此后，他更加挥洒澎湃的想象，频繁地跨界，尝试全新的媒介，丝毫不见怠惰地挖掘自己超乎常人的天分。

张靓蓓在《神思陌路》的导读中道出了很多人共同的好奇：“看到叶锦添的拼命，有时真想问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发自在激情，鞭策他不停地朝艺术之路探索？要有多少的艺术类别，才能填补他创作上的饥渴？”叶锦添认为自己一直是个很懒的人，不过他并不觉得创作累，反而在每一个领域都能找到趣味，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胃口”有多大。“对我们来讲，创作就像吃饭一样，你不吃饭不行，就会饿死，但你吃饭就会开心，而且每天还要吃不同的饭，这方面的野心、好奇心很大。我接下来在香港办Lili的展，就会传达我关于香港特定的记忆。我在构思一个新的作品，表现三个Lili之间的关系，也在做一些完全西式的衣服，还想做一个外国面孔的Lili。我很想做好玩的电影，我和李安有可能很快就会有合作，他要发明一种新的电影语言体系，在纽约的时候，他跟我讲这个的口气——‘哇，不得了’，我知道他在钓我的胃口。”

短短几句便印证了这个“懒人”的创作永远都保持着进行时，让人联想起李少红的评价：“他像一部制造奇迹的矿藏，在不停喷发。而这也让我害怕，使我忍不住会体恤地提醒他说，你不可能不休息，不可能没有生活，他永远在讲他的很多计划，歌剧、电影、小说，还有摄影展、美术展、唱片。”

然而，叶锦添曾在自己的书里吐露心声，生活对于他，仿若一个没有实体感的世界，他一直凭着一种单纯的动力去找寻一个内在幽深的所在。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宁静。在他看来，真正的创作是带着苦涩与无限的孤独感，在不断泛起的记忆与自我显现中，他逐渐找回失落的东西，去抗衡人最大的宿敌——寂寞和慵懒。





摄影：聂凡鼎

《文周》：《神思陌路》《神行陌路》很有体系地展现了您对东西方美学的持续思考，写了多久呢？

叶锦添：都不算有体系啦，第一本写了十几年，第二本也有六年，现在接着写第三本，应该也要几年吧，因为我写的东西几乎是把我的经历都写进去，而且完全不着急，写作也是帮助我自己去整理。

《文周》：我很好奇醉心于创作的您，是否也有生活化的、俗的一面呢？

叶锦添：每天都希望自己俗，俗好啊，俗才能跟人家生活在一起。我是城市人，离不开城市的速度和节奏感，每天需要新的资讯，和社会脱节就不好玩。我节奏很快，也可以一个人很长时间地安静，但那个部分的我就很难跟人聊天，我又喜欢跟人有话题，好融入社会。

《文周》：您曾在书中提到哥哥投身佛门，能谈谈跟佛教的渊源对您创作的影响吗？

叶锦添：我从小就对宗教和哲学思辨很有兴趣，11岁的时候我很疯的，哇，那时真是英雄啊！有一次我正准备考试，很烦，不想看书，一个人坐在屋门外很无聊。后来就来了两个世界上最难缠的人——摩门教来给我传教。他们没有见过有人听得那么入迷，我听完很好奇，问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越来越觉得不对劲，然后第一次听到摩门教的人说他们有事要先走了。中国文化一部分有意思的沉淀就是佛教了，我以前念基督学校，所以没有把两个宗教分得很开，觉得他们很接近。我很相信缘分，有些东西总能一直吸引我，但

没有道德标准，我的作品有很多黑暗，不会刻意去追求美好。佛教有一点我很难接受，它一定是朝普及人的善良方向发展。我觉得天地不仁是正常的，我不相信天地会在人的道德标准上有所谓执行善的力量，真正的善应该在于人本身的取舍。

大乘佛教已经远离佛本来的空性，善的社会性质是一种愿力，在那个时间制造出善的社会，所以我本身不会把精力放在宗教上，我比较把它看成不是宗教本身的东西。

《文周》：您自称是“书的奴隶，与生俱来爱书”，平均每天会花多少时间看书呢？选择阅读的书籍时有什么标准吗？

叶锦添：现在都没太多时间看书，旅行的时候会重复看自己的书，一是检查和自己现在所想有无出入，二是给自己一种集中思考的稳定感。无聊的时候喜欢看村上春树，但现在都已经看完了。比如《舞舞舞》的语言风格虽然属于80年代，已经过时，但很多人到现在都没办法达到他的境界。我看很多书是为了吸收养分，这些都会影响我的创作。我没念过大学，但专跟大学生拼。他们不懂什么，我就要马上懂，最后他们听我讲，还很佩服我。我通过看书整理自己的知识体系，越走越远，很多会深入到影像。因为做舞台设计，和国外品质很好的知识分子有很多交流，了解到很多讯息，有些可能是可以一辈子玩下去的朋友，好玩得不得了。现在内心很丰满的，对什么人都不怕，强大得不行的感觉。

《文周》：您曾说希望想去哪就去哪的生活，现在呢？

叶锦添：我对自己的内在世界有很强烈的好奇心，非常不容易满足，需要不停地在外界找东西来探索自身潜力，所以我的创造力很旺盛，从来没有停过。比如，我在青藏高原看到藏族人的生活，就很有感觉，也很想去世界其他的原始部落，接近泥土，去感知人类远古的记忆，可惜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去。我自己也很懒，又是一个路痴，放我一个人在外面，我一定死定。得有人带着我，讲话也要人陪着我。幸运的是，现在我拍戏、做艺术作品，有时有些很奇怪的人会带我去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就认识全世界很多像Robert Wilson这样的奇葩。这让我内心很丰富，想知道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做什么很厉害的事。离谱的东西在大陆没办法达到，我就去外面。大陆目前还很封闭，没有一个面向世界观众思考，创作的人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迎合评论中，他们会把你拉垮，还觉得你一文不值。

《文周》：最后，您能给学艺术的后辈在提升审美方面一些建议吗？

叶锦添：这个问题我也很头痛，首先不真就不好玩，但不见得每个人都受得了真的东西。我碰到过一些很有天分的年轻人，不小心接触到真实，搞得自己很不开心很不成功，所以我很难给意见。有时你开了一些东西就停不下来，好比购物之后，商家会一直发促销短信给你一样。不过，通常问我的都是怎么变成我那么成功啊，我说你去拜佛，这样最快啦！我确实是一个很不成功的人，因为就算我成功了，也会一直搞到自己不成功，我会故意搞出很多麻烦。

后记

短短两小时的采访，爆发了多次群体大笑，让楼下的随行工作人员感觉颇为诡异。采访结束后，当我们说很想看看常陪伴叶锦添生死同坐、喝咖啡的那个美奂的骷髅时，他像个顽皮小孩炫耀自己独特的玩具一样，得意中带着狡黠，酷酷的伸直了二郎腿与之共影。

叶锦添还告诉我们，他一直处于感官收放自如的冥想状态，无须特定形式，创作就是他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契合点。“比如我现在看着你的眼睛，知道你也被拉到一个冥想状态。人和人沟通最神奇的一点就是，如果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真心沟通，没有杂质，真正



感觉到以前狭窄的想法得到释放，就不是时空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聊天可以聊个三天三夜。”末了他也不忘搞笑地说：“当然在现实中，我还是会坐沙发，不会坐在尖的东西上面，哈哈。”

叶锦添工作室的微博一直以Blind Date为名记录着他充满诗意的生活随笔，从中可以窥见他庞杂的知识体系和丰富的内心。然而和他聊天才发现这个平易近人，讲话简单直白的香港大叔，实在和印象中高深莫测的美学大师判若两人。例如，拍摄街头行人这个被叶锦添称作“好屌啊”的爱好，其实在微博里是这么形容的：“城市在亮丽的展示着它的色彩，穿流其间，现实的人间成为了背景。我们看到梦想的角度，无意识的追寻着那种梦幻。但是在匆忙的步伐之中，偶尔会于真实交接，这时候我被城市的另外一种景观所吸引，与这个时尚想象世界截然不同的，是一个真实却又暧昧相连的人生。- Blind Date No. 188”此刻重新翻阅他的书籍，仔细回味他在谈话中不断引发人思考的智慧火花，我才逐渐领悟，为何舞蹈家Akram Khan会认为“活力洋溢的定静”这句话最能贴切形容叶锦添这个人了。

春日， 就该听一场 这样的音乐！

—— 北京世界音乐周之Ray Lema VSNP Quintet

2014年4月19日 | 北京后山艺术空间
文 / 吕伟 后山艺术空间



Ray Lema

有些意象相遇时，总让人情不自禁，比如——春日，慵懒的灯光，迷醉的声响。

赶到Ray Lema VSNP Quintet在后山艺术空间的现场时，发现场内摆满了高大的木条凳，人们早已挤挤挨挨地坐下。

裹着紧身套头T恤的Ray Lema坐在钢琴前弹琴，时而专注低头皱眉，时而抬头微笑看着他的搭档萨克斯、小号、贝斯和鼓手，几个人随意在舞台上站开，分外轻松。Ray Lema的中文译名分外有趣——雷乐马，读起来就像是眼前这个轻轻快快的音乐人。

正自顾回味，温柔的曲调渐渐激昂，鼓点自然地凑着节奏进来了。原来钢琴并不总是轻慢地抒情，鼓亦不只是节奏的指挥——当钢琴和鼓声碰撞在一起，意想

不到的氛围带着人渐入佳境。时而细密紧凑，时而舒缓轻悄的鼓点挑逗浑身的每一处毛孔，暧昧的浪漫时刻总是你情我愿。

把Ray Lema定义为钢琴爵士，可又偏偏没那么简单——五种乐器杂糅得层次分明却又饱满圆融，一贯而终的钢琴，贝斯、萨克斯的铺陈，突如其来却又恰到好处鼓点，再加上Ray Lema随性的轻声哼唱，一切完美得让人忍不住手舞足蹈。Ray Lema太擅长与各种乐器对话了，以至于我们无法准确定义他的演奏属于何种风格——遇到丛林就顺从曲径，拾阶而上，不经意的峰回路转，就是一条湍急的河流。他们的音乐是扑面而来的风景，充满了自由的风景，但Ray Lema脸上的表情写满得意和轻松，并不担心有危险出没。

被尊称为殿堂级钢琴家的Ray Lema在1992年获得法国文化部Chevalier des Arts et des Lettres du Minist e re de la Culture de France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03年获得了法国Django d'Or终生成就奖。他曾出版过十八张风格多样的唱片，并相继在欧洲、美洲、非洲和亚洲受邀做巡回演出。组成VSNP Quintet的音乐家们，都是Ray Lema多年的合作伙伴。Etienne Mbappe以贝斯演奏充当中非音乐传统中的Master drum（主鼓）角色，与Ray Lema富有旋律感和控制力的钢琴演奏配合，对年轻鼓手Nicolas Viccaro的热情和能量作或冷静或煽动的调动。而鼓手与两个管乐手——中音萨克斯Irving Acao和小号Sylvain Gontard的配合又如此相得益彰。



或许是因为法兰西这个浪漫之国，让定居法国多年的Ray Lema，将植根于黑人音乐里充满灵活个性的不规则小调与法国香颂融合，使我们在这音乐中慵懒地漫游，沉溺着微醺。

此时逢酒如遇佳人，或是香甜馥郁，或是清冽甘回。就着时而低沉忧伤、如泣如诉，时而强劲高亢、激动奔放的声响，无酒之人自醉，有酒的，索性任其一醉再醉。

现场随处可以见到热情快乐的外国友人，低声细语各国语言交织，让此刻的氛围更有异域情调。坐在我前排的年轻外国小伙的扎啤杯空了再斟满，不时咕嘟一口，摇头晃脑自娱自乐，一晃神好似真的置身塞纳河畔小酒馆。一曲唱罢，口哨声四起，欢乐得不得了！

据说Ray Lema出生于刚果的一列火车上，不知道那列火车的目的地是何处，不知道当时的窗外是怎样的景象，也不知道车厢内的众生百态，但光是想象一下都觉得肆意而神奇。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机缘，他的音乐里天生就有着不拘于某个世界的血液而流淌，才有了如今Ray Lema VSNP Quintet在世界音乐周上如此不可复制的绝妙演出。

缱绻春日。摇晃醉梦。

小酒馆里稀里哗啦醉一醉，无心地伸个懒腰，在喜欢的人身上甜腻地倚靠，没有个lazy bone的音乐在耳边起伏岂不遗憾？春日，可不就该听Ray Lema么！



共享世界音乐的精神世界
——访树音乐创始人、CEO姜树
记者/骨朵



北京世界音乐周，从4月15日至20日，树音乐邀请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民族的音乐艺术表演者们，为观众奉上多场趣味十足且风格迥异的世界音乐盛宴。

与市场普遍意义上的演出所不同的是，北京世界音乐周主打“世界音乐”概念，用音乐艺术彻底打破地域间的界限与隔阂，找回人与人消逝已久的交流与温度。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音乐家们将在台上台下进行更多元化的作品融合与音乐互动，以促进民族间的艺术交流。

《文周》：今年的北京世界音乐周的演出上，哪一场演出是你个人印象比较深刻的？

姜树：来自荷兰的Spiral Trio。他们给我们带来坊间传说已久的神秘乐器Hangdrum，它类似UFO的外形以及它本身所蕴藏的美妙音色，除了用“神奇”，你很难找到一个更合适的词汇来形容！更令人惊喜的是，我们首次目睹了Hung drum+ tabla（一种印度手鼓）+小提琴的神秘合奏，无法按图索骥的稀奇让现场的观众陷入一次从未有过的神秘体验之旅，从一开始你就被带到那从未到过的陌生地带，迷失、惊奇、放松、紧张——种种体验在空间的穿梭和想象，唯有印度音韵的小提琴和tabla给你片刻的指引。我们最终完成了一次稀罕的音乐之旅，这样的稀奇音乐会在国内真的极少！

《文周》：这次北京世界音乐周的演出效果达到预期了么？从最开始的计划到执行上，有没有出现过什么困难？

姜树：算是超出预期吧。其实决定立项“北京世界音乐周”是在去年，一些工作上遇见的问题我们是有一部分预想和应对方案的，这是因为我们去年做后山音乐艺术节的时候总结了不少引进“世界音乐”在国内演出的经验。所以在今年的“世界音乐周”项目执行的过程中，还算顺利。我们曾经担心媒体对“世界音乐”的认知及重视度，但实际上这次北京世界音乐周还是获得了媒体相对好的重视，这让我们感到欣喜和鼓舞。

《文周》：你对世界音乐怎么理解？

姜树：世界音乐是植根于古老的民族或者地域音符元素的音乐，以及多民族音乐融合后产生的音乐，它的融合性较强，“高大上”是一种诙谐的描述，实际上世界音乐是最亲切的，可以与你轻易地摩肩接踵。世界音乐的精神世界相对稳定，这个很重要，值得我们可以自然地与之亲近、交流。

《文周》：去年的MOMA后山音乐艺术节上也邀请了国内外的很多出色的民间表演团队，其中有不少也是世界音乐范畴的音乐人与乐队，为什么一直关注世界音乐？树音乐是否会长期关注并推动这一类型音乐的演出么？

姜树：是的。比方去年在MOMA后山音乐艺术节邀请的来自日本的仓桥容堂，是日本当代最负盛名的尺八大师，还有印度的宝乌尔之王The Baul Bengal——由85岁的Purna Das Baul率领，他们受到了Bob Dylan、Mick Jagger等国际巨星的崇拜。世界音乐是世界的，它的属性说明它可以属于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民族共享的精神世界，它是相对稳定、坚定的，它的价值核心好比是黄金、钻石。我认为世界音乐最可贵的实际上是这种音乐的“恒定属性”，这才是对它们从未停止过期待的真正意义。所以，我喜欢世界音乐，并愿意将更多的世界音乐引进中国。树音乐一定会长期关注并推动world music在中国的发展和交流演出，并且会致力于将中国的民族音乐、原生态音乐等世界音乐范畴内的音乐推介到更多国家交流。



《文周》：在这些乐队的选择上，你们有没有什么标准？

姜树：有的。根源音乐、民族音乐、民族融合音乐、根源与当代结合后产生的音乐新支系（是主要的选择范围），并且所有艺术家在世界音乐领域都获得了认可或者较普遍意义的认定。目前情况是这样的，但实际上这样是有局限性的，只是这阶段是我们希望能减少沟通成本的捷径，希望以后我们（在乐队选择上）可以更开放。

《文周》：你们邀请的乐队里有很大一部分对国内乐迷来说非常陌生，是否考虑过宣传上的困难？你们如何平衡可能遭遇“冷场”的风险？

姜树：世界音乐有很多，因为地域的广泛性、民族的渊源使然。目前，我们会邀请来被西方世界音乐体系认可的一部分音乐人和乐队，但这些对国内乐迷来说的确往是陌生的。之前担心过宣传问题，但后来我们用了我们的宣传方式，现在看上去还算可以，照此下去，显然未来还可以更好。既然它是试验，或者说是尝试突破的阶段，我们就应该理智地接受冷场的考验——这不是问题，风险自然在立项时期就预留了放置空间。所有的热场都是由冷场过来的，冷场仅仅是初级阶段。而实际上，我们每一场演出都几乎满座，并不冷场。

《文周》：MOMA后山音乐艺术节和北京世界音乐周两次活动落幕之后，您能与我们分享一下国内世界音乐受众大概都是哪些？相对于一般的livehouse、酒吧现场的乐迷来说，有什么不同？

姜树：我们梳理了一下，发现社会精英群体是世界音乐演出的一个重要歌迷组成群体，并且相对稳定。他们多从事金融业、商业地产、文化教育领域等等，在中国的外国人和部分海归也是一部分群体构成。他们大多不是“热血青年”，相对而言，他们表现得更知性和冷静，他们对生活的精神积蓄有着更清晰的建设思路和储藏脉络，往往见识广泛，有较强的自我属性，综合知识体系相对全面。这边细声笑语，那边振臂呐喊，各取所需，各有不同。因为，无论人生还是生活体验，都是分阶段生长和发展的。其实，都挺好的。

相遇

——疗愈之声·

音乐治疗体验

4月19日 | 北京·今日美术馆 | 嘉宾：Stephan Kühne、巫娜

主办：《文艺生活周刊》《心探索》

记者 / 冯宇华 摄影 / 肖潇

【音乐治疗】

在音乐治疗体系中，通过听音乐来纾解压力，调理身心只是极小的一方面。音乐治疗的核心是相融——让人参与到音乐的过程之中，人的身体可以是乐器，甚至呼吸、心跳，都可以是音乐本身——这并非一种创见，而是触摸到了音乐的本源。

在此次活动中，“人与音乐相融”是一种核心体验，同样的，这种体验并非蜕变，而是回归。在这一过程中，音乐的狭隘定义将会被打破，一些关于身体、经历、精神状态、灵魂的秘密会毫无掩饰地流露而出，这便是治疗的开始，同时也是治疗本身。

【嘉宾】

Stephan Kühne：柏林Musik therapeutische Arbeitsstätte(音乐治疗师培训学校)培训督导，就职于柏林唯一一所人智医学医院 - Havelhöh社区医院，担任音乐治疗师。其音乐治疗方法集中在身心统合问题、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慢性疼痛等方面的治疗。

巫娜：当代最有成就的青年古琴演奏家之一。音乐人窦唯的古琴老师。活跃的跨界演奏者，不断和爵士、摇滚、实验等领域的音乐家合作。同时也按照自己的理解演奏古曲，探索古琴音乐与精神在当代生活中的意义。往来演出于亚洲、欧洲、美国等各个国家。





相遇在“地下博物馆”

四月的天，乍冷还寒。一整个上午没有晴起来，还落了几滴雨。天色低垂着，仿佛在怪罪空气中飞舞的柳絮挡住了阳光。我想主办方选错了时间，在这样一个下午举办一场关于疗愈的活动，会不会整个活动现场昏昏欲睡？会不会有人在现场哭成一团？在这样的天气中，焦虑，强迫，抑郁，肿瘤……都会沉沦下去吧，它们会和这天气纠缠不休，撕咬着互相下坠。谈何疗愈？

去今日美术馆的路上，还湿着的马路边几个身着校服的年轻人在拉扯着等车，我像幽灵一样穿过他们的目光，自以为能作为一个空镜头承载下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可在这干燥的城市潮湿天气下，画面变得比声音重要，印象变得比本质重要。就像今天的天气，不会痛痛快快下场雨，却也没有办法爽爽快快地晴起来。

很多人大概都跟我一样有在路上戴耳机的习惯，但当我走到美术馆二号楼二层时，却不由自主地摘下了耳机——白墙，微光，不再需要将自己隔离也让人觉得安全的场所。工作人员们忙里忙外，却不显得慌张。楼梯左侧透明的玻璃门旁边是一整排摆放齐整的乐器，有简单的锣和铃，样式好看的手鼓，还有许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像是来自民间的乐器。因为天色黯淡的缘故，他们像是陈列在地下博物馆里。人渐渐多了，有人在蒲团上打起坐来，在来来去去的人群中，显得异常有力量。

主持人小河的声音干净，柔弱中却透出一股力量。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一屋带着各自心情来的人群，也许遇到麻烦但依旧怀着不屈不挠的希望。小河向大家介绍了带领我们进行音乐治疗体验的Stephan老师，也讲到了这场活动的得来不易，仿佛这一切是冥冥中上天的馈赠。

相遇即是音乐

开场。巫娜老师用古琴演奏了一曲。你眼睁睁看着她手起，却抓不住音落，没有耐心的人恐怕是听不下去的。巫娜老师却不慌忙，优雅的手势也是她表演的一部分，她倾听着她自己的节奏，任由这空间里上百号人难免发出的悉悉索索的声音，却一点不影响音乐在她的两手之间细若游丝地行进。

曲毕，现场竟似不能动弹，一直到Stephan老师打破了这片寂静。作为德国人的Stephan老师显得太活泼了点儿，原来德式英文也可以这么幽默。他拎着装着乐器的手提箱像个喜剧演员那样走到人群中央，告诉大家他在柏林每一天的生活：每当他提着手提箱走进一个病房，告诉病人我要通过演奏音乐给你治疗时，病人总表示惊讶，而他还会告知他们这并不会花掉他们额外的费用……在我们面前的Stephan老师显得异常有活力，如同一个自信的魔法师，让人不禁联想到，

在柏林，在那个遥远的资本主义的城市，会不会像电影里讲的那样：一面白色的墙，一个相对而坐的病人，想表达却不能说出口的话，不能解决的痛苦在房间里盘旋，而当轻柔的音乐流动起来，仿佛连接起了画里画外失去生命活力的人群。白色钢琴上跳跃着黑色琴键，Stephan老师跳脱出了环境的影响，为这空间注入一丝清脆的升key音符。

Stephan老师询问大家对巫娜老师演奏的感想，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女人说那音乐让她想哭。Stephan老师没有丝毫犹豫地与她对话：“我知道你很辛苦，你工作压力很大，回家还有孩子要照顾”。还有一个消瘦的女人详细讲述了她对巫娜老师手势及对音乐的理解，Stephan老师听闻后坐在古琴后面说：“你是个很好的老师，我的女儿如果在北京，我会把她送去你那里学习”。女人说：“我就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疗愈研究室的”，全场一阵轻声惊呼，为能在十米之外仅凭对方的几句言语就能感受对方的故事，为这空气



中无时不刻不在传递的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讯息。而今天，Stephan老师的主题就是“相遇”——人与人的相遇，人与音乐的相遇。这相遇不需要刻意做作，只需凭心感受就能换来故事的自由流动。

相遇于一场命运的演出

筷子也能成为乐器、集体演奏也能带来疗愈。顽皮的Stephan老师总是在一开始时规律地敲打筷子，却在等大家都熟悉规律后不按规则出牌。这个时候，只有放下自己的预设立场，一心跟随着Stephan老师手势的人才能跟上他的节奏。这好像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我们在自己的人生里打转，苦苦找不到出口，那是因为我们围绕着我们心里想象的地图。坦然去相信命运，相信当下，相信现实的际遇其实是会带领我们去遇见一场美丽又盛大的演出的——这是大部分人不敢也没办法办到的事，然而在这样一片毫无彩排却整齐

响亮的声音中却仿佛能让人窥见命运的礼物。

接下来集体合唱的歌曲Deep Peace让我想起多年前在哲学课堂上唱的歌，出自《圣经》的《爱的真谛》，那天是哲学老师给我们上的最后一堂课，也是她的生日，在她走进教室的时候，全班同学站了起来，将这首在第一堂课上她教给我们的歌唱给她听。有时候语言甚为乏力，年少时看到这样的歌词未免会嗤之以鼻，但当歌声回响在整个空间里时候，才会明白这歌何以兜兜转转，竟然穿越了几百年上千年的风雨，跨越了高山和海洋来到每个人的面前。这样的时刻，才会真正觉得这宇宙中有神迹存在。所有相遇，都有着它的不可思议和预见——正是那不可思议才能让预见变得更为完整有力量。

Stephan老师又拿出一面鼓和大家互动，在与一个男生的互动中，Stephan老师仅凭他敲鼓的几个动作便神奇地知道了他会说德语这件事，而他究竟是何



知道的，直到最后我们依然不得而知。Stephan老师说，其实鼓什么都知道。我想不止是鼓，在生活中，如能真实地感受与交流，所有物体也都能拥有生命，全知全能了吧。

相遇时的光芒

在经过中场的十几分钟大家各自摆弄乐器的嘈杂之后，下半场迎来了巫娜老师、Stephan老师和张笛老师的一次即兴合奏。张笛老师的箫声如泣如诉，巫娜老师的古琴越发苍劲，Stephan莱雅琴低调温柔。主办方贴心地关掉了白炽灯，在昏暗的天光下，整个屋子里的人仿佛都出离了这时空。Stephan老师十分珍惜他的莱雅琴，他的妻子常常抱怨他爱它胜过爱她。当现场的一位女孩微笑着要求演奏他的莱雅琴时，Stephan老师经过一番挣扎后还是终于交出了这把琴，女孩抱着莱雅琴与张笛老师合

奏，认真地陶醉在琴声中，让Stephan也为之感动，这样的相遇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

在大家一起玩过了类似口弦的柬埔寨竹片乐器后，三位老师再次即兴为大家演奏，张笛老师在观众即兴描述的画面下开始如呼吸般地吹奏起他的箫，巫娜老师和Stephan老师的乐音也跟了上来。但三个人没有你追我赶，而是在互相倾听和理解之后再加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让整个音乐变得更加饱满而完整，这大概就是好音乐和好灵魂的相遇，也是好技巧和好情感的相遇吧。

在活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不经意抬起头来才发现，天空竟然已经放晴，阳光温柔地伸进了美术馆一角的狭小空间。

（感谢本次活动钢琴赞助：柏斯琴行）



碎片拾遗 ——活动策划人董河手记

在活动前一天，Stephan和巫娜初见的时候，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巫娜打开了一个唱佛机，是个红色的小盒子，有一些音乐从里边流淌出来。她对Stephan说，有时候把音乐放在一个空间里，人并不用在这里，这个空间就会不一样。

Stephan听后说：“哦，在我们人智医学的系统里面，一般不会使用电子媒介，我们喜欢音乐和人直接的联结”，当然他也对巫娜说，这只是我们的观点，你这个（想法）也很好。
在人智医学的系统里，他们相信，人体的左脑、右脑和心脏会组成一个三角形，也就是思维、直觉和感受，而音乐可以打通这个联结。

Stephan希望活动当天，在音乐里体现出风、火、水、土.....这样的元素，“但是我们并不直白地把它诉说出来，而是让大家感受到这些元素从音乐里流动出来”。

在沟通活动流程的时候，Stephan建议巫娜开场，但他又幽幽地说：“哎呀，以你这样的音乐开场，后面我就什么也不能做了”。

关于活动现场是不是使用音响，巫娜提出自己的想法，“如果是那样一个空间本身，不用音响应该没问题，但是，100个人，会吃掉一些声音”，Stephan立刻说：“那些声音会在所有人的心里反射，我们会得到成倍的声音”。

刚刚到场时，Stephan对我说，他们准备了大量的乐器，但是，“完全不够”，他需要一个乐器博物馆！因为他需要根据当下的感觉去选择他所需要的乐器，用这种乐器与现场观众联结。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觉得Stephan好像把巫娜忘掉了，有些着急，于是问他：“巫娜一直在椅子上坐着，这也许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他坦言：我们会接触到音乐治疗的两个方面，一个触摸，一个聆听，上半场我们主要在触摸。我说那下半场是不是可以多加入一些“聆听”的元素？他顿了一下，若有所思。于是有了我们看到的下半场。

结束的时候Stephan说，我也学到了很多，不知

道是不是在合作方面.....

活动进行的某刻，我在钢琴旁。身旁有人轻声对我说，觉得张笛的箫声像一位武士，巫娜的古琴像一位雅士，而Stephan的莱雅琴像一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

有好几位观众后来说，今天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音乐，这打开了他的认知，“哦，原来音乐还可以是这样的”。



上海

杨乃文Zero Mini Live音乐会

2014年5月18日 (周日) 19:30

地点: MAO LIVEHOUSE

票价: 200元 (普通) 300元 (CD+门票)

订票: <http://item.damai.cn/65811.html>



提前订票 | 上海

2014方大同 "Soulboy Lights Up" 上海演唱会

2014年6月21日 (周六) 20:00

地点: 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

票价: 280~880元

订票: <http://item.damai.cn/65010.html>



提前订票 | 上海

2014天生歌姬A-Lin上海演唱会

2014年6月14日 (周六) 19:30

地点: 上海国际体操中心

票价: 280~880元

订票: <http://item.damai.cn/65754.html>

重庆 | 成都 | 天津 | 北京 | 杭州

刺猬《幻象波普星》新专辑全国巡演

2014年5月9日 (周五) 20:30 (重庆站)

2014年5月10日 (周六) 20:30 (成都站)

2014年5月24日 (周六) 20:30 (天津站)

2014年5月30日 (周五) 20:30 (北京站)

2014年6月29日 (周日) 21:00 (杭州站)

地点:

坚果 (重庆站)

成都小酒馆芳沁店 (成都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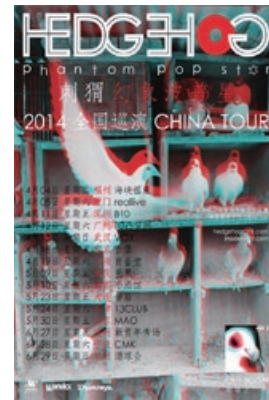
天津13CLUB (天津站)

北京MAO LIVEHOUSE (北京站)

杭州酒球会 (杭州站)

票价: 80元 (预售) 100元 (现场)

订票: http://buy.modernsky.com/index.php?controller=site&action=products&id=265#trea_c



重点推荐 | 摇滚 | 北京 | 上海

《后摇启示录》TORTOISE中国双城巡演

2014年5月16日 (周五) 21:00 (上海站)

2014年5月17日 (周六) 21:00 (北京站)

地点: Mao Live House (上海站)

愚公移山 (北京站)

票价: 160元 (预售) 200元 (现场) (上海站、北京站)

订票: <http://newnoise.taobao.com/> (上海站、北京站)



成立至今已逾20年的Tortoise, 乐队独树一帜且具有标志性的多元音乐作品融合了dub、舞曲、爵士乐、电子、摇滚以及古典风格的极简主义音乐, 在整个美国乃至世界的现代音乐界都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难以超越。最为难得的是, 在Tortoise的音乐生涯中完全没有青涩期, 即使是最早期的作品也展现出乐队与生俱来一般的超凡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 Tortoise的音乐愈加成熟, 音乐元素愈加丰富, 音乐上的效仿者和追随者也越来越多, 然而直到现在, Tortoise在音乐中展现的无边无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仍然让他们在现代音乐界独树一帜, 不可取代。



独角戏 | 茨威格 | 孟京辉 | 上海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时间：2014年5月21日—6月15日（周三~周日）19:30

地点：艺海剧院-小剧场
票价：100~380元
订票：<http://item.damai.cn/62094.html>
原著：茨威格
导演：孟京辉
主演：黄湘丽



重点推荐 | 成都

《PS我爱你》

2014年5月22—6月8日（周四~周日）20:00

地点：8点空间
票价：100~380元
订票：<http://item.damai.cn/47228.html>
导演：韩清
主演：王雷、高颖、刘岳琦

在爱情的冬眠期，女人的世界是黑白的，也许是因为带给她五彩世界的男人的突然退出，然而在爱情即将换季的春天，女人终于带着天堂丈夫的祝福接受了下一站幸福。幸福就是这样，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只有珍惜现在。



爱丁堡前沿剧展 | 武汉

《反转地心引力》（LEO）

2014年5月20日、21日（周二、周三）19:30

地点：中南剧场大剧场
票价：50~300元
订票：<http://item.damai.cn/63662.html>
导演：丹尼尔·布瑞尔
创意监制：格雷格·帕克斯
原创：托比亚斯·瓦格纳
演员：威廉姆·伯尼特、朱利安·舒尔茨、托比亚斯·瓦格纳

《反转地心引力》（英文名“LEO”）凭借其炫目的演出震撼着世界各地，曾在爱丁堡艺穗节赢得多个最重要的戏剧节奖项，包括“卡罗尔·坦珀”爱丁堡最佳剧目奖、“三周编辑部”大奖和“苏格兰人”艺穗节一等奖等。

人气 | 饶晓志 | 北京

《你好，打劫！》

2014年5月15—18日（周四~周日）19:30

地点：国家话剧院小剧场
票价：50元（学生）80~120元（普通）
订票：<http://item.damai.cn/64753.html>
导演：饶晓志

一句“你好，打劫！”拉开了黑色星期五的序幕。银行职员Tom、Hanks、Icy、Cruise被绑架为人质，在密闭的空间中，在生命受到危险的绝境里，他们焦虑、迷失、冲动、脆弱、压抑、暴戾……交织着内心的种种矛盾不断爆发。



提前订票 | 重点推荐 | 赵淼 | 北京

《水生》

2014年6月5—8日（周四~周日）19:30

地点：国家话剧院小剧场
票价：50元（学生）80~120元（普通）
订票：<http://item.damai.cn/64763.html>
导演：赵淼
主演：吴迪、史妍、唐夏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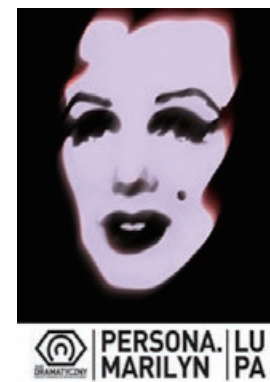


重点推荐 | 天津

《假面·玛丽莲》

2014年5月22日、23日（周四、周五）19:30

地点：天津大歌剧院歌剧厅
票价：40~340元
订票：<http://item.damai.cn/63554.html>
编剧/导演：克里斯提安·陆帕
作曲：帕伟·希曼斯基
演出：波兰华沙话剧院





重点推荐 | 李宗熹 | 上海

《我的祖宗十八代》

2014年5月16日、17日（周五、周六）19:30

地点：喜马拉雅艺术中心大观舞台

票价：100~380元

订票：<http://item.damai.cn/64328.html>

导演/编剧：李宗熹

主演：彭梓桁、孙博、郑磊

三个朋友产生了矛盾，无法解决，而演出在即，必须得解决矛盾才有办法上台。但矛盾在现实中却无法解决，因为这是上辈子亏欠对方的，解决方法必须追溯上辈子，但上辈子三人也有一个结无法解开，问题又要追溯上上辈子，因此追溯至18世前，藉由故事的追溯，体现出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从18世的追寻，看到18种不同的人物关系，从人物的恩怨看到人性的真善美、自私还有丑陋，而从人物间的心结、冲突与矛盾看到人与人之间的缘与孽，又从人与人之间的缘与孽看到前世今生的永远。从前世今生的永远，我们最终看到了天下依然有不散的筵席，让我们简称为——不了情。



孙哲 | 北京

《建家小业》

2014年5月8日—11日（周四、周五）19:30

地点：国家话剧院小剧场

票价：50元（学生）80~120元（普通）

订票：<http://item.damai.cn/64759.html>

导演：孙哲

编剧：哈智超、苗九龄、面条

制作人：田旭、程楠

该剧讲述了老北京四合院老头李臣一家的故事，亡故的前妻留给大儿子的一套家具现如今价值连城，老大前来索要，可李臣却不想这点家业被不务正业的大儿子糟蹋。二儿子从美国学成归来回国创业，带回来一个让大家哭笑不得的洋媳妇。老大明抢暗偷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却没有想到这被众人挖空心思争夺的家具下面隐藏了一个巨大的秘密。



北京

乱世红伶：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李丽华（1947~1953）

2014年5月7日—29日（周二~周四）19:00-21:00

地点：中国电影资料馆

票价：20元(单场)15元(套票)

今年适逢小咪姐九十高寿，“小咪”李丽华或许是华语电影史上成就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超级女明星，她的演艺生涯就是半部华语电影史的见证。

排片表：

5月7日（周三）《艳阳天》1948年 文华

5月13日（周二）《女大当嫁》1947年 大中华

5月14日（周三）《三女性》1947年 大中华

5月20日（周二）《说谎世界》1950年 长城

5月21日（周三）《冬去春来》1950年 南国

5月27日（周二）《火凤凰》1951年 五十年代

5月28日（周三）《秋瑾》1953年 新华

5月29日（周四）《飞虎娇娃》1958年 米高梅【特别展映】



重点推荐 | 北京

克莱尔·丹尼斯影片回顾展

2014年5月4日—11日（周一~周日，5月9日暂停）

地点：百老汇电影中心

票价：60元(普通) 50元(老人/学生) 40元(BC100) 30元(BCV1000)

排片表：

5月4日（周日）《巧克力》（Chocolat）【开幕影片】

19:00 克莱尔·丹尼斯出席映后交流

5月5日（周一）《出色工作》（Beau travail）

5月6日（周二）《不知不觉爱上你》（Nénette et Boni）

5月7日（周三）《35杯朗姆酒》（35 Rhums）

5月8日（周四）《星期五晚上》（Vendredi soir）

5月10日（周六）《不怕死》（S'en fout la mort）

5月11日（周日）《影舞者玛德》（Vers Mathilde）

本次共展映七部影片，从克莱尔·丹尼斯早期的处女作《巧克力》到近年的新作《35杯朗姆酒》，回顾展将涵盖她个人电影生涯中最重要的创作。



免费 | 北京

罗马与巴洛克艺术

2014年4月29日—7月27日9:00-17:00 (周一闭馆)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东长安街16号)

十七世纪，罗马成为意大利艺术的中心。在这一时代诞生和出现的以卡拉瓦乔、卡拉奇、贝尼尼和他们的弟子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和古典主义，为巴洛克艺术奠定了基础，进而影响了整个十七世纪乃至十八世纪大半部分的艺术。展览旨在叙述这一段艺术史，通过精心挑选的作品和艺术家，向观众介绍活跃于十七世纪罗马的多元化艺术手法，并引导观众进入那个辉煌时期。

上海

动漫美学双年展2013-2014

2014年4月12日—6月15日10:00-18:00

地点：上海当代艺术馆 (黄浦区人民广场南京西路231号人民公园内)

票价：50元 (普通) 25元(学生)

在动漫美学的虚拟背景下追溯古老的东方历史文明，同时带来不同思维与多种艺术形式的碰撞，不以通常人们印象中的“动漫、卡通”形象为主，而是力求带领观众进入艺术家真假交迭的幻想世界里，引发人们对历史、文明、信仰、时间、真实、虚构等等问题的发想与思考。



免费 | 北京

2014年度第六届三影堂摄影奖作品展

2014年4月26日—6月30日10:00-18:00

地点：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朝阳区草场地155号A)

参展艺术家：

安德生、陈灿荣、陈天心、陈晓峰、范晓颖、韩硕、侯帅、李朝晖、李骋佳、李今、李舜、李云川、李志国、刘涛、刘张铂泷、陆洁、马车、欧阳世忠、孙小川、田静、王星、王雅欣、王远凌、杨英吉、余华强、张文心、郑培堃、朱岚清

本届评委：

坎迪达·赫费尔Candida Höfer：德国艺术家

阿瑟·奥尔曼Arthur Ollman：摄影师、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艺术系教授、摄影展览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佐藤时启Tokihiro Satō：日本摄影艺术家国立东京艺术大学先端艺术表现学系教授

刘铮：中国艺术家

荣荣：中国摄影家及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创办人

重点推荐 | 上海

《儿时朋友都胖了》：刘小东1984-2014影像展

2014年5月16日—7月31日10:00-18:00

地点：民生现代美术馆 (长宁区淮海西路570号F座)

票价：20元 (普通) 5元(学生)

参展电影导演：阿城、侯孝贤、贾樟柯、佟卫军、王小帅、姚宏易、杨波、张元、Sophie Fiennes

展览展出艺术家自1984年至今拍摄的千余幅摄影作品及其相关的纪录片与电影，刘小东相关绘画作品也将一同呈现。

展览展出的照片，以时间为轴，以艺术家与家庭、朋友、社会的关系为线索，将艺术家的个体成长史、生活体味、社会洞察呈现于观众，为观众搜寻这三十年社会生活及时代变迁的轨迹提供个体性的样本。同时，伴随此次展览展映的由刘小东创作生发的相关影片，是对其创作和生活的一种反观，涵盖阿城、贾樟柯、侯孝贤、佟卫军、王小帅、姚宏易、杨波、张元以及英国导演Sophie Fiennes拍摄的纪录片和电影作品。展览期间还将向公众呈现五个由参展电影导演带来的电影单元，并同期举办讲座。





免费 | 广州

《青红皂白》：编号223十年摄影作品展

2013年4月26日—5月28日10:00-22:00

地点：浮图SPACE（广州市越秀区启明一马路9号）、逵园艺术馆（广州市越秀区恤孤院路9号）

摄影师：编号223，本名林志鹏，现居北京。影像创作人，自由写作者。从事多年时尚创意类杂志编辑工作后成为自由摄影师。个人影像作品和文字关注新生代流行文化和生活状态。他的作品轻松、玩味，随性中蕴含深厚的想象空间与独特思维角度，开启私摄影的全新维度，具有很高关注度。

此次摄影展作为编号223的摄影十周年个人展览，将分为两个展场展出。逵园艺术馆将展出其十年来的40多幅代表作品，全面展示他不同阶段对生活的记录，对世界的思考；浮图SPACE则以编号223的作品及生活物件为主导，试图营造一个“私密空间”，将生活空间和展览空间相融合，给观众带来另一种观展体验。编号223的敏锐与开创精神营造出作品画面中的猎奇性和多种生活乐趣，展览希望透过他影像作品中暧昧的光影、直面生活的纯粹以及对世界的无限探索，唤起观者对生活体验的共鸣，让心灵回归本质的思考。



香港 | 动画

吉卜力工作室场面设计手稿展·高畑勲与宫崎骏动画的秘密

2014年5月14日—8月31日

地点：香港文化博物馆

票价：20元（普通）14元(团体) 10元(优惠)

高畑勲与宫崎骏是日本动画界的殿堂级人物，二人于1985年共同成立吉卜力工作室。在两位大师的领导下，吉卜力的作品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并深受世界各地的观众欢迎。

对比现今广泛应用的数码科技，他们创作的动画电影仍然坚持以人手绘画制作为基础。是次展览展示超过1300件吉卜力工作室动画电影作品的原创场面设计手稿，这些手稿是动画创作的蓝本，阐明创作人的意念、对场景布置的要求，以至人物的编排、颜色、位置和动态等的构思过程。展览回顾吉卜力的整个创作，由最早的《风之谷》到最新的《起风了》和《辉耀姬物语》都包括在内。观众可借此机会重温经典作品如《天空之城》《龙猫》《再见萤火虫》《魔女宅急便》《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崖上的波儿》等，以及二人早于吉卜力成立之前制作的动画作品手稿如《飘零燕》和《高立的未来世界》等。

这些动画师的亲笔手稿不但可让观众一窥动画创作的前期工作，它们更可以作为独立观赏的艺术品。展览亦让观众重新思考日本文化传统的审美，以及当中对艺术创作追求极致和多样化的美学观。



提前订票 | 成都

亲子音乐剧《猫》

2014年6月1日（周日）15:00

地点：成都锦江区华美紫馨国际剧场

票价：50~240元

订票：<http://www.228.com.cn/ticket-47471896.html>

具有独特个性的猫们象征着现如今孩子和父母的关系，剧情充满教育意义。这是充满感动和笑容的一部家庭音乐剧，给孩子种下梦想和希望的种子，也有可能改变孩子的未来……



COCU 刘辰手机摄影作品 《方寸之中》

引导一切精神享乐[®]

文艺生活 周刊

2014/05/01 总第111期

每月逢1、15日出刊

www.zhoukan.cc